

書叢代時
記戰登爾凡

編社報士晤太國英

譚英庭張

社學共
1923

THE WAR OF VERDUN

By

THE TIMES

Translated by

CHANG T'ING YING

1st ed., Oct., 1921

3d ed., Jan., 1927

Price: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三版

(時代叢書凡爾登戰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確費)

編譯者 英國泰晤士報社
纂述者 張庭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 刷 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長沙
濟南
北京
寧波
天津
太原
安慶
開封
奉天
西湖
南昌
西安
吉林
南京
九江
杭州
湖州
成都
香港
梧州
重慶
廈門
新嘉坡
雲南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序言

這一部「凡爾登戰記」是從「英國泰晤士報社出版的一部大戰史」中譯出來的；所記載的是德法兩軍自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底在凡爾登的戰事；按原本分爲三編，我專譯這三編戰史的理由如下：

這次歐洲大戰，在凡爾登要塞戰以前，已經打了十八個月的仗。那十八個月中，德軍時而擊東，時而禦西。我們看不透他們作戰的精神，并看不透他們作戰的能力。那就很可以節省我們的工夫，置之不理。

到了凡爾登戰爭的時候，德軍全幅的精神能力都用來攻擊這個要塞；這是很可以供我們研究的。那時，法國的人民，一則見他們國家的存亡在此一戰，二則他們奮鬥的精神與自衛的能力素來很好，所以竟能够把這個要塞守住了。這番戰鬪固然只經過了五個月，我們若是在這戰記內研究

那戰鬪中經過的情況，戰場內各種的設備，以及空中，地下種種作戰的方法，便可將這兩國人民奮鬥的精神與能力，看得了無餘蘊。所以這三編戰記，我不得不譯，國人不可不看。

自經過凡爾登戰爭以後，替法國幫忙的漸漸多了。協約方面對於德奧方面，就算是以多敵寡。是後兩年的戰爭固然有勝有負，却算不得真正的勝負，似無須乎仔細研究。我也沒有許多工夫將那些戰史譯出來。但我們要留意的有一樁事：以協約國軍隊若是之衆，經過戰爭兩年之久，不能擊破德軍，攻下柏林，可見德軍戰鬪力之雄偉。然而以若是之德軍曾不能攻下法軍獨守的凡爾登，則法人奮鬥的精神與作戰的能力更可欽佩。現在中法協進會的先生們正在介紹法國的文化；我這一部戰記是介紹法人自衛的精神與能力。

譯者近數年來，專在研究西洋文學；對於軍事學術本來無甚興趣。但

是譯這部戰記的原因有二：一則就良心上說，這部戰記我不得不譯。因為這戰記的原本是以英文而夾法文；不通英法文固然不成問題；即令通外國文，素未研究軍事學者，仍是不能繙譯。這幾重難關，我自問勉強可以逃過。說是能將原本的意旨和盤托出，我固未敢自信；說是錯誤很多，我却不肯承認。二則近來關於歐戰的紀載，沒有一本可供軍人研究；「歐戰全史」及「史要」等書所記載的都是關於四年大戰的原委及經過的大概，好似坐汽車過長街，只見市面招牌，并不知各鋪家所賣的是甚麼東西。若對於歐戰祇想得其大概，看那些書籍就可以了。至若軍人非考察那真正的內容不可。這一部戰記大半是爲軍人打算。說到這個地步，我有幾句話向我們軍人提一提：德國人的野心被法人的自衛精神與能力打消了；德人能享共和幸福，應該感謝法國人。我們隣國人的野心勃勃，實在是我們慣養成的；假使我們的自衛精神與能力能像法人的一樣，那隣國人的野心也就自

凡爾登戰記 序言

然消滅了。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譯者識

凡爾登戰記目錄

第一編

一七二

德軍攻凡爾登的動機

一

冬季的準備

四

德皇太子的地位

五

法軍凸形防禦線的寫真

六

礮擊開始

一〇

二月二十一日德步兵進攻

一四

德軍收效的情形

一五

法軍防止德軍前進的方法

一六

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猛戰的結果

三三

法軍摩托車的作用及其效力	三四
凡爾登要塞被破擊的情形	三九
德軍作戰力及其編成	四一
培坦將軍爲凡爾登要塞總司令	四五
培坦的經歷及聲望	四七
德軍向垛而蒙礮台進攻	四九
德國公報虛張聲勢	五三
洛斯克笠弗寄交太晤士報社的戰紀	五五
法人的自信	六七
第二編	七三——三四
二月杪的戰況	七三
卡斯特羅將軍到凡爾登	七四

德軍的配備 七六

德軍向佛塞司凸堡進攻 八一

浮格司的戰鬪 八二

德軍猛攻謨托墨 八八

德軍明令奪取陣地 九二

第二次戰鬪終止 九三

德軍死傷之數 九四

矯飾的反響 九六

法軍的結果及中立國的意見 一〇〇

格林將軍辭職 一〇一

法軍的義烈氣概 一〇五

第三次戰鬪開始 一一一

新銳的軍隊進攻謨托墨	一一八
在阿浮林及洙墨司的戰況	一二〇
法軍由馬蘭森林撤退	一二一
攻守兩方面的新銳軍隊力爭槩而蒙	一二三
戰事停滯	一二三
開始兩月戰鬪的各種結果及教訓	一二六
第二編	一三五——一九五
四月末的戰況	一三五
戰爭之第四月	一三六
法國一般的政見	一三七
藐士河左岸的戰鬪	一三七
阿浮柯特林標高 204 及謨托墨	一四〇

法軍反攻梁而蒙 一四六

指揮易人 一四八

笠斐將軍 一四八

臺蓀將軍 一五〇

激戰的寫真 一五一

德國縱長氣球施行毀壞 一五一

再戰謨托墨 一五六

五月末德軍的進行 一六五

死傷之士不可勝數 一六六

浮格司陷落 一七一

柔訥爾少校殉城 一八一

新銳的德軍進攻 一八三

佛勒爾的戰況	一八四
協約國戰略之一致	一八五
英法協攻沙們之準備	一八七
凡爾登戰爭之結果	一八九

凡爾登戰記

第一編

德軍攻凡爾登 Verdun 的動機 冬季的準備 慕皇太子的地位 法軍凸形防禦線的寫真 碾擊開始 二月廿一日德步兵進攻 德軍進攻的效果 法軍防止德軍前進的方法 自二月廿一日至廿四日猛烈戰的結果 法軍摩托車的作用及其效力 凡爾登要塞被轟擊的情形 德軍作戰力及其編成 培坦將軍 General Pétain 為凡爾登要塞總司令 他的經歷及聲望 德軍向染而蒙礮台 Fort de Douaumont 進攻 德國公報虛張聲勢 洛斯克笠弗 Northcliffe 寄交「太晤士報社」The Times 的戰紀 法人的自信

德軍攻凡爾登的動機

一九一六年起頭的三兩月，德人的氣氛很盛，因為自開戰以來，他們能使各方面的敵軍受重大的打擊。就東戰場說來，興登堡 Hindenburg 及麥剛孫 Mackensen 兩將軍攻入俄境，打了一個勝仗又一勝仗，奪了一個地方

又一個地方。俄軍的器械太壞，想防止德軍前進，但力量不足。再就西戰場說，德軍在阿托倚 Artois 及香檳 Champagne 等處的防禦設備是很完固的；所以一九一五年九月，法軍攻香檳不能奏效。對於意大利 Italy 的軍隊，有奧國邊界的山嶺可以扼制。塞爾比亞 Serbia 的戰鬪力是很薄弱的，該國渴望聯軍援助，但協約方面牽於情勢，不能應時前往，即不能生甚麼影響。還有些小部落民族更易摧折，所以德人的氣餒很盛。

假使德人平心觀察，放心不下的事情很多。凡與德爲敵的小國都不肯屈服於德，努力抵抗，所以法俄等大國無論如何，決不肯任德國造成中心勢力，也是拚命的抵抗。有了這種原因，所以在法國境內，通巴黎 Paris 的各門戶及喀刺司路 Calais，德軍的攻擊沒有成功；在俄境及歐洲東南部，他們也是沒有得最後的勝利。

老實說來，自開戰以來十八個月，德軍的戰功固然有加無已，但與決勝

的時機相隔尙遠。試就協約方面觀察，作戰的準備積極進行：英法俄意等國製造軍械子彈，一天一天的增加；法國的北境有精銳的軍隊充滿戰線；俄軍的武裝也漸漸的完備了；協約各國從前作戰的精神，到了這時候，還沒有懈怠一點。

以上種種，德人固然放心不下；他們還有許多說不出的苦。協約各國因為戰事失敗，乃竭全幅精力以仇視德國。他們的思想行動都與德國絕不相容。德人在外國的商業完全衰歇，德國素來繁盛的通商口岸如漢沙，到了這時候異常蕭條。德國的貨幣，在各國流行的「馬克」，這時候價格異常低落。像這些恐慌的情形固然可怕，還有更可怕的禍機，即如生產力漸漸減少，消耗量逐漸增加，邊境的戰禍一天一天的蔓延。

德人就戰事的成績着想，以為應該從速決戰，決戰必能制勝；就別方面的情況着想，又以為不可不從速決戰，不速決戰則有不了之勢；所以決戰一

舉，德人認為刻不容緩。但非在西戰場攻取制敵的主要地區，不能說是決戰；非打破巴黎的門戶，不能說是完全勝利；故德人有努力攻擊凡爾登的準備。

冬季的準備

一九一五年九十兩月，法軍大攻香檳；德軍防止了法軍的攻擊，即着手準備在西戰場進攻。德軍的攻擊計畫指定凡爾登要塞為目標。這個要塞為法國東方的門戶，法人當然竭全力以守之。德軍在戰略上選這個要塞為攻擊目標：因為這樣纔可以提淨法軍的精華，自己又可以用充分的精力以與法軍相見。德軍以為用充分的精力纔可得充分的結果。那時，德軍集中在目的地十里（合中國三十餘里）以內。防禦的地帶為凸形弧線。防禦軍的前線背藐士河；首線則傍鐵路。這路的交通業經德軍用重礮火

德皇太子 Crown prince 的地位

在這個要塞戰，德皇太子自爲攻圍軍總司令。他以爲這個要塞一旦攻下，則武裝和平立即實現，而人道主義隨即可推行於本國且蔓延於世界。照他這樣說來，藐士河邊的礮台簡直就是人道主義的惡魔。這些礮台是巴黎的鎖鑰，法國東方的門戶。德軍本可選定蘇倚散或阿越司 Arras 以攻擊，但得勝利於那些地域不若攻下凡爾登影響之大。就德人及法人的精神上設想以及就協約國磋商的一般情況（協約國代表已會集巴黎討論分擔戰區的計畫）設想，德皇太子認爲有急攻凡爾登之必要。他決定攻這個要塞還有一個主要原因：他想實行大德意志主義，炫耀他的武功超越前人，所以他用冒險的精神鼓勵軍士突擊凡爾登。但他從前想逼巴黎，見阻於隴垂的堅固設備。當馬埒 Marne 戰事逼近的時候，他雖是拚命以冒托爾雍 Troyon 破台的火力，也是終於被拒。當馬埒戰爭以前，他每爲戰略

所束縛，故他的部隊屢受挫折。聯軍方面見他常常被阻，很輕視他。其實皇太子固然未嘗制勝，但也沒有敗走。那時，他擔任軍事及國事的一部，他想趁機攻下凡爾登，以發展他無限的榮譽。一般人對於這一層不很留意。他左右參與軍事計畫的人，多係一時俊傑，也是爲英法各國所輕視：因爲那些參謀沒有輔助太子建立奇勳。在西戰場作戰的軍隊，以隸屬太子的訓練及武裝爲最完備。

德軍在那年開始數月的一切準備總想使法軍喪失戰鬪能力。皇太子在前敵的動作異常奮厲。他巡閱戰線時，以「非常勝利由非常困苦而來」勉勵將士。

法軍凸形防禦線的寫真

凡爾登附近山嶺重疊，土質堅硬，與西戰場其他各地區的土質迥然不同，這一帶對於坑道或溝壘戰很不相宜，所以構成的防禦線很不規則，不合

於戰術或戰略的要求，對於德軍方面成了一帶凸形線。首先指揮軍隊在凡爾登外部構築陣地的爲薩越爾將軍。他是法國第一名將，作戰的經驗很富，功效也很大。他曾奪取勒爾納莫及安特衛諸大礮台。當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與泰晤士報巴黎通信員（那時該通信員到藐士河觀察戰線談話，他說「建築礮台就是預備敵人攻取的；圍城，陷城，尤爲歷史上所常見。」

薩越爾將軍決定盡他的力量打破德軍的種種機會。他的見解老成練達溢於言表。他說「我們應該抱定漸進主義，慢慢的使德軍的戰線與這組織完善的要塞日離日遠。」他處置的方法如下：當一九一六年之初，德軍逼近法軍凸形防禦線（在藐士河東岸）時，他以布越榜 Brabant 康生福 Consenvoye 活麟 Haumont 柯越林 Bois de Caures 瓦斐銳爾林 Bois de Werrille 哈伯林 Herbebois 莫柯 Maucourt 莫爾城 Marres 布越格爾湖 Braux lake 活特沙越林 Hante Charrière 烏非越 Wood Woevre 邊境及聖米黑爾 St.Mihiel

附近爲防禦線。這防線的大凸出部，法軍認爲最關重要。他們在這防線上用了數月的力量從事設備，故這個要塞的全部，從那原有的溝壘雉堞以及臨時設置的地道戰壕，都布置完備了。

防禦陣地的北方弧形線，由藐士河諸凸出部而成，爲德軍開始猛攻之處。此處山嶺綿亘，空谷紆迴；攻守兩方均感困難。縱射行軍的重礮陣地那是很多。襲擊，包圍以及破壞事業的機會，也是很容易找。但相宜的觀察所，這防線上根本没有。^參要在這防線附近別的地區纔可找到。阿勒是這防線附近一個狠好的觀察所；各指揮官乃在那個地方觀察全線的部隊及敵情。那時防禦線是就森林山邊編成的，郊野爲之斷絕。各處的工作都辨別不清。其防禦力殆與完固的城郭無異，這要塞周圍的各礮台沒有人能夠看得清楚。那些礮台，遠望之好像防禦壕內鐵條網的粗樁一樣。法軍陣地如何強固，已經說過；德軍攻這陣地的準備也狠周詳。他們

的準備，是在防止逆襲。倘或有襲擊發生，必使來襲的敵人完全覆沒。德皇親至密舍爾司監視作業的進行，為輪流服務及休養起見，他令前線的部隊時常交代。他用在西戰場前線的部隊至少有十三師，係一九一六年新調來的。在防禦線前面，德軍設有完備的戰線，以上種種皆與日後戰況有密切關係。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德軍由塞爾比亞運來的重礮比之由俄國方面運來的大礮尤多。運輸材料，奧國的十二寸口徑及數尊十七寸口徑的臼礮都運到這要塞前，增加他們的戰鬪力。那最後施行的各種準備就是佯為「對於西戰場全部大施攻擊」，以掩其計畫。即對於香檳，海邊，弗郎得，阿托依，守墨，Somme 阿依勒，Moselle 阿爾舍司，等處施行偽攻。這種「偽攻」實在瞞不過聯軍方面，因為那些處所在戰略上沒有注意的價值，是屬於局部的；縱然有戰事也不過局部戰罷了。法軍力求維持高等指揮不受牽掣。即當敵人用全力作戰時，他們的精確計畫能夠運用。

就得了。

砲擊開始

|德軍攻凡爾登與法軍攻香檳相似之處頗多。第一件就是兩大戰都合於現今戰爭有秩序的演進：即當砲擊之先，施行空中戰是也。德軍空中攻擊開始於二月二十一日，其效用在予嗣後作戰以種種便宜。他們沿凡爾登凸形防線施行的一切空中勤務異常靈敏，其主要企圖在以空中砲擊阻斷凡爾登附近的重要鐵道交通及各司令部間的通信。越凡萊 Révigny 的車站受空中砲擊最狠，越凡萊就是東馬勒諸城之一。當馬勒戰以後，德皇太子曾經巡視越凡來。這時候法軍有破艦一分隊在這裏加入戰爭。該艦隊備有機關砲十五枝；德軍利用種種機會以行攻擊，當未達目的地以前，蒙這艦隊的損害不淺。是日傍晚，德軍「徐伯林飛機」 Zeppelin 一架被法軍自動砲隊擊中，在布越榜城附近發火；并有一艦隊亦被這砲隊

威嚇，折回港內。這是法軍在凡爾登頭回獲利的時候。

經過空中中小戰以後，礮隊即開始射擊，這也是與香檳戰相似。二月二十一日早七時一刻，沿戰線全部開始最猛烈的礮戰。德軍曾經以科學的眼光研究法攻香檳的情況：法攻香檳戰線若是之長，對此戰線所配置的部隊又若是之密，所用的破裂彈又不下數百萬，然猶未能突破防禦線。故德軍決定增加制勝的種種設備；即於比香檳戰線較短的距離內，敷設數目較多的大礮及部隊，使攻擊的威力達於極度。這樣或可減少預定的礮擊時期；使法軍預先認為可以保守的期間，臨時不能保守，或者因而失望。德軍用在凡爾登前面各樣口徑的重礮，其速度至大，威力亦至烈，致令法軍空中觀察員，雖有配備圖，猶不能發見各部隊正確的位置。甚至將一帶地區，如司賓可特林 Toré de Spincourt 及格越米勒林認為重礮放列之所。他們向第一防禦線發射的都是破裂狼高開花及窒息氣猛烈的子彈。黑伯跋倚

林附近有一帶地區廣約一方里四分之三。因爲受德軍礮擊太多，起了化學的變化。這全部地域經過礮擊數時之後，好似經過一番農具的耕作變成新土。這時充塞戰場上面的都是濃密的煙塵。當礮戰經過一時之後，法軍第一線已成孤立勢。所有電話交通全然斷絕。傳達命令報告等皆以善於跑步者充之。茲錄一段「參觀凡爾登礮擊的筆記」如下：

各種口徑的破裂彈，環繞我們，陸續炸裂。其聲轟轟烈烈，瀰漫於空中，未嘗或息。向各方擲射的子彈以千萬計。銳利聲，怒號聲，啼哭聲聯成一氣，無以名之，名之爲地獄中的喫吼。空中飛機往來如織，所發的聲與摩托車的聲音相似。互相擲射的爆彈，竟有在空中相撞而爆發；礮火濃密的程度可想而知。礮彈的碎片由煙塵中或地上向各方飛散，其密度殆與濃霧瀰漫於地上相似。有一爆彈在我們觀察處破裂，其聲至爲駭人。電話線爲之炸斷。我軍各礮兵陣地間之交通因而

中斷。其時有一人前往修理。他經過的地帶，或成了爆破的坑，或是彈殼密布。他以腹貼地，匍匐而行。行時，彈注如雨，沒有片時可免速度極大的礮擊。敵人礮彈消耗的數目恐怕算不清了。從來礮戰沒有這樣猛烈的。那個修理電線的人常常把彈殼當作掩體，且幾乎被爆破物所封閉。彈殼濃厚之度，至於彼此重疊。經了許久，他纔到那危險較輕的地方修理電線。當他轉身躲避的時候，好像瘋狂一樣，忙忙的進入一個大彈殼內，等那濺濺的勢燄經過。

|法軍第一線及許多預備隊的溝壘，經了這猛烈的炮火，變成一片焦土。|
第一線守備隊利用的森林，破亂碎裂好像被暴風摧折了一樣。一些大樹，或裂或拔，被摧殘的樣子好似荆棘滿地。法軍的防禦設備多利用森林以確實鐵條網的布置：即於樹幹樹枝之間繩以鐵線是也。然礮戰尚未中止，這種防禦設備已經毀壞。幸而士氣未餒，皆能冒犯極烈的礮擊，利用墜在

身傍的破壞物以改造陣地，甚至乘馬以超越那摧殘的森林，轉運大彈殼，編爲溝壘。他們這樣汲汲的準備，因爲知道敵軍不久就要躍進了。

二月二十一日德步兵進攻

午後二至四時之間，砲火正向戰線射擊達於極度。其時翔翔德軍戰線之上，施行射擊的飛機至少有六架被捕。法重砲亦於是時極力應戰，以對於司賓可特林的射擊爲最烈。因爲德軍重砲大半皆集合那裏。此外并以管退砲阻止德步兵進攻。午後五時，德軍大砲延長射距離，其步兵以小部隊對準防禦線前進，逕直攻到法軍第一道戰壕。德軍至是以爲奏凱之期將至。他們的總指揮當衆宣言，說是勝利已屬德軍。各高級指揮官都說：「這是對法最後的攻擊。」他們的希望都奢，所以決戰的時機來到很快。

第一日德軍指定的攻擊點，即由布越榜至阿勃司 Ornes間羅列凡爾登北方的三森林（活蟒林、柯越林及黑伯林）。這三個森林即法軍防禦線的

「侯服」一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之外五百里爲「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威。綏服之外五百里爲「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之外五百里爲「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雖語焉不詳，後世史家多憑主觀以申釋之。見仁見智，靡有定論。然其爲依據自然環境，分別統治方法，以抵禦外侮，而保衛王室，則可概見。甸服爲天子直轄，重農事。蓋天下財賦之中心，中央政費之所自出也。侯服爲親臣之所領，分土建國，星羅棋布。無事則閉關自治，有事則共勤王室，中央第一屏藩也。綏服爲大諸侯所領，離王室較遠，距蠻夷漸近。人民對於中央之認識較淺，蠻夷之侵入較易。故一方廣佈教化，一方整飭武備，以作中央之藩籬。要服之區，事實上已爲王化所不及。故僅要束以文教，以求其同化。至於荒服，乃荒僻之所，戎狄雜處，遠非中華聲教所及，僅因其故俗而羈縻之而已。故五服之制，不特便利行政之設施，抑且爲保衛國家之唯一良策。古代交通阻隔，物質幼稚，防衛工作，尤爲困難。自五服之制興，財賦集中於中央，親臣環繞於四週。其外則各大諸侯，整軍經武，以衛邊疆。而蠻夷戎狄，則拒斥於荒僻之野。由是而華夏之界分，親疏之分定，國家之藩籬設，而中央之基礎固矣。

二曰殷商猜防之策 商湯卽位，鑒於夏代之失，乃猜防列侯，悉去其兵。管子國諱篇曰：「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勤，不利其器。」可知銷兵之舉，不自秦始。自殷已然。史稱武王伐紂，戎車三百，虎賁三千，甲士四萬五千人。師渡孟津，諸侯來會者八百餘國，兵車四千乘。紂發兵七十萬拒之。夫以八百諸侯，兵車不過四千，則一國不過五乘而已。其兵力集中於王室，可以想見。

法軍防止德軍前進的方法

關於這番戰況，下列各段的敍述極有價值。

法軍在左翼編成的守備地區以活蟒林爲支撑點。這地區的防禦力很大。這裏守備隊常以少數人組成決死隊，以阻滯德軍前進。決死隊對於其餘守備隊的效用很大。換言之，即能使法軍維持長久。

接戰未久，德軍知活蟒林內抵抗力最爲強硬。其砲兵乃對於這裏特別注意。這砲兵原爲掩護援兵及補充品經過各通路，隘路，林空等之用；至是時乃對於活蟒林施行猛烈射擊。法軍防禦線漸爲這猛烈砲火所壓迫，迄晚六時，德軍遂突入這個林內，與法軍衝突。這時候的戰鬪固然爲局部戰；法軍的抵抗固然沒有生效，却對於後方一隊頗爲有利。以法軍抵抗甚力，故德軍不得不取漸進主義；至晚八時，始抵陣地之南邊。到了夜間，法軍按戰術的原則，盡力以行逆襲。迨防禦線已被突破，他們通夜在砲火之下，

故無論如何，不能再行反攻的舉動。

二十二日拂曉，決定在活麟林作最後抵抗的法軍自知情況不佳，因為交通機關皆被敵軍爆毀，一切補充皆不能到；無論後方或兩翼均不能互通消息；重礮原來在森林內或在山上放列的，至是時仍在原地。凡爾登戰爭開始的數日，法軍有礮兵一梯團在活麟林附近作戰，茲舉其戰鬪經過的歷史，可以表示德軍冒犯重礮火由正面前進的情形。而法重礮兵之勇於作戰，亦可概見。

該礮兵梯團有一軍官曰：「戰爭開始時，本梯團在活麟林東南放列，其中有一團分別配置於活麟林東方，塞蒙勒 *Samognoux* 南方及北方，餘兩團在這森林的更南部。這兩團的預備隊為九十倍口徑的礮一團。我們對於德步兵進攻當然以管退礮火阻止，使不能突進我的戰線。我礮兵有一列配在柯而司隘道前方陣地，對於暴露的目標開始射擊。但德軍

不顧危險，各處步兵一致開始躍進；遂於活蟒林與柯而司林 *Caurettes* 間，佔領柯而司林邊。隨將我軍陣地逐漸佔領。我軍配在前方的那一縱列礮兵，當敵軍前進時，縮短射距離以行掃射。敵軍固然是一排：一排的死傷相繼。然而前仆後繼，躍進的仍是絡繹不絕。準備突入活蟒林的各支隊在我礮兵後方發現時，我礮兵炸毀大礮，焚燒子彈後，始行退却。活蟒林邊有重礮一團，在極猛火力之下，盡其職務。這礮兵團終被敵之三百〇五密里米達的大礮精確發見。這種大礮在一分鐘內能擲射十三個煤氣彈。故我重礮團被這大礮壓迫，沉默一時。那時我重礮團有一上士報告他的少校指揮官，說他的礮已被毀壞。他的長官此時命他將那沉默的重礮重行發射；他隨即集合別分隊的重礮兵，將那團重礮再行分配射擊。繼續發射至四十八時，這個勇邁的上士固守陣地，直至敵步兵業已逼近，乃將子彈悉數焚毀，並炸其大礮。隨即盡力奔回法軍戰線。可惜尚未跑到，就被

打死了」

法國有一軍醫以關於德攻凡爾登前四日的戰況告其友人，其言極真確有味，茲錄之如下：

「柯而司林裏邊的礮隊，臨被攻擊的晚上，還向前方變換陣地。這礮隊先被德軍五寸及八寸口徑的礮火射擊。到了全部防線都被那兩樣口徑的礮所威脅，德軍始以十二寸及十五寸口徑的大礮施行速射。法軍礮隊後方有德軍的礮火散布界二三層。法之軍用品經過這種危險界以行補充，傷兵也是由這危險界運搬。施行之際，毫不遲疑，非有堅忍不拔的勇氣怎能這樣。法軍的礮隊有礮一尊，被彈子損壞，已經運往後方。是處尚有七十五倍口徑的礮三尊繼續發射。當時有一礮手甫將他自己的傷部裏就隨卽以一手傳遞子彈。旋有八寸口徑的礮彈一枚，從這礮手腿部經過，但沒有中傷。未幾，又有十二寸口徑的礮彈臨反動時，這個礮手又撞倒

了。他的頭部被這個礮彈撞到前方的一個凹部。他還能爬出，大聲向軍醫呼曰：我確實相信我是打不死的。」

「那時礮身的熱度過高，不堪使用，自稱打不死的那一位又到了他的原處。那時，醫生正在調治傷兵，在那礮後約二十碼，猝然之間，大礮炸裂。醫生舉目一顧，見兩個礮兵沒有頭了。自稱打不死的那一位，也躺在地上，兩腿俱斷。再過三分鐘，他也就死了。其他礮兵比即將那炸裂的礮移開，留在那個地方的還有兩尊；但是都受了損傷。一尊在「來復機」處有洞，其大約與「五佛郎」相當；餘一尊的「駐退機」也全然損壞，然猶繼續射擊。各礮兵努力發射若無事然。他們磊落的氣概誠堪欽佩。」

「德軍對於活鱗林既常以徑長十二寸及十五寸的爆彈注射使之完全毀壞；復以奧國四寸一口徑的機關鎗注射。這鎗是很可怕的，因為距我七十五倍口徑的礮很近。」

「那時的情況簡直像地獄一樣。當德軍機關鎗發射的時候，覺得沒有那一種情況比這還可怕些。加農砲也就算很可怕的，似乎沒有這機關鎗狠。兵士死於槍火的以疲憊的居多數，疲乏的擔架兵及礮兵負重傷的概載在空轎重車上，以大彈殼爲護身符，運往後方。這些彈殼是從德軍發射重礮而來。」

「當德步兵以整齊快步向這森林前進的時候，我軍等候他們行到三百或四百碼以內，開始射擊。嗣後恐被捕獲乃退。」

「當戰況極其險惡的時候，退却的踵相接，椎心泣血的比比皆然，甚至有憤懣欲死僵臥在地的。然當敵人齊集之先，皆已勉強退却。這種狀況經過了二十四小時。」

「未幾，那些被迫退的兵士得到了一種狂喜的機會，即法軍攻擊部隊忽然來到了他們的眼前。那來的軍隊步度輕快氣勢雄偉，可憐這些疲困

極了躺在地上的兵士，見了那來的兵士，軍械及各種材料，怎能不驚喜欲狂。那來的兵士勇往直前，毫無遲疑猶豫的態度。醫士曰：「我從來沒有這樣愉快的，從今以後，我知道匈奴不中用了；他們的侵略主義，怕的靠不住了。」

戰線上各處的鎗礮，都苦於子彈不能得後方的適時接濟。各道路，各交通壕，各預備隊，皆為猛烈的火力所毀傷。固守活蟒林的一旅，早已明白他們的結局不好，然皆誓不反顧。他們後方的補充全然斷絕；林邊已被敵人封鎖，甫及八時，法軍的礮火更加猛烈，以活蟒林內發出的火力為最濃密，致令德軍突進康生福戰壕的炸彈隊，及毅然下活蟒峽向活蟒林西邊前進的部隊，皆不敢動。時至十時，落於活蟒村及其附近的重礮彈，為每分鐘十顆之比。活蟒林南方的戰鬪力全然為德軍的礮火所消滅。及至二時，爆彈落到這村落的為每分鐘二十顆之比。活蟒村完全變成廢墟了。即裝塞們土的大堡壘，法軍曾經當作支撐點的，也是被這連續射擊的礮火

所傾陷，有兵士八十人及機關鎗若干皆被埋沒。彈藥庫亦被毀壞。時至五時，德軍前進至這個活蟒廢村。那突進這個廢村的爲一勁旅。他們是從北、西北及東部三縱隊中選拔出來的。那些被猛攻的法軍多變成一種驚惶無知的態度。他們的機關鎗及各種軍器損壞諸多，致令戰鬪力大爲減殺，然猶奮鬥以圖抵禦。由左翼突進的德軍爲鐵絲網所阻。德軍對這網消耗爆彈雖多，終以結構精巧未被毀壞。法軍遂得利用這網，發射機關鎗，但仍是無濟於事。因爲德軍多從右翼及中央突入。他們突入之後，即行村落編成，直至法軍的旅長及參謀所在之屋。這一間屋是這個旅長預備用來行最後抵抗的。德「炸彈隊」擲彈於窖室；以機關鎗由屋內向出口施行掃射。這旅長及參謀恐怕不是炸死，就要射死。到了後來，他們與那掃射場接近；這旅長竟越機關鎗火脫險而去，重整退却的部隊，并準備在塞蒙勒及活蟒稍南的道路上施行障礙。

在這個守備地區配備的情形與在康生福活麟林柯而司及黑伯林一帶的情形相同：都是以戰壕連絡各森林，而成為完善的組織。凡用以聯絡防禦線的戰壕大都是戰線正面的薄弱點。德軍對於這點以子彈及石灰壓迫之，故能切斷陣地的聯絡線而成其協同一致的前進運動。

在活麟林一再發生猛烈的戰況，慘狀較重的是在這個森林與柯而司林的連接部。柯而司林爲旅長狄安特（軍事委員會會員）部下的兩團著名的獵兵所扼守。戰鬪之第一日，德軍重砲以最大的速度向活麟林發射，并以特別猛烈的礮火射擊柯而司林及兩林之間。至晚五時，各戰線皆被擊毀，陣地內淆亂不堪。次日，活麟林陣地漸被包圍，其中適用的金屬皆聚積於柯而司林。第一線的各戰壕，活麟林與柯而司間之全線，皆變成了焦土。德軍在猛烈掩護火力之下，從活麟林向柯而司林陣地西偏溼地前進。二十二日正午，試由西方開一通路經過法軍預備壕，并由村落的方向衝進。

森林之東，法軍人數似乎較多，但這兩團受礮擊的痛苦太重，那進攻的德軍為健全的生力軍一混成旅。

法軍毅然決心與前來包圍的德軍對抗，他們竟日應用的戰具大都是炸彈及刺刀兩種。然抵抗力無論如何強固，德軍奪取陣地之勢愈趨愈猛。迄晚五時半，旅長狄安特之獵兵瀕於危境。德軍對準村落的道路放列一礮以縱射防禦軍的重要位置。那時狄安特與他的參謀作最後的討論，乃慨然謂參謀曰：「現在不必諱言，要不了幾分鐘，我們就要死了！不然，就要變成俘虜了！」默然有間，復曰：「或可設法，將我們的勇毅男兒救出一部分。」當他決心之後，戰壕內不能運搬的軍用品都已毀了。那時兩團中沒有死傷的兵士，分為五縱隊，衝圍而出。狄安特情願最後離這森林，^參當各縱隊出走之際，為機關鎗所阻，損傷甚重。狄安特終久未離這個森林，嗣後，人見他躲在彈殼內以避猛烈的火力。他終為國而死，并代表蘭斯 Nancy。

城人民豪爽之氣：他是死也甘心。他部下的軍隊能使敵軍死傷之數超過二千，并能使進攻防禦首線的德軍遲滯困頓：這也就了不得。

由黑柏林至東柯而司林一帶的防禦線，抵抗進攻的德軍，甚為有力。戰鬪的第一日，敵人在這一帶佔領第一線的斜堤前端及防禦壕的一部。但這裏的法軍施行逆襲之敏捷及收效之大，為第一線其他各處所未有。

二十一日夜半，法軍開始逆襲直至早四時半始止。這不過逼令德軍暫緩前進罷了。二十二日自朝至晚，炸彈的戰鬪未嘗或息。入夜，德軍乘猛烈礮戰之後，勵行攻擊；這攻擊雖未奏效，但兵士奮鬥的精神未嘗稍減。二十三日，德軍一旅向法軍陣地一致前進。是日法軍一律用五十碼的固定表尺射擊。他們對這近距離的戰鬪異常愉快。法軍重破這時候奏效很大：步兵旅藉七十五倍口徑礮火的掩護，稍稍轉為攻勢，仍復原線。這時德軍官忘其生命，親犯鋒火不下四次，但沒有將陣地奪到手。二十三日四點一

刻，在黑柏林的勇毅防禦軍受命退却。據所得的通告：「瓦浮越耳林業已陷落，黑柏林全部陣地已瀕於危。」軍官奉令：「收容退却軍務極謹慎。」這個命令傳來，兵士皆憤懣不平。他們的抵抗力實為這回大戰所罕見。這時有德法兩方面的軍士在一交通壕衝突：法軍有炸彈手四人向敵人拋擲炸彈保持至二十小時之久。這種人無論對於個人或團體實增無限的光榮。其戰也，好似少數野貓，抵抗多數較大的動物，反得勝利。勝利云者，有以軍事學講明之必要。我們須知法軍委棄的陣地幾乎為德軍的尸首所敷滿。並且他們所抵抗的，不僅德軍已也；重之以困憊，加之以凍餒，非有超越的勇毅，曷克勝此！當他們退就柯麥司林 Bois de Chaumas 與這林邊各軍隊聯絡時，他們履行的任務較之守備該林的軍隊為尤多；他們所供的犧牲也較大，故所收的功效也不小：一則阻滯德軍前進；再則俾總司令部得有餘裕時間以作防禦設備，免「直搗凡爾登」的危險。

二十三日晨時的戰況甚爲緊急。法軍沿北方一帶森林構成的第一線，幾乎全被德軍佔領。法軍既由布越榜活麟柯而司及黑伯林撤退，乃依塞蒙勒，播蒙 Beaumont 佛司林北邊，及柯墨司小林諸處爲陣地。二十三日晨，法軍以塞蒙勒爲出發點，盡力向德軍行第一次逆襲，然爲爆裂彈的威力所阻，逆襲已歸無效。是日晚，塞蒙勒的設備完全損壞，不過在名義上，這個村落還是法軍的。勢逼處此，法軍有速向南方退却而以塔落與培拍 Perper 兩山頂爲支撑點之必要。這時候德軍一意在藐士河東岸突進。他們突進的程度致令法軍在西岸的重礮陣地能對他們施行縱射。當西岸的礮擊開始，塞蒙勒業已撤退，步兵旅亦已橫過篾雪塞蒙勒路以便保護標高 344。該標高爲法軍防禦線的鎖鑰地。二十三日通夜及次日，德軍盡力攻這標高。他們由塞蒙勒出發，屢次攻擊，皆爲法軍重礮及機關礮火所動搖，以致分散，不克奏效。德軍在這裏損失過重，以故從此對於戰事發生很疑。

懼的狀態。他們對於標高 344 濟次衝鋒，直至二十四日夜間。其戰鬪的進步不過到了該山毫無遮蔽的斜坡前方，在這以東的進步也是遲滯。他們阻滯不能前進，實由於這帶地區特別險要。

德軍中央攻擊隊進步較大，收效也較速。自對於佛司林注射煤氣及開花彈之後，即厚集兵力於該森林以東及瓦浮越爾以北，以備攻擊播蒙及佛司諸林。這集團軍隊的位置被報告於法軍重礮隊。該礮隊遂對於那裏竭力礮擊。同時，法步兵決計迎擊這大部隊，以兩旅前進，用瓦浮越爾林的西北隅為目標。他們進抵這林的西南邊時，被集中的機關鎗火所阻。德軍因為自己的行動被法軍察知，乃中止步兵的進攻，續用重礮破壞防禦陣地的計畫，遂以瓦浮林委於法步兵之手，并全礮兵對於播蒙及佛司林重行射擊。午後一時，德步兵又前進，驅逐瓦浮越爾林的輕裝兵及快礮兵，并以攻播蒙的軍隊向西，攻佛司林的向東，急劇前進。半點鐘內，德軍損失

雖重，佛司林全部皆爲其所有。并進入播蒙市。播蒙市街戰爲家屋內的各個戰鬪，但法軍終不能制止德軍的壓迫。那碩墨亦全部陷於德軍之手。及兩點二十分鐘，德軍有兩大隊，由落浮蒙及標高 346 之間，直向藐士河邊要塞的首線前進。俄勒斯三面被圍，法軍也捨棄了。

法軍陣地的危險與時俱增。這時候舍竭全國的精力以圖抵抗，別無挽救之道。凡能盡一番職務的人皆奔赴戰線。趁德軍尚未到凡爾登諸重要防禦地之先，各盡所長以作最後的抵抗。

兩方面的軍隊因戰鬪發生犧牲俱臻極點。法軍並爲下列兩種狀況所苦，一則重礮預備品焚毀太多，再則開始數日受攻擊太重，且以寢食俱廢，疲憊已極。但關於敗走一節，尙能延緩須臾。并能保持休養及擔負任務。二十四日通夜的情況很苦。法軍保持到次日晨時，精神復振。凡爾登的戰局爲之一變。未至這時機以前，德人本可取娛樂笑傲的態度。其實，德軍

在這裏予法軍的打擊趕不到法軍前在香檳予於德軍的那樣重大。但德軍在這裏既得前線一大部分重要地區，又能使法軍混亂退却，這是由於法軍指揮失當，若專說外觀，不問戰情，法由布越榜退到梁而蒙防線與德由撒勒若依退到馬勒相似。總之德軍逼令法軍不得不適時退却，他們的成績未可輕視，但這不過是大戰的初步，夫惟決勝於一旦遂造成定論於一時代的史策斯爲可貴耳。

法軍到了這時乃緊接海灣據境而守，防禦線爲自培雲勒司至北海，及自大西洋至東境的防線。法國人都曉得存亡關鍵在這一戰，并知道德軍的行動猛烈，顯然是一種撲滅的性質，將使被撲滅的民族無論反動力及活動力如何偉大，經他們的酷烈手段，無復恢復之望。德軍心思狠毒，無論損失如何重大，漠不關心。他們自謂係爲人道而戰，似不宜因損失而自餒。且曰，惟鐵與血始足以摧殘東漸的法軍。像德軍這樣健全的武力及

鐵石的心肝，似乎無法可以抵制，法人早已明白，但不能坐以待亡。

法國人民皆取穩靜態度以應事變，但憂慮之念未始或釋。他們守候各部隊由各陣地逐漸退回，并深知他們的軍隊退到藐士河防禦首線時，決不至再有摧折之虞。他們對於軍隊及天然的要塞信任很深，看他們對於凡爾登戰爭開始幾天的表示就知道了，他們既不咎已往的敗退，也不爲德軍的流言及誘騙所蠱惑，但求防禦首線保持安然，并靜候凡爾登的防禦軍向德軍轉爲攻勢。像一九一四年九月霞飛將軍逆襲德軍的樣子。

自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猛戰的結果

二月二十四日爲第一次戰鬪結局之期，那天法軍第一線全部及其國土的一大部份皆陷入德軍之手，此外被俘虜的數千，鎗礮損失無數。

茲述戰況的程序如下：

二月二十一日 前線爲由布越榜(在藐士河上流)至黑柏林·活麟林

及播蒙的凸出部被德軍略去。攻布越榜及黑柏林的敵軍，被法軍擊退。

二十二日 前線爲由布越榜至俄勒司。活麟村的配備撤退。克復播蒙凸形線的一部。猛攻黑柏林的德軍被阻。重破自馬蘭殲對阿塔營發射。

二十三日 前線爲由布越榜至俄勒司之南。撤退布越榜的配備。攻擊塞蒙勒的德軍被法軍擊退。播蒙凸形線昨天克復的一部仍然失守。法軍自塞蒙勒及俄勒司撤退。

二十四日 是晚，未有德軍來攻。法軍就各標高設定戰線。由礮勒浮之東擴張至俄勒司之南。

概括言之，法國防禦線的凸出部已被德軍侵入。即法軍戰線已由弓背形變成弓弦。加以精密的考察，陣地變化的樞紐如下：法軍左翼塔羅芮區三面皆爲貌士河所環繞。攻守兩方面皆認這是危險地區，不想用兵力

據守，但也不願這個地區爲敵人方面所有。所以這個地區成了一個中立地。其實，兩方面互擲重礮彈，無論那一方面不能保守這個地區。戰場上若沒有這個地區，前線的戰況，當必異常活動。當戰爭危險之際，法軍幸而據有可供瞰制的高原；重礮陣地設備周密，供給確實，所以能够支持。

德軍的目的到了這時候變爲奪獲梁及培拍芮區。

法軍摩托車的作用及其效力

當詳敍這兩處慘酷的血戰以前，不可不先將兩方面籌備的戰鬪力及與戰事相關的事實，詳爲論列。

法軍第一線守備隊中，有些人出力很大。法軍總司令部得有調遣軍隊的時間，并能設備較第一線尤爲完善的防禦陣地，這都是得了那些人抵抗之力。德人逆料運輸一層，爲法軍的困難問題。因爲凡爾登與法內地交通的鐵路祇有兩條：其一爲由凡爾登至巴黎的幹線，全然在德重礮火力之

下。其次爲由把勒笛克添設至藐士河山谷的一支線。法軍的運輸大有缺恨，顯然可見。無惑乎德軍逆料法軍在這凸形防禦線內運用軍隊及補給軍火糧食兩事，皆將感很大的困苦。但德軍大舉攻這要塞，勢所必至，已早爲法軍總司令部所料；凡爾登交通不便，該司令部也早有補救的計畫。

開仗的前些時，法軍總司令部關於凡爾登與內地各處的交通，曾稍加考量，都以爲應該添設道路，以免僨事。關於凡爾登守兵的糧食補充，研究甚詳，而一切布置也很有價值。德軍攻凡爾登必對於巴黎通凡爾登的幹線加以猛烈礮擊，這礮擊縱不能將交通線完全破壞，但無論如何，致令運輸非常困難，這是很顯然的。除了那一條幹線外，僅有由把勒笛克至凡爾登小鐵路一條。這條路當戰爭激烈期間，不足以應大軍的需求，這也是很顯然的。以故總司令部決計由把勒笛克路設法添補，旋即擬就道路運輸補充法。二月初間，關於這要塞附近的運輸事業特派辦事員一名董理其事。

按運輸程序設汽車區二百，換言之，即用汽車四千，配以職員三百，工人八千五百。其內容按實際可以察知，即平均每日行程七十啓羅米達（合中國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尺），用摩托精二千「黑克托利特」（合六百一十萬三千五百一十六立方寸）油二百「黑克托利特」及脂肪二千「啟羅格納姆」（五萬三千六百兩）。這摩托車的運輸專爲凡爾登要塞與阿拱勒軍隊聯絡確實，以厚軍實之用。戰鬪開始以前，各職司皆已從事運輸。到了切實考察情形之後，他們決定專以把勒笛克鐵路運輸糧食。至若摩托車則竭力保存以供軍隊，軍火及機器材料等運輸之用。該運輸機關并決定對於繞凡爾登的各道路，爲軍用摩托車的駛行起見，凡可行車輛的道路必須非常聯貫。至若運輸縱列，不能按向來的規則，一到火線即卸之馬車內，必須卸於軍火及材料的特別地點。

管理車務，修理道路，亦是重要問題。故組織車路巡警，行駛汽車的

路，爲七十五啟羅米達（合中二十三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尺）這路分爲若干段，每段設段長一人，晝夜輪班擔任職務的共計員役三百名。

這個運輸機關，在德軍進攻的第二日正午，開始營業。四小時以內，在這個連貫的軍路上，不重要的運輸，完全禁止。這路遂變爲鐵道性質。三月六日，洛斯克笠弗致電泰晤士報社敍述這項機關的動作如下：

二月二十二日晚間，我與友人在「由巴黎至藐士城」路上，適遇第一批輸送汽車，約計一千。這次戰爭，使我們認汽車輸送爲一種必要的科學。法國關於增加輸送力一節，除鐵道輪船以外，舍用汽車別無善法。數千里道路，白楊檜櫟夾立兩傍，是時也，專供汽車往來之用。其行程爲每點鐘十五里（合中四十七里餘）。我們於一條道上，見有二十個輸送汽車在一條路上。每車輸送力約與一百土車相當。每一列車表以簡單記號，如四瓣的苜蓿，羣星牌，或彗星牌是也。

間有汽車損壞，未嘗因修理車輛，稽延運輸的時間。相以損壞之車委之路傍溝內。俟軍隊有暇時，再行整理。設或道路因常受重車壓迫，至於損壞，則有修路工兵一排卽刻就路面粗粗修理。汽車馳騁，晝夜不息。凡爾登附近的道路，因之變爲重要的交通線，由這路上運到前線的爲子彈，爲愉快果毅的將士，爲七十五倍口徑大礮的必需品。開始兩星期，專用以轉運軍火，竟能在供給所起卸二萬二千五百噸（合中三千八百三十萬〇四千斤），以啟羅米達的載重量計算，總計約有三百萬噸或平均每日載運二十萬噸。各車平均每日的行程爲一百五十五啞羅米達（合中四十八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尺）。這些汽車在專運軍火的那兩星期，計行有一百二十萬啞羅米達。同時，有一百九十個汽車專租爲載人之用。其運往被威脅的突出部，計有軍隊二百五十營或約爲二十萬人。除以上特別運輸外，并擔任普通運輸，如特別部隊，綑帶所，輕傷的兵士及平民應令離開戰區的約計

人口一萬及材料二十萬噸，以汽車運輸與火車運輸相衡，這兩星期的運輸可與十五列車一日在每一方向的運輸力相當，在這車路上，每日在每一方向有一千七百車駛行，平均運輸力最大限為每二十秒鐘可到一車。那時天氣很壞，霜雪疊經，但未嘗有所阻滯。霞飛將軍想察知各段汽車的運輸力若何，因為那時貴有最大的運輸力以備築設「由培拍至梁而蒙芮區」的堡壘。這一帶堡壘，德軍嗣後屢次進攻，皆屬無效。

當戰鬪最初的時機，即礮兵尚未確實開始射擊時，德軍便已盡其力之所及，以阻滯法軍的交通。其「大徐柏林飛機」遊行時，首先攻擊法之鐵路中部。此飛機終為最新式的飛艇，毀於越凡來。當德軍重礮及野礮向法軍第一道戰壕開始射擊時，其飛機隊在法境內遊行擲射，即先攻法之南境，次凡爾登，再次則為藐士河橋，對於巴黎通凡爾登的鐵路尤為注意。

凡爾登要塞被礮擊的情形

德重礮破壞力猛厲，及其重礮兵射擊法精確，實爲舉世所承認。凡爾登在這重礮兵勢力之下數月，該礮兵當這次攻擊以前，對這要塞僅擲少數子彈，而不予以猛擊，實因這要塞的孤立礮擊，不能與野戰軍協同一致，在作戰目的上毫無價值。故對這要塞不很留意。人謂凡爾登在法國東境，儼如一監視哨，其實不然。若能與東境的倚卜銳斯，阿芮司，越們司等處同連命，始足以稱監視哨而無愧。瓦勒阿冷係英國新聞社與法軍接洽的代表，他描寫礮火轟擊這要塞的情況如下：

「戰鬪激烈的時候，隆轟的聲音震蕩空際，縱然距德軍的重礮五里（合中十五里餘），那爆發的聲音非常震耳。德軍的大開花彈遍城炸裂；法軍在各斜坡的重礮向德軍的重礮還擊。那時爆發聲，打擊聲，繼續不斷。求有片刻的寧靜也不可得。在城外的人偶得安靜二三十秒鐘，在這瞬息間神經感受的痛苦，比較「德軍開花彈炸裂聲隆隆不息與

「法軍重礮還擊，致令地面震顫」時感受的痛苦為尤甚。臨安靜時，人皆切望這酷厲的聲音不再入耳。」

「城內無論如何，每分鐘必有德軍的大開花彈落下幾箇。說是某處安靜，不過是比較的話。完全的屋宇漸次減少；破壞的範圍逐漸擴大。城內有些接連的小街道同時爆毀；因為爆彈破壞力能毀相距數百碼的屋宇。這威力固然很大，而射距離並且很遠。」

「德軍向凡爾登各城門發射很猛烈的礮火；城內沒有一人未見子彈的碎片。這碎片紛紛落下，落下的聲音與雨聲相似。」

德軍作戰力及其編成

法軍凸形防禦線的全部幾乎為子彈的碎片所瀰漫，爆彈劇烈的程度至於隨時隨地皆有碎片。派往前線的預備隊僅有三分之一可以達到，但工事照常進行，集中於威脅地面上的軍隊也一天一天的加多。在戰事開始的

兩天，法軍總司令部不能以所有軍需品悉運往凡爾登凸形戰線；緣德軍的攻擊態度尚不十分明瞭。初攻擊時，德軍固已逞最大的威力，但至第二或第三日，忽然改換目標，對於凡爾登施行偽攻，以全力攻擊楠希阿滿或卡那司。總司令部的職務是在對於前線保持平均的勢力並對於攻擊軍作相當的應付，在現世作戰的方針，尤貴有集團大部隊以備運用，不宜以運到中央的部隊輕易移出。在持久戰，溝壘中的戰鬪力常須保持最高度。在這回戰事的開始數日，德軍確已得有局部的勝利。但局部勝利，必須維持到底，若想維持到底，必須敵人方面不曉得我用兵的真相若何。法軍總司令部因為這個原故，總想確實明白德軍的用意所在，然後分配東方的戰鬪力。

德軍攻凡爾登，他們準備的戰鬪力究有幾何呢？法國在凡爾登後方僅有狹軌鐵路一條，再就德軍方面說，他們通前線的鐵路不下十四條。

當進攻的前數月德軍設備遊擊隊將鐵路保護安全，准一九一四年九月戰事的成例，德軍認定約需軍團四個，但不能像前回組成新銳軍隊，不過調集暫時未用的軍隊罷了。在俄國方面，德國的邊境是安全的。這時候的主要問題，乃在西戰場供高級指揮官調遣的部隊及應用的軍需品如何。據彼得（他記載凡爾登戰事頗得盛名）的調查報告：德軍第十五軍團係從漢軍戰線前面的第四軍抽調出來的；第十八軍團係從蘇麥地方第二軍抽調出來的；第七補充軍團係從阿勒的第七軍抽調出來的；第三軍團係由塞爾比亞撤回的。第七補充軍團離阿勒時，適為一九一五年九月底。因為這樣纔曉得德軍攻凡爾登的準備，係緊隨法軍攻香檳之後。為回復軍隊的活潑精神及增進他們的戰鬥能力起見，德軍加以三四月的休養與訓練。同時關於重砲一層，如前所云，由塞爾比亞及俄境內的戰線撤回，移到凡爾登附近。

這回戰鬪開始，德軍作戰命令，據洛斯克笠弗致泰晤士報社的電報如下。

二月二十一日，德軍作戰命令；戰線爲由筏雲勤司北方的一據點向東延長，配在戰線極右翼的爲第七補充軍團。此軍團由第二常備師第十一補充師及第十二補充師組合而成，并按這先後的順序爲戰鬪序列。當戰鬪時，第十一補充師規定由第二十二補充師援助。第十四補充師配在凡爾登東北的防禦線前，以第七補充軍團除第十一補充師及第十一巴菲補充師爲預備隊。以上各軍隊皆在右翼，即是德軍的主力，與右翼軍接續配備的，則爲第十八軍團第三軍團第十五軍團及巴菲倚舍師，并依以上的順序排列。在烏菲一帶，配有第五常備師。第五軍及第三巴菲軍團皆配在俄旋的南方與弗越勒相對。

德軍的配備是這樣子；凡法國明達之士都曉得德軍配備的大概：因爲

德國的第三軍團及第七補充軍團，二月八日，到凡爾登前線。又與第十一軍團聯絡的爲第十五軍團。再者達姆浮勒司肥兒阿碌勒司及格芮米勒等地區，同時有多數軍隊集中。格芮米勒森林內又有重砲充滿；那重砲中有幾尊是 380 或 420 密釐米達的口徑。

德軍既然陸續開到凡爾登前線，法國亦不得不將兵力集中。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之間，法國的步兵六師，重砲兵六旅，特別重砲及裝甲火車皆次第運往凡爾登，以增加兵力。迄於德軍實行攻擊的前晚，即二月二十日，又有一師運到。并有兩軍團受命至把勒笛克 Bar-le-Duc 及越凡來 Revigny 兩處。

培坦將軍爲凡爾登要塞總司令

法軍擔任第一防禦線的兵力其任務分擔不均，故於二十五日被德軍逼退至培拍及梁而蒙芮區。自查理芮 Charleroi 失敗以後，又發生這種情

況，法軍總司令部非常恐慌。至若退卻一層，法軍預先也沒有籌畫。他們由藐士河右岸退却，實爲必須預先籌畫之事。籌畫退却的事，乃總司令部的職務；故在藐士河左岸，迅速配置一軍，以收容退軍，及沿藐士河由瓦斐至凡爾登城東各高處配置守兵，構築戰壕，俾右岸軍隊安全退却，實爲斯時重要的處置，而總司令部預先未有計畫，故軍隊渡河時，非常紛亂。卡斯特羅將軍奉霞飛將軍 Joffre 命令前往凡爾登，以獨斷處置新發生的危狀。他見情況危急，並知這是由於戰術的運用失當及當決心的重要時機，失之猶豫。這是指揮官的弱點無疑。法軍戰線固已逼退，但軍隊既未分割，亦未覆沒，且退却後防守的陣地，比以前的陣地稍好：因爲新防守的陣地，可免德軍重砲集中火力的危險，勉強能够休息。那德軍向前佔領陣地約有五里（合中十五里餘），其重砲兵因而向前方變換陣地。近今砲火猛烈，地面上既經礮擊，重礮難於前進，可想而知。法軍乃決定，利用這遲滯時機，將梁

而蒙設備強固。凡自二月二十一日以來疲於轉戰的軍隊則移往他處。并在河右岸準備確實的抵抗。法國爲保持人格起見，勇毅果決，以行奮鬪的動作；對於各種運動，以不撓的精神，強毅的意志，趨而赴之。二十五日晚，卡斯特羅將軍 General Castelnau 偵察陣地完了，命前香檳總司令培坦將軍來凡爾登，指揮這要塞的防禦軍。

培坦的經歷及聲望

培坦將軍往日居官的聲名，不獨未見知於外人，並未見重於本國。這回大戰開始時，他也不過是數百退伍旅長之一。他偏重於政治及宗教的情感，致阻滯事業的發展。他平日治軍，寬和簡易，旣無意於利達，亦無意於聲聞。惟本其良心以服其旅部的勤務而已。然對於緊要任務旣不姑息一己，亦不姑息其部下。他信教最篤（未經戰事時，他信奉天主教），當他超升之際，間有若干譏刺，使他的良心發生痛苦的情操，冷落的感情。此種感

覺隨其嚴肅的生命而增進。他服務異常勤苦。黎明時，人常見他在辦公室，不在臥榻上。

這回戰事開始，查理芮旅長免職。培坦被任爲旅長。那時各將官全然更換，他的行爲顯然有超升的價格。培坦將軍充當旅長後，升遷異常迅速。他充旅長時，適爲五月，阿托依大戰發生。溝壘戰術的新學識初次應用。培坦將軍實爲這新戰術的指導員。他對於這次戰爭比之無論何人負責尤重。但他居旅長的時間很淺。迨卡斯特羅進而指揮香檳「中央軍團」，培坦即繼他的職位，指揮第二軍。當卡斯特羅攻香檳的計畫規定後，力請培坦協助進行。香檳之戰，培坦復立奇勳。及卡斯特羅進而執行新任務爲參謀總長時，培坦將軍升爲「中央軍團」指揮官。

培坦將軍迅速就職，毫無躊躇。他與左右參謀着手之初，即籌畫阻止德軍前進的方法。凡爾登戰，正可與馬勒戰相提并論；他的主張，寧可犧牲

生命，不能再失土地一寸。他就職的時機，即歷史上一髮千鈞的時機，國人有畏縮不前的，有願竭力作最後抵抗的。那時正如賽跑的人距標旗很近，奪得錦標與否是在最後的時機努力與否耳。法國當這一髮千鈞的時機，得培坦將軍的決心而國是乃定。

德軍向垛而蒙礮台進攻

法軍總司令見時機緊迫，命增援軍陸續趕到戰線，當德軍續向中央防線進攻時，法國第二十軍團的一師已經渡河并在河右岸占領陣地。其餘各部隊正在進行，第二十五軍團甫經渡過，尚未布置就緒，時至二點，短兵相接，迨互相殘殺之後，標高344落於德軍之手。入夜以後，這標高的兩斜坡皆被德軍佔據。德軍乃經中央防線進抵全線鎖鑰地（垛而蒙大高原的頂部爲凡爾登的屏藩）的近距離內。垛而蒙陣地，由東而西一帶高原，含有垛而蒙村落，要塞及一礮台。德軍對這陣地攻擊，始終置損失於度外。

其步兵攀登斜坡，陸續躍進，并通過這高原邊際的狹道，但都爲法軍機關砲及七十五倍口徑的礮團所消滅。第二十四榜德巴舍軍的一支隊，逞其犧牲的精神，向梁而蒙堡壘突進。勝利之券，幾乎握於該支隊之手。當德軍以勝利宣告於世之時，他們猝被培坦將軍所阻，沒有結果。緣法軍第二十師係最新銳的軍隊，那時由運輸汽車陸續運到。二十六日黎明，與德軍對抗的兵士都是新到的，很有精神的。他們協同一致行猛烈的逆襲，遂驅逐德軍於梁而蒙堡壘以外。那時德軍戰線雖不免因受打擊而有動搖之象，但沒有退後一步。

慘酷的戰況，繼續進行，直至二十九日。梁而蒙砲台西偏六百碼的村落，爲德軍選定的攻擊點。德軍想奪取這個村落，用爲堅固的據點，然後攻取梁而蒙砲台，免蹈前此「榜德巴舍軍」得而復失的覆轍。

守這村落的法軍爲最精壯的步兵一旅。二月二十四日晚，到這村落

未到以前，已急行軍二日矣。初到之夜，露宿大雪之下，迨天明時，又被猛烈
礮火所射。及第三日午後，德步兵躍進前來不下五六次。他們前進時隱
身於活動柵牌之後。他們的重礮兵臨步兵躍進時，行超越射擊，達於步兵
隊的前方以行掩護。這村落固已毀壞於礮擊之下；不料這濃煙的廢村中，
尚有死守之士以來復鎗及機關鎗火連續發射，致令德軍異常驚訝。第一
批躍進的迫於火力，停止前進。繼續前進的也是驚惶失措，終至全體皆被
逼退，甚至秩序紊亂，爭先逃走。

中央軍團的左翼為第二旅。該旅奮鬥尤苦，然尙能終日維持陣地。
迨及翌晚，戰況尤為難堪，糧食告匱，大雪紛飛。所守備的村落既經毀壞，而
濃密的礮彈復紛紛集注。那時軍團長還在催促行更猛厲的奮鬥。該軍
團的右翼為謨越須軍一旅，各兵士受三百〇五密里米達口經的礮擊，神經
迷混，遂有動搖之象。那時有一豫備軍官（曾留非洲多年）自隣近的旅部突

來，用亞刺伯語，對這軍隊呼喊，以振士氣。軍士聞之，勇邁前進，各軍官無法阻止。因之在這村落延長戰爭三日之久。二十六日，攻擊倍形猛烈。二十七日，第一批進攻的德軍入這村落，但經血戰兩次之後，始為其所得。

德軍在梁而蒙奪去一個礮台以及村落的西部，法軍敢死隊施行逆襲，又把那些地方奪回了。二十七日午後，德軍舉行第二次突擊，遂引起肉搏之戰。並於是日午後舉行第三次突擊，但終未能進抵法軍壕壘。那突進的各縱隊多被法軍的重礮火撲滅。二十八日，德軍又向礮台兩翼進攻，梁而蒙村落為他們所得，但沒有守住。礮台之東，卡勒特森林也被他們所得，他們是也沒有守住。二十九日，德軍更以決死隊施行攻擊。那時候宣告停戰。自這要塞戰開始以來，這回停戰很關重要，即猛戰的初步告一結束。先是德人自謂其軍隊及礮火無敵於天下，斯時竟然失敗於法之東圍。法人對於其東方門戶，至是略有把握。這次戰事經過的大概為德軍先向中

央陣地猛攻隨後又向兩翼攻擊他們在中央陣地所獲的勝利還是失掉了凡爾登第一次戰鬪發生各種情況茲將可供研究的及在戰況上影響很大的事敍列於後。

德國公報虛張聲勢

德國在凡爾登的戰鬪力是德國極力籌備的。其詳曾經陸續敍列。

當戰事猛烈之際，死亡之慘達於極度，殺戮之殘忍，雖在當時猶不堪想像。同時，國事淆亂亦為歷史上所未會有。交通機關則常常弛緩遺誤事機。其在戰紀上，往往乘機造謠，以利戰況。科學上最有進步的交通機關如電報，電話，無線電及新聞紙等，那時傳遞消息，異常遲滯，致令詐偽的計畫往往失了利用的時機。當凡爾登戰事進行時，若德軍的謠言大為傳布，俾其聲威震於全球，得友邦之心，寒敵人之膽，并使中立派，從前不敢贊同德國武力的亦將恍然知德軍可恃，德軍將必感謝科學之賜不淺矣。德軍攻凡爾

登時，以新聞紙鼓吹一般人民。凡圍攻凡爾登期間的一切慘淡情況，必先經軍事評判，然後散布民間；意在欺騙國人，俾國人以為戰士皆安然無恙。其各種計畫，要不外促進軍隊的前進。他們的慾望漸高，對於攻擊，愈為促進。這次大戰之初，德軍不過取守勢攻擊而已，後恐法軍大舉以攻煤市及協約方面有何舉動，加之以屢戰皆捷，各上級軍官又皆為虛張聲勢所蠱惑，故德軍慾望漸高，攻下凡爾登的意志乃決。茲摘錄德軍宣布於世之偽電如下，以見一斑。二月二十五日午後二時，德國無線電稱：「碌勒浮耳村落現經我軍佔領。」德軍發出這個電報，得了兩天的便宜；因為二月二十七日，這個村落仍在法軍之手。那天，德軍又稱「獲有俘虜一萬」。法軍自行估計，被俘者不過五千人。二十六日午前八時五十五分，德國無線電稱：「璪而蒙礮台現經我軍佔領。」璪而蒙即凡爾登防禦線的支撐點，舉世聞之，異常震驚。法國不幸使這欺騙世界的消息延長二十四小時；因為那天

法軍總司令決定與海外斷絕一日的電報交通。德意志帝國那時是很愉快的。德皇受同盟國各團體的頌揚慶賀，他很高興，茲舉德皇答謝榜登堡塞蘭塔之辭如下：「最近數日，我榜登堡毅勇男兒與那據有強固堡壘的勁敵，屢戰皆捷。朕聞此訊，實深愉快。上帝佑爾榜爾堡及德意志帝國於無既云云。」德國上級官及德皇這樣虛誇，最沉着的人對之亦當啞然失笑。梁而蒙是半就荒廢的老礮台。德軍突進這礮台的不過若干步兵。而德國乃大為傳布，謂已佔領勁敵的強固堡壘。德軍造出的謠言，被我發現的，頗多可笑之處。如曰：「德國以十七寸口徑的礮向法國的勒塞安特衛納莫幕伯塞及朗歪等處礮台（皆係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新建築的）射擊，致令那些礮台失了軍事的價格。」

洛斯克笠弗寄交泰晤士報社的戰紀

德軍造出不切實的謠言，明真相的人固然付之一笑。假非法政府予

洛斯克笠弗以便宜，准他親至凡爾登戰線，充其觀察記載的技能，以發現真相，則德軍一切謠傳，當然在德國內地，中立國及協約國的精神上發生一種效力。故新聞紙的作用未始不可認為協約國的一部份戰鬪力。洛斯克笠弗初次寄往世界各著名新聞社的戰紀，發行的方法是很簡捷的。發行所即在凡爾登前線。記載的各種情況：初敍德軍進攻的種種方法，隨即依次敍列。茲錄他三月四日的通訊如下：

據德軍逃兵云，「德軍初意實行攻擊之期，當在兩月以後。不料戰事發生太速，致德軍不得不促成各種計畫。」「臨戰之際，延長戰況的原因有二：一為天氣太壞，一為二月二十一日肆行殺戮。」「德軍在加里坡力施行的戰策謬誤很多。即於封鎖瑞士邊界的計畫，未決定實行以前，遽然宣傳於外。法軍天資銳敏，得此警覺，比即離開。」「再者德軍志不在小，就德國逃兵所說的話可以證明。該逃兵等揣度惡戰不

能倖免，夜間由戰壕潛走，躺於藐士河邊，待天明然後相將逃走。據他們的報告，可以證實德軍荒謬之處頗多。「徐柏林飛機」炸毀法國的鐵路重要結合點，該飛機也被炸毀於越凡來城。這炸毀的飛機火焰噴裂，忽升忽降，留在此彈雨城中的居民又遭這意外荼毒。這飛機內載有匈牙利人三十名。德軍自二月二十一日開始進攻過於鹵莽，將必為法國穩健性保守性的步礮兵竭死力發生濃密的火力所挫折，可以斷言。

戰時有許多無稽之談，由柏林政府傳出，并由機關報擴而充之。如早已折毀的梁而蒙礮台，該報則曰係以猛烈火力攻下。若二月二十一日以後，在戰場繼續死亡的慘狀，則無論如何，嚴禁登載。法軍所受的損失尙屬輕微，而該報則曰損失甚重。其實在情形，余與英美法紅十字會員談話得以證明。因為他們所處的地位可以知之。各級傷軍多由他們運到會中。

就傷軍徽章的符號可以知德軍死亡之數，其尸骸堆積之多與雅卜越思第一戰普魯士防禦軍的暴尸無異。凡由這一方面證明那一方面的損失，必須有確實的憑據。我在法國大本營就各個德俘多方調查，然後敢於確定。

除調查外尙加以慎重的估計，即就素有經驗而又精明的兵士詳細諮詢後，加以審查始行斷定。德軍方面所用的兵力若干，那些兵士能說出各種理由，故不至估計失實。由德俘方面探尋的結果，知德軍在戰場的第十八，第三兩軍團幾乎全部覆沒。第七補充軍團死傷過半。第十五軍團死傷四分之三。死傷的兵士都是較為精銳的，這是由於各軍團指揮官過於鹵莽。以上各軍團的戰鬪力迄於三月三日之晚，消耗殆盡。除上述各軍團死亡之數外，尙有第一百一十三師的一部，第五補充軍團，及巴斐雲阿舍茲師以及其他各援隊的損失無從計算。因為尙未確實查明。

就德俘若干切實考問，所得的證據固不足靠，但較爲直接。他們是德國各地方的人民：阿爾撒丁司 Alsatians 婆們隕林司 Pomeranians 黑聖司 Hessians 腓勒蓀司 Silesians 漢羅斐隕司 Hanoverians 巴斐隕司 Bavarians 沽堤把塞司 Wutremburgers 及普魯士頗而司 Prussians Poles 等處的人，關於具體的說明大概相同，在細部分則略有出入。

德軍第三軍團第五師第十二旅第三團的一個兵士說德軍損失很詳細。二月二十八日，這個俘虜到垛而蒙礮台，見第二十四旅的一營，第六十四旅及加塞軍第三營的精銳兵士都陣亡了。二月二十一日，這個俘虜所屬的支隊有來復鎗二百，軍官四名。至二十二日，僅存鎗七十，軍官一名。別支隊所受的損失與這支隊約略相同。二十三日，他的那一支隊得援兵四十五名，係由第十二，第五十二，第三十五，第二百〇五旅抽調來的。第十二旅諸士兵以爲有兵五旅在第三軍團之後，留在林中爲豫備隊。但歷

時很久，損耗漸增，終無預備隊出現；以故疑慮漸增，不知果有預備隊否？這個俘虜乃向他的同伴說道：「沒有新銳的戰鬪力前來增加囉！」

就所問各俘虜中，無一人不曰，他所屬部隊的戰鬪力損失全部三分一以上。茲就各方面有價值的報告而綜核之，德軍在這十三天的戰鬪死傷，俘虜，共計不下十萬人。

德軍所獲的利益，如前所述，殊為微薄。他們在這次施行的壓迫運動，是想陷凡爾登嗎？還是想弄詭計呢？究有何軍事上的作用，誠難揣測。一年之內，何時便於作戰與否，這與作戰計畫有密切關係。德軍果真有意攻擊，應該選擇便於重砲運搬及飛機視察的時機。他們這回攻凡爾登的時候，氣候極寒，在瀏坡與瑞士島間的長弧形線上，霧極濃密。這一帶的溫度比之無論何處易於改變。果然戰鬪未久，猝遭天變。德法兩軍的戰壕（胸牆皆結堅冰）相距甚近，至於聲音相聞。天明後，凍始解，胸牆之冰，

漸次消化。戰線內兩方面的兵士，鶴立對峙。漸次拋棄仇視的心理，表示非正式的和平。俾得修理胸牆，各獲安全。

這種情形，在溝壘戰史上，可謂初開風氣。兩方面的軍官並無不准接談的表示，但不正式許可耳。兩方面的兵士各自改造胸牆，並未發射一鎗。如上所云，當天氣不定時，德軍冒險進攻，以致進攻之士，演此奇劇。這次攻擊，德軍死傷較法軍為重，德軍各高級指揮官固然知道這種痛苦，至若德皇太子對於傷軍在寒風堅冰之際，通夜輾轉於各戰線之間，恐未必知之，卽知之亦未必有動於衷。反之，法國的兵士竟有月夜蠕行，以探德國的傷兵，是否凍死了。此不得不為戰史上特異之點。

這次戰鬪，余在法蘭西、佛蘭德等處的野營及病院接近的德人不下百名。俘虜之言，往往含而不露。但凡爾登軍中的俘虜表示一種恐懼悽慘的態度。由是不必另加證明，便知道他們經過了特別的慘劇。

凡爾登劇烈之戰，理應描寫盡致，以供有心人的瀏覽。環城構築的防線極其強固，其始也，一切設施甚為周密，卒之與城為伍者僅有法軍大本營的將官一名及汽車司事一名。該將官身著鐵甲，裝為兵士。我那時借助於兩名精悍憲兵，與我同行的為泰晤士報社國外通信員。我就該員多所詢問。戰場之內，准我隨意出入，但必須在凡爾登二十五里以外。相距雖有這樣遠，而礮聲的反響，隆轟不息，悽慘之聲，不絕於耳。當哨兵檢查我的信件及候他的長官回電時，我默計在這時間內，有礮聲二百以上。像這舉世留心的戰場，苟有人能逼近而觀察之，則關於法軍的能力及戰備，可得無數的證明。我不敢自謂有若干軍事知識，不過曾親歷戰場幾次，遂得知其梗概。法軍預備的礮彈很豐富，短礮連環礮（使用於飛機上的）來復鎗，火藥，儲藏的煤汽油，摩托車，軍械以及種種裝備，皆甚充足。我敢說法軍的準備，實出我意料之外。

甫到戰場，便聞聲浪漸高，且常處於驚駭之際，不料戰時尙有平時的氣象呈露於鄉間。村落牆上貼有餅乾、汽輪的廣告。村間的牧師在路上緩步而行。他們把這個三月，當了一九一四年太平無事的三月。各教徒亦未移往戰線之外。那時各教徒的家屋皆為淡綠軍裝的兵士所充滿。法軍用這樣新奇的綠布，意在不易與他物分辨。有騎兵一支隊著此綠服，並裝鐵甲。我見了不禁有「傳奇時代的戰士復見於今日」之感。

一到戰場無論用望遠鏡與否，總可以看出凡爾登地勢險要。凡爾登在深谷之內，外有藐士河環繞。大概像蘇格蘭。以我看來，凡爾登形類拍市，藐士河很像特河。諸杉木密布山間與蘇格蘭天然相似。

德軍往往把凡爾登當了雅卜芮斯 Mires，因為在日光之下頗難分辨。這兩處附近，除了少數忠勇之士伏處地下外，其他概已逃走。（此戰發生以前，雅卜芮斯之外觀，我也會見過。凡爾登的諸高塔依然聳峙，我們曾接近

這個要塞的礮位，見該礮還擊德軍，其發射的速度，爲每一巨彈需時約數秒鐘。德軍每晨以無線電欺騙世人，卽就礮聲與凡爾登的外形，並就村落的位置，妄爲擬議。

我們在戰場巡視頗遠，梁而蒙礮台我們也曾見過。據德國戰紀所述，該礮台係毀於巨艦與綠氣礮，這礮在柏林發明，那巨艦爲世界最有價值的艦。梁而蒙礮台旣無鎗礮，亦無守兵。德軍爲便於軍事上的運用，所以急於攻擊這個礮台。有榜登巴塞軍士若干，攀登這毫無設備的礮台，後有若干名駐紮其中。夜間由他們本營內供給糧食，但終爲法軍包圍，法大本營高級指揮官以爲這個礮台，或棄或取，不關緊要。到了這個礮台，陷落之耗，聞於世界，則德軍攻下凡爾登的意志人人都明白了。

現時戰爭，每覺沒有甚麼新聞可紀。凡爾登戰爭期間，當天氣甚佳，又非兩軍交鋒之時，戰場上點綴品頗多。飛鳥翱翔於法軍戰線上的頗多。

百靈鳥鳴於空中，活潑愉快。法國的七十五倍口徑礮發射時，其聲震耳。羣鳥聞之，由礮兵陣地騰空驚鳴。吾人視之興致殊深。英國紅十字會的衛生隊駕馬車，載傷兵，由戰場至紅十字會。他們佩有紅十字徽章及耶路撒冷聖約翰的勅令，該令准予救助法軍，吾人見之不勝欣羨。

德保協爾及羅廷孫協爾兩處的礦工及工頭若知載運傷兵的車是他們贈給的亦當愉快。當車馬馳騁坦途，紅十字旗飛揚震蕩之際，揆度軍人損傷之重，不禁令人惻然心傷。

尙有很關緊要的情形，爲我所樂爲記載的，茲錄之如下：

法軍方面作戰的幹部，究爲何等人物？吾輩敢曰，是皆青年將士。

培坦將軍在此戰始露頭角。近在旅長任內，其年不過五十。而高級指揮官之大部分年紀更小。有人說法國司令部用費太奢，以我看來，無論何國的司令部未有若法國的那樣節省。培坦將軍享我以茶點時，他所飲的就

是清茶。他幕下的青年飲水自甘。間或飲酒，就是飲藐士河的白酒。因爲司令部的軍人，不似戰場各部分的軍人，無興奮劑之必要。

培坦將軍自奉極薄。他研究這戰事有若置身局外然。他的外貌頗類洛伯，特軀幹較長耳。他任軍職升遷甚速，甚至法人多不知其名。不過法政府及霞飛將軍很信任他。關於這回戰爭的各種事變，我當然不便問他。我與他討論的是關於澳大利亞，坎拿大，英國軍隊加入戰爭的問題及若干親善的話。

旋又與幾個軍官相見。我問道：「你們不想英軍在西戰場協力攻擊嗎？」一青年軍官答曰，「這是一個問題喲！」假使英軍出來協助，則協約方面無復彼此不和的弱點」這個軍官又說，「凡爾登在歷史上固然負有重名，一旦陷落，當然引爲深痛。但就種種理由推論，與其固守這個要塞不若在前線奪回重要的地區。因爲自德軍大破發現後，礮台的價值大

滅。關於這個問題，該軍官深信沙芮將軍之言。沙芮說：「要塞在現在的時候，不徒減少價值，並且沒有作用。」但德軍無論何時，奪取一個舊式礮台，就把那當作布告的材料，大為絢耀。至若共同作戰一層，法軍雖未盼望我國（英國）軍隊加入，在今日施行明敏的協同動作，誠為切要之圖。今法軍在軍事上慘淡的負擔極重，一俟我國新軍經該國軍官訓練成熟，自當分任吾國應有的負擔而協助之。

法人的自信

這次凡爾登戰爭在西戰場比較最烈。茲撮其最緊要的情形分別述之。

德軍大破的口徑固然為從來所未有，但法人的態度異常沉着，軍事的組織完備，及活潑軍隊所用的完善軍裝，使人確信法人，雖無大英國之五部及俄、比、塞爾比亞、意大利、日本等國協助，終必能制勝器械作用的德人。戰

爭的勝敗，固有類於他種人事，難於預定，但就種種戰況可以測度大概。在凡爾登弧形戰線，戰鬪的結果無論如何，但每經一次戰鬪，藐士河邊的尸首，總要增加一兩萬。這河邊的尸首今都深藏在中立各國及德國本地之內，設使中立國人民觀此慘狀當必慄然震驚，不願爲德人所用。德國所用的兵士不必都是本國人；凡崇拜條頓族能力的人，德國用之毫無疑慮。

|法軍的一位軍官對我（洛斯克笠弗自稱）說，現時機械發明了無論長人矮人，作戰的能力可以相等。「爾蘇格蘭強悍偉大的民族，若與中歐民族相見於疆場，未能操必勝之權，實爲可惜。」他又說，「這一次戰爭將必延長至一月以外。今與這愁悶的德俘接談，確信德國將必以最精的軍隊如第三軍或柏林軍團調到前線。他們到了前線，或者，也是來受這樣的待遇。俘虜中有一醜惡青年，身長不過五尺四寸（英尺），胸襟狹窄，面貌尖削，但人很銳敏，用他在器械動作，例如充當鐵路司事，那是很相宜的。若用他在戰壕

試行攻擊，似乎很不相宜。他竟然在一九一四年終，操練六星期後，調到佛蘭得再學一月的臨時築城，便能保護一己及他的同胞。好似羽翼豐滿的鷹鵠能夠盡覆育的職務了。還有幾組俘虜係二月初，在佛蘭得前線捕獲，押送到凡爾登附近。德國使用他們的目的，他們預先固然不很明白，但命令未下以前，他們都知道向法軍攻擊是免不掉的。

德俘很想與仁愛的法軍接近而與可畏的英軍離開。他們寫的家信，多表示不願久戰之意。有一函云「戰事延長，於德軍殊不利」。乳油無處可得，肉類罕見（除阿撒司及坡麥隕尼亞之外）。無論素油葷油，軍中一概沒有。惟軍糧一層，雖不精而且豐，尚可敷用。這種情形各隊皆同。各兵士作戰的盛氣，早就衰歇。僅有少數傑特之士主持其中。德國的兵士固然不願失敗，却也不求制勝。他們惟一的希望與他們的家屬相同，厥爲和平。

|德俘的皮靴很好。其皮靴爲半截式，頗肥大。穿靴時須緊纏使之確實。德軍恐怕戰時缺乏熟皮，有這樣的皮靴，或不至中途穿壞。他們想等到攻擊奏效，有接濟時，再換新靴。

就凡爾登東北方的戰爭，予以明確的觀察，比較的立論，法國的損失很少。因爲這次防禦軍與攻擊軍之比爲一與三之比。

迨德法兩軍繼續宣戰後，如前引證的事實，洛斯克笠弗更有所增補如下：

在凡爾登的激戰，究竟延到何時，無從懸揣。說法軍能維持到底，固然未敢深信。但他們的心理以爲軍隊，軍備，足以盡德軍進攻之量；并知道在第一或第二陣地，無論攻擊方面或防禦方面，有一方面能集中充分的重礮便能驅逐他。一方面，假使攻擊軍的步隊無特別持久力，奮鬥力，當能隨礮擊而發展，或重礮兵不能與步兵成協同一致的前進，則防禦軍得有築設第

三陣地的餘裕時間，攻擊軍就無能爲力了。

凡爾登的防線暴露在德軍眼前的爲北及東北兩方面。這兩方面的第一第二防線都遭德軍大礮的精確射擊。那大礮的口徑最小有一百〇五密釐米達。二百一十密釐米達的占大半數。還有許多直接攻城礮或任掩護的特別大礮；這些礮的口徑達於三百八十密釐米達。法軍第一第二線守備隊較爲軟弱。因爲他們認定前兩線的損失不關緊要，故德軍得以前進，佔領凡爾登的北方地區。嗣後法軍將東境烏菲濕地中諸崗陵的軍隊自行撤退。

法軍撤退第一第二防線，可以發生三層效果：一，促成法軍退就高地的強固防禦線。二，可免凸角形易受包圍的危險。三，使德軍輕視法軍的戰鬪力以長他們的驕氣。

德軍能否奪取凡爾登暫未能定。法軍臨時築成的各種陣地，德軍有

無奪取的精神與毅力，實無法可以證明。

以法軍明敏果決的精神，加以充分的自衛能力，雖云來日的血戰方長，法軍不至於覆敗可以斷言。不獨旁觀的判斷是這樣子，法國人也自信不至於敗亡。

第二編

二月杪的戰況

卡斯特羅將軍到凡爾登

德軍的配備 德向佛舍司口堡 Forges 進攻 洋格司 Vaux

的戰鬥

德軍猛攻謨托墨

Mort Homme

德軍明令奪取陣地

第二次戰鬥終止

德軍死傷之數

矯飾的反響

法軍的結果及中立國的意見

格林將軍 General Gallieni

辭職

法軍的義烈氣概

第三次戰鬥開始

新銳的軍隊進攻謨托墨

法軍由馬蘭森林

Moulain Wood

撤退 在阿浮林

Avocourt 及殊墨司 Guimieres 的戰況

攻守兩方面的新銳軍隊力爭壘而蒙

戰事停滯 開始兩月

戰鬥的各種結果及教訓

二月杪的戰況

凡爾登戰爭的動機載在前編。這回戰事開始於二月二十一日，德軍對於法陣地凸出部（自布越榜至俄勒司）施行攻擊。這個結果是使法軍漸由陣地凸出部撤退，即由弧形線變爲弦形。二月二十五日晨，卡斯特羅將軍奉霞飛將軍的命令到凡爾登。那時法軍已被逼退至培拍及梁而蒙的兩山背。德軍隨即向梁而蒙礮台及村落施行猛攻。榜登巴塞第二十四

軍的一支隊，於二十五日佔領梁而蒙砲台，但爲培坦將軍的逆襲所驅退。
德軍已佔領的梁而蒙村落也不能保持。經過二十八及二十九兩日特別
猛戰之後，戰事有一番停頓，即初次戰鬪的結局。法國的精銳部隊都疲於
最後三日的奮鬥。這時候培坦將軍準備的戰線比從前更加強固。

二月的末後幾天，是這回戰事的大關鍵。德國的猛烈重砲兵及精銳
縱隊都突進了法軍第一防禦線，並且不顧損失，奮勇前進，直至凡爾登的防
禦首線及貌士河凸出部。那時德軍說得了勝利，似乎不能說他是妄想。

但法軍方面，一般豪俠步兵，忘飢寒的痛苦，冒彈雨的猛烈，不顧生死，一連奮
鬪幾天。他們的心理，以爲東方的屏藩縱然被撤，德軍的鮮血能免橫流於
法蘭西嗎？

卡斯特羅將軍到凡爾登

戰鬪終必趨於最慘酷的地步，早在意料之中：蓋大勢所趨不得不造成

一種慘酷的狀況。法國無一將軍不作死守之計而存退却之心，即無一將軍對於凡爾登北部的戰鬪不作背城借一的準備。所以劇烈的戰鬪無可逃避。法軍竭全幅的能力并輔以堅決的意志以從事防禦，期於抵抗力綽有餘裕。他們由烏菲越撤退的路線早已決定，退軍的時間是在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夜間。最重要的防禦計畫，都是這時候在總司令部規定。二月二十三日晨，在卡越的蘭格爾將軍通知河右岸各部隊云：「各地區守備隊務將所守地區竭力維持，即令被敵圍困，成爲孤立之勢，亦惟有保守至死而後已。」他下的命令僅有「死守」兩字。二十四日晚，烏菲越前線撤退告竣。霞飛將軍令各退軍務須竭力固守藐士河與烏菲越之間。是日卡斯特羅將軍（總指揮官）奉霞飛將軍的命令立刻馳往戰線。霞飛將軍予他以獨斷之權，處置戰事。他往凡爾登時，途中在中央軍團司令部停止，并於該處以電話將霞飛將軍的意旨通告凡爾登前線指揮官哈將軍。他說：

「藐士河右岸的防禦已經布置完備。」二月二十五日晨，卡斯特羅將軍到凡爾登。是晚，他與培坦將軍接洽，命培坦爲河兩岸軍隊的總指揮，并授他的意旨如下：「我昨天下的命令，說弗爾登北方，藐士河右岸，務必固守，如有
人下退却命令，交軍法處懲辦。」

次日，德軍向梁而蒙山頂開始攻擊。經過三日後，卡斯特羅將軍回總司令部。他這時對於戰局頗有把握；擊退攻擊軍的方法已經籌妥，所以他很滿意。經過了四天的戰鬪，戰事的局面全然變了。敗走或退却的問題一律打消。各方面新銳增援隊陸續趕到。這時的主要問題爲德軍攻凡爾登究能延到何時及攻擊是否偽攻。迨這問題解決後，防止突進的手段隨即準備周到。

德軍的配備

當德軍進攻梁而蒙及戰線擴張到麥斯河兩岸時，德軍在陣地的配備

據法國軍事學家彼堯君所述的情形如下：

「首先向防禦線左翼進攻的爲第七補充軍團。該軍團所屬的兩師，前後分進，第十三師在前。當這戰鬪開始數日，受創甚重。二月二十八日，得第十四師前來接替，始行退休。第十四師擴充左翼至培拍山頂，向防禦線中央進攻的爲第十八軍團。該軍團所屬的兩師都在火線上作戰。第二十一師在西方，自柯而司林向標高³⁴⁴前進。在該師左翼的第十五師，二十四日，進攻拍蒙及浮塞，二十五日，進攻羅浮蒙。這兩師分途進攻，損失頗重。二十七日，第十五師退就補充。該師的陣地由第二十一師代爲佔領。這一師的運用比第十五師好多了。向防禦線右翼進攻的爲第三軍團。該軍團所屬的兩師都在前線上。第五在西，第六在東。但每師皆成縱隊，所以第二線的一旅得以接替前線的一旅，交相休養。二十四日晚，該軍團到浮捨林南邊時，第十二旅的陣地改由第五十二旅佔領。二十

五日晚，佔領梁而蒙礮台的爲第六師（由第二十四、第六十四兩旅與第三撒舍旅而成）中最精壯的兵士。第六師並於這時分遣若干部隊到西方，即梁而蒙村落之前。是後德軍爲連合第三軍團與第十八軍團起見，乃有由第十五軍團撥出一補充旅的命令。第十五軍團在烏菲越駐紮，尙未從事戰爭。由該軍團撥出的一補充旅即第一百〇五旅行經俄勒斯第三軍團戰線之後，以柯越阿斯林爲陣地；二十六日晨，進攻沙佛林。那時第三軍團（第五十二旅，第五師）在右翼攻擊梁而蒙村落。但攻擊失敗，第一百〇五旅臨向沙佛林前進時，全部爲機關鎗火所擊潰。二十八日，第三軍團再行攻擊，及至二十九日，疲乏部隊都遣歸後方。爲補充起見，以第十八軍團（少第十五師）移向左翼。對於空缺部分以一新銳師（第一百十三師）填補之。這一師與培坦將軍部下的一支隊，在貌士與莫塞爾間對峙。

德軍方面當第二次戰鬪開幕時，除加入一部分新銳部隊外，多係經過

第一次戰鬪的軍隊，編練很草率。那經過第一次惡戰的軍隊，加以特別訓練與休養後，仍然分配於攻擊陣地，擔負很重的任務。第七軍團有一師損失過重，以故調往後方恢復原狀。該軍團損失未及什一的部隊仍然服務。第三軍團接戰很久，損失太重，不堪再用。以故完全撤退。第十八軍團的情況亦然。德軍向凡爾登極力進攻的三個軍團中，僅有一個軍團差能維持原狀，固守陣地。就全部軍隊的成功而言，德軍奪去了法軍的第一第二防禦線。向垛而蒙中央攻擊的部隊，終為法軍所驅走。但攻擊軍不顧損失，再接再厲。他們攻擊中央未能奏功，乃改向兩翼攻擊。他們的特別奮勇軍經過初次惡戰，疲憊已極，故皇太子調他部下的常備軍到戰線。那時，防禦線為由藐士河西岸馬蘭柯特延至河右岸的一帶高地。

德軍努力擴充前線時，法軍第一防禦線在河左岸的，以沿河流的佛塞司，馬蘭柯特，柏蓀柯特及佛塞司村落為標點。這一帶防禦線為由佛塞司

漸降至藐士河。馬蘭柯特西方的防線橫斷阿浮柯特森林。這一帶防線既不是良好陣地，也不可以持久防禦。不過可以爲強固防禦線的前進陣地。法軍的強固防禦線爲謨托墨的一帶高地，標高 304 及俄爾的柯特，這一帶防線在前進陣地之南，負有天然的險要。由這裏更向南移，躋塞菲爾的一帶山嶺，播越斯林及馬爾礮台所成的陣地實爲法軍的最強固防禦線。

在河東岸的德軍將法軍的第一第二線完全掃除。那時法軍在河西的有謨托墨俄爾的柯特及沫墨司林諸良好重礮陣地。這些陣地的重礮側射河東岸而蒙的德軍。德軍因之不得不暫將中央陣地擱置，先向兩翼進取。法軍在左岸的重礮乃逼令德軍由陣地撤退。這又引起了一種重要的戰鬪。法軍重礮向河右岸開闊地的攻擊軍連續發射，各陣地都被德軍發現，故不能免德軍的猛烈礮擊。他們施行礮擊時，先對於凡爾登北方前線，爲步兵掃除障礙，并射擊藐士河東西兩岸凸形防線的全部。旋又伸

長射距離以達於阿拱勒，當德軍步兵緊逼凡爾登北方的防禦線時，他們的重砲則別部分保持礮擊的常度。三月二日，謨托墨洙墨司林及俄爾的柯特等處受礮擊的威力特別劇烈，這劇烈的火力保持常度直至三月六日正午，德步兵在藐士河西岸的行動這是第一次，開始攻擊的部隊爲第二十二，第十二兩補充師，一屬於第六補充軍團，一屬於第十補充軍團。這兩軍團爲德軍總預備隊，這時他們初次臨陣。

德軍向佛塞司凸堡進攻

德軍向河左岸右翼開始攻擊的目的是在奪取佛塞司周圍的凸出部。他們由這裏進攻，不很困難，因爲陣地的形勢予敵人許多有利之點。德軍既得佛塞司及芮勒肥兒，乃轉而之西，意在奪獲法軍防禦線的鎮鑰地——謨托墨。這時候德軍高級指揮官以爲在河左岸前進之度已足，并以爲到了這等地步，可以再向防禦線主要點攻擊。

浮格司的戰鬪

當謨托墨破台蒙猛烈的破火時，凡爾登以北的全部戰線都在破火瀰漫之中。那慘酷的狀況令人不忍描寫。防禦線的右翼，即由馬蘭柯特至佛格斯，自三月八日至十日猛戰三日。河右岸的防線別為四大地區如左：

一 山峽。

二 活若蟠西南的地區。

三 由梁而蒙村落至哈奪蒙破台。

四 浮格司村落至浮格司堡壘。

向以上各地區進攻的德軍，都是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擔任了攻擊的部隊。這時候重新組合，參與戰鬪。各部隊趕到戰線是很倉卒的。第三軍團經皇太子特准暫時休養；俟奪取凡爾登（法國的命脈）後，再行加入。

攻擊。自三月二日以後，軍官因死傷之故，新補充的至少有三分之二。隊伍中缺額之多實堪驚駭。補充的兵都是一九一六年新招的。他們非不善戰，但多屬販夫走卒，神經過敏之流，不能持久。第三軍團的補充隊為第一百十三步兵師，該師亦於三月二日後，調往後方休養，并受有准在各旅抽調補充兵的命令。補充之數約為該師五分之二。第十五軍團的兩旅戰鬪力很充分。他們作戰的第一日即向防線第三區突進。這區為垛而蒙村落至哈奪蒙礮台。

戰爭的結果實在視戰術的運用如何為轉移。德人以大集團軍隊進攻，意在利用各部分的精華以貫澈他們的主張，而結果乃與原意相反，即精華喪盡而主張反不能貫澈。至若法軍方面，當二月杪，戰事緊急的時候，重礮及子彈配置完備，遂使法國於呼吸間，得了勝算的轉機。德國的集團軍隊由垛而蒙出發，他們未到進攻路以前，漸被法軍重礮的彈雨摧折。德軍

在彈雨瀰漫之下，勇往直前，逕向防禦線突進。但所觸接的不過是致命的快鎗與機關鎗彈罷了。他們幾天犧牲的代價就是垛而蒙村落內的屋宇數間及不關緊要的哈奪蒙礮台。隣軍的戰鬪力與垛而蒙攻擊軍的相當，攻擊也是沒有進步。

德軍第三軍團第一次參與凡爾登戰爭，失其戰鬪力三分之一。迨該軍團休養補充後，再行冒險前進；其損失與前次約略相當。自戰爭開始以來，該軍團在第一線作戰兩次；其損傷約計二萬二千人。三月九日，第三軍團左右兩翼的戰鬪蔓延甚長。是日的攻擊為對於凡爾登防線奮勇躍進的第七次。河東西兩岸步兵厲行攻擊，再四躍進，但終不能突入法軍防禦線內。

向河東岸培拍嶺地區猛厲進攻的為第十四第十五兩補充師。以防禦陣地前毫無遮蔽的斜坡，故該兩師無法前進；且常為準確的濃密火力所

集注，故損失極重。

同時，向活若蒙稻田的西南地區進攻的爲第二十一師。該師爲休養及補充起見曾於三月二日由第一線退出；這時候穿山峽經布越司至梁而蒙，向梁而蒙西方諸高地進攻。該師的損失也是很重。各攻擊縱隊往往未與法步兵交戰之先，便爲礮火所擊潰。甚至攻擊尚未開始，而偶然的損失已屬不小。法軍重礮射擊準確，空谷之內響聲四布；當攻擊隊集合前進之際，努力射擊。茲述其實在情況以見一斑：有步兵六隊集合一處，這重礮對那些隊伍發射，使他們仍在原位置全軍覆沒。

敵人在三月間犧牲最大的那幾天，本極度的決心，忘重大的損失，以突擊浮格司村落。此村落位置在藐士河高地之麓，即經山峽到烏菲越平原所必由之地。這山峽迂迴盤繞以至諸山頂。這些山頂正在梁而蒙陣地中央後方。德軍由陣地前面攻擊屢屢失敗，故改由防禦線後方努力進攻。

但進攻之路是很險的：緣浮格司山峽爲兩側高原所封鎖，南方高原爲浮格司堡壘，北方高原爲哈奪蒙及卡勒特林。兩處皆編成了完固陣地。

德軍對於上列陣地以第五補充軍團攻擊。接戰的第一日，隣軍突進哈奪蒙陣地，如上所述，奪取一小礮台。

九日，第五補充軍團進攻浮格司山峽下邊的村落，并攻擊浮格司堡壘（該山峽的南方高原）。初次進攻時，第九補充師爲前鋒。拂曉，該師由謨柯特阿勒司附近出發，向浮格司村落前進。該師前進時，當然有猛烈礮擊爲之前驅。礮擊之際，這村落便已破壞殆盡。敵軍第一路（第一團，第十九預備隊）以爲防禦軍皆被爆裂彈撲滅，又據情報，說這村落內的法軍已經撤退，故攻擊軍成四行縱隊前進。他們前進時，甚至巡哨或前哨皆未曾接觸。那果毅沉着的法軍伏與掩壕或村落的廢墟中，慄然以待。一軍官見德軍四行縱隊快步前進，儼如履行平時的操演，乃告於衆曰：「敵軍或者想死於

醉夢之中吧！」當敵軍進村落時，猝遇機關鎗掃射。及其動搖時，法國的伏兵皆由掩壕及胸牆驀出，以刺刀衝擊潰亂之敵。攻擊軍第一路遂紛亂逃走。及敵人知有伏兵，乃猛厲突進。突進的部隊發見伏兵在村落內各窖室中。但突擊隊不惟不能據這村落，且終為炸彈隊所撲滅。同時，第二第三團行抵村落之東，向斜坡北方的散兵壕前進。這斜坡為浮格司堡壘所掩護。及攻擊軍接近這壕時，他們不是被法軍掃平，便是紛亂逃走。

當三月九日至十日的夜間，德軍第六十四旅的第三團（屬於第三軍團第六步兵師）位置在浮格司北方，俾受重創的第十九預備隊得以休養，并擬再奪佛格司村落，但他們的進行終為法軍重礮所制止。是日，向這廢村行攻擊的步兵前後相繼，未嘗稍間。德軍很想佔領這村落東邊的幾間屋宇，終為礮擊所苦，致受重傷而返。他們被堡壘前斜坡上的鐵條網抑留因而致死的尤多。他們所得的僅為哈奪蒙的橫嶺；得這嶺以後，則至梁而蒙或浮

格司無庸另求進路。因爲那個橫嶺尙有卡勒特林完固陣地，十六十八兩日，第三團的攻擊終於失敗；那時兩翼的戰鬪可以算是告一結束，其實結束的僅有東方一翼。

德軍猛攻謨托墨

戰線東端及河右岸的作戰目標，都是在浮格司。同時，西端的作戰目標是在謨托墨。佛塞司，芮勒肥兒的凸出部爲在這凸堡戰鬪的初步；德軍於三月八日在這裏奏功。這於河右岸戰事的進行，關係極重：因爲德軍很想在西戰場奪取謨托墨以利進行。若得了謨托墨則攻中央陣地殲而蒙，頗易奏效。

河左岸的戰事是與右岸攻浮格斯未成功的戰事同時進行。但河左岸的成功亦微。德軍雖肯犧牲，能奮鬥，然失之輕狂疏忽，故不能攻下謨托墨。這個陣地爲德軍奪取目的地的捷徑。克若司森林又爲他們奪取謨

托墨所必經之地。這個森林屢爲敵軍所有，但常在爭奪之中，德軍不能確實佔領。九日，在此林內的法軍先被逐出，但十二時以後，法軍施行猛烈的逆襲。迨日已向晚，射擊無效時，則一再衝鋒，致令德軍除有少數兵士在這林東端外，其餘皆被逐出。

十日，德軍終日施行礮擊，以爲突進克若司林的準備。其重礮兵士陸續增加，以冒法軍的火力。德軍損失極重，戰事似應停頓；但在凡爾登戰爭，德軍高級指揮官始終未嘗以損失之故，嵇延進行。即令地勢不甚重要，但能佔領之，便認爲無上價值。是日晚間，德軍以全師向克若司林突進，遂將三月八日法軍以逆襲奪回的一部森林仍然奪去。嗣後戰事稍停，停戰時，河兩岸僅有鎗聲。

這種停戰，極其尋常：或因戰事經過一日，或因攻擊一處的戰事結局之故。三月十一，藐士河兩岸僅有重礮互擊而無步兵參與。在培拍嶺北方

山峽集合的德軍受法軍重礮的損失很重。十二日，德步兵仍未參與戰事，但重礮對碑省柯特，梁而蒙及謨蘭肥兒等處陸續礮擊。謨蘭肥兒是在凡爾登以東浮格司以北的一個堡壘及村落，在這地區的法軍重礮亦以特別精神還擊。

當步兵停止戰鬪時，就數種事實，我們可以推察德軍近日攻擊浮格司死傷之多。德軍以一九一六年的新兵補充缺額；有幾隊補充之數達三分之一，損失之重顯然可見。該新兵是年前十二月招集的，經過訓練不過三四月，到了臨戰的第一星期，有使用他們之必要，始調到前敵。

十二日，河西岸的法軍施行礮擊更加猛烈。在謨托墨及播越斯林第一第二防線的礮隊發射極速，觀測手見德軍戰線後方的部隊運動很快，知他們意在躲避子彈。十三日午後，德軍對各防線猛烈攻擊。這種攻擊，法軍早已料到。攻擊軍消耗精力固然達於極點，但都被驅退。所佔領的

不過碑省柯特與謨托墨間一帶戰壕的斜坡下。

十四日晨，德軍早想攻陷的謨托墨到了這時實行攻擊。謨托墨戰爭關係很重，犧牲很大，殆與梁而蒙戰爭無異。這裏的戰事關係重大，不是因爲謨托墨地勢險要，是因爲戰事進行時，德軍高級指揮官對於該處特別注重。德軍既佔領法軍的前進陣地（佛塞司及碑省柯特村落後），遂前進至一山麓，乃知這一帶山脈與佛塞司及碑省柯特間的陣地成垂直線。該山脈的第一峯，築有重層堡壘，係與德軍相距最近之山，標高爲 265m 。由這個山峯稍偏東南，與這山相距不遠，有更高的峯，標高爲 295m ，鄉間呼這個山爲謨托墨，是否確實，無人能够決定。德軍以爲攻這個陣地，若經過與這陣地相對的各山峽，較爲容易。一爲克若司林，藉這個山峽可以躲避南方防線的各種火力。是日接戰之初，這山峽便爲德軍奪去。德軍乃利用這山峽，直接攻擊主要凸堡的起點。他們攻擊的前線縱長不過三里（合中九里餘）。

) 但在這前線集中的兵力甚厚。這兵力係由「佛塞司至碑省柯特一帶陣地」、「克繞司林」及「芮勒肥兒」等處調遣來的。因為兵力很厚，所以戰鬪很激烈。法軍終被壓迫由這陣地退就新防禦線。新戰線由碑省柯特、謨托墨山頂、洙墨司林南邊及洙墨司村落等處編成。那時標高265m已為德軍佔領；標高295m即謨托墨，亦即德軍攻擊的目標，仍在法軍之手。

德軍明令奪取陣地

德軍準備極大的戰鬪力，極重的犧牲，以希望成功，故於十六日，明令攻擊隊按照準備的計畫進行。午後三時，照例經過礮擊後，以一師由柯播格司林逕向謨托墨前進。斯時法軍的濃密火力瀰漫於德軍與法戰線之間。然德軍前後相隔約二百或三百碼，繼續躍進五次，未嘗猶豫。故不免在攻擊軍與防線之間，死傷如積。德軍重礮不能按照突擊隊的希望，臨該隊在開闊地時，施行掩護；因為重礮陣地被法軍的觀察手發現；該陣地受法軍連

續礮擊，故重礮不得不對法礮兵應戰。是晚，德軍退歸柯播格斯林。從前佔領的若干地面，也捨棄了。

德軍自顧損失太重，乃念謨托墨不可以直接攻取：因為在這天然險要的斜坡上，無法突進，乃拋棄由右翼奪取謨托墨的計畫，改由防線側面努力突進；即於藐士河左岸，從極左翼進攻，俾法軍的防線不得不改換正面。

第一次戰鬪終止

謨托墨正在法線左翼，標高三百〇四則在左翼的極端。這標高的東南隅爲阿浮柯特村落，位置緊接這標高的斜坡，藉這標高的森林爲掩護；由這村落始便於攀登標高三百〇四。二十日，德皇太子以新銳兵一師，即巴菲軍第十一師，攻這陣地。該師在德軍中負有盛名，曾在麥剛孫將軍部下掃蕩格笠遜及婆來須平原；這時候向阿浮柯特突進，進攻時，附有炸彈隊，以備在馬蘭柯特東部稍稍進取，及奪取阿浮柯特林，并擬進抵馬墨朗槢。

柯特小嶺的微小斜坡。當這師不顧危險由開闊地向目標點突進時，受法軍的集中火力實堪驚駭。不僅攻擊的希望打消，該師的三旅在兩日內，死傷百分之五十乃至六十。翼側的戰事這時候告一結束，藐士河兩岸遂得保持片時的安寧。

德軍死傷之數

德軍肆行攻擊，久無結果，德皇太子遂發生幾種疑問。這幾種疑問的反動力較之攻凡爾登開始數日發生的情況尤為強而有力。第一疑問為在凡爾登戰爭開始三日內能奪取第一防線的大部分；嗣後經過一月，法軍仍在第二防線，他們的戰鬪力反日有進步，其故安在呢？第二疑問為第二防線後方猶有強固的防禦線；然則德軍欲陷凡爾登能見諸事實嗎？

德軍攻凡爾登流血多而獲地少，得不償失。照這樣說來，法軍已佔勝利。德軍高級指揮官預定攻擊軍二十萬人，死傷的確數固然無從核計，但有可

以精確說明之道。當德軍與兩翼防線接近時，死傷特重。緣德軍突擊之時，始終以密集部隊前進，并深信重礮的破壞力異常兇猛。德軍大部隊常在戰線後的村落或山峽內集合，集合時，每為法軍大礮所殲滅。再者，德國關於軍隊休養上，不以新銳部隊代替疲憊隊伍之法，而行輪流交替制。由戰線撤退的軍隊，休養三四日，迨人馬糧食等補充已畢，仍然調往戰線。第三十八軍團在前線上都是這樣運用。當攻擊第一線時，如前所云，死傷三分之一，及再臨戰線尚未退出時，又死傷三分之一。當第三軍團尚有二萬二千人時，第十八軍團所剩不過一萬七千人。

步兵第一百二十一師的損失記載更詳。該師的大部分係三月十二日，向佛格司北方的戰線進行。第七預備旅進抵這礮台的斜坡時，攻擊固無結果，死傷於機關鎗火的已逾大半。第六十旅的損耗亦同。第十九旅三月九日，攻擊佛格司村落，死傷百分之六十；該旅第三連在這村落的屋宇

內全部覆沒，尤足驚駭。

巴菲軍第十一師的三旅，係由東戰場新調至藐士河左岸，擔任戰線的，三月二十與二十二日間，損傷很重。這三旅的損失平均約爲百分之五十乃至六十。蘭得軍第二師的四旅所處的地位與第十一師相同。損傷也相似。以上指明的情形，僅屬於實行作戰的軍隊。當爆裂彈瀰漫郊野時，在戰場上擔任職務，但未直接參與戰鬪的部隊損失雖鉅，無從核算。這種損失就第三十七步兵旅的情況可以概見。該旅臨代替他旅時，死傷於重礮火下的約五百人。

矯飾的反響

德皇太子以攻下凡爾登爲目的，未達目的以前，無論損失如何重大，必須繼續進行。那時戰場維持現狀的不過三分之一。太子部下的戰鬪力也不充分。他的部隊作戰數日，不能進抵法軍第二陣地，甚至仍有在第一

線的。他們成功固然無幾，但死傷很重。這是由於凡爾登防禦線非常強固。流血之慘，德軍當然較法軍為多。戰事開始一月的結果大概是這樣子。德國從情誼上，對於同盟國及中立國希望的結果如何，就霞飛將軍對凡爾登防禦軍所下之訓令，可以推知。茲述之如下：

凡爾登防禦軍：三週以來，敵人既予你們以猛烈的打擊，復欲長驅直入而與我們周旋。他們自信武力必能成功；且以爲凡爾登一旦攻下，必能使同盟國之勇氣倍增，亦必能使中立各國深信德國終占優勝，故用極精銳的軍隊，極猛烈的重砲，以實行其撲滅手段。然無論其重砲如何猛烈，軍隊如何精銳，而其戰績未嘗有若何發展；由此可見你們既能挫其銳氣，復能保持陣地，實堪欽佩。但戰鬪尚未到結局之日，因爲德軍求勝之心未已也。你們必須繼續挫其銳氣。我國軍用品及預備隊皆甚完備，可以再戰。尤有進者，你們有不能屈服之勇氣，有擁護民

國命脈之精誠，舉國矚望是在你們。你們將爲世人所讚美曰，「若輩是限隔德軍入凡爾登的天塹。」

關於德軍在凡爾登欲得而未得之勝利，如前篇所云，德國力求各中立國信其必爲所得。三月九日，德國通電述其前夜進攻之情況：「福珠兒克柯勒將軍部下的頗省補充隊第六第十九兩旅業經攻取浮格司礮台及堡壘一帶。」德軍「無線電作戰」（用電報虛張聲勢之意）早在法軍洞鑿之中，故法軍立即揭其詭計，否認該電之事實。德國無線電發出之時爲午後二點，其時法之參謀官親歷浮格司礮台，見該礮台未嘗被敵突擊。其受礮擊的情形與其他地區無異。守兵皆甚閒靜，甚至有許多守兵尙在賭博。該無線電并稱，「法軍所守之克若司林有一部分已爲德軍佔領。再者浮格司村落已爲德軍所得。」其實，克若司林之大部分是時仍係法軍保守，德軍不過佔其東方林邊。浮格司固然被敵突擊，而防禦頗爲強固，該村落仍在。

|法軍手中。所有繼續突進該村之德軍，臨衝鋒時，仍被驅退。德軍對於本國人民，各中立國及同盟國發生之效果全然與其所希望者相反。德人誤爲其政府的虛偽新聞紙及電報所蠱惑，以爲凡爾登戰勝，則戰局可以早日了結，無如攻擊軍雖日益增加，而前線依然如舊。以故自鳴得意之態度漸變爲疑懼。同盟各國皆亟欲交換電報以明真相。垛格納司哈格君三月十日致電霞飛將軍，其文曰：「英軍觀法國勇毅之士，際此大戰，死傷雖重，氣勢很盛，深用讚嘆；用特囑予電達閣下贊美凡爾登守兵的英雄氣概。凡爾登有此不屈服的守兵，故德軍雖竭其全力，亦徒然耳。」阿勒格塞佛將軍代表俄皇致電巴爾佛越將軍及第二十軍（該軍曾在梁而蒙施行逆襲），其文曰：「俄皇深信諸果毅指揮官所率之軍隊必能擁護光榮之歷史，不使彼驕橫之敵逼近膝下。」該將軍并謂俄軍全體對於法軍此種偉大事業情願竭力贊助，以友軍獲奏全功爲最大的希望，并專候同仇敵愾之命。

法軍的結果及中立國的意見

德國對於同盟國及中立國希望之效果既已失望，而協約各國所具的幾種感想，德國又深恐其風行，其感想維何？即如讚美「法人努力禦侮，至死不渝，實足令德軍氣餒」，又如輕視德人，則曰：「當兩翼戰鬪接觸時，德軍的戰鬪力勿論用在何處終被阻滯，不克進行。巴黎一般人民之心理因之日益自信云云。」此次大戰開始之際，一般的心理以爲兩方面戰鬪力旗鼓相當；縱然某方面奮勇作戰，未敢自信獲勝。自初時比境鏖戰數日後，法軍始悉德軍可畏之戰備，或者不甚可靠。德軍佔領阿依勒強固防禦陣地後，表示其將必大佑勝利。爾時乃法國恢復原狀之期；其政府的缺點弊病，即一般人極端反對的政策，皆自是時漸次修正。其以前預備的重礮，機關鎗，及子彈，絕然不足應付近世戰爭的要求，故開戰之初，法國戰鬪力非常薄弱。到了馬勒之戰，德軍有勝無敗之說始不能成立。當兩軍相見於喀

刺司路時，始知協約方面之武力可與敵軍抗衡。香檳之戰，法國兵工廠的成效始觀。自馬勒戰事以來，法國利賴於各廠的製造實非淺鮮。自法軍在凡爾登奮戰數日後，一般人以爲德軍的重砲及軍裝終難免與法軍平分。巴黎政界的刺激性異常銳敏。每當謠言流行時，不敢斷定真偽。經內閣總理在接待室將實在情況說明後，政界始坦然無疑而謠言始息。

格林將軍辭職

法國政治家皆靜候戰事之進行，內部實毫無把握。而鎮靜態度，就在激戰期中發生之一事，可以想見。三月十六日，陸軍總長格林將軍辭職，一般人的心理皆不爲所動。其辭職的主因則爲體質衰弱。政界中，當時發生幾種推測。或謂其懼於德軍進攻，或謂其自顧材力不足。敵人則以爲法國政界有重大的變動。

格林將軍係一九一五年十月末出任陸軍總長。其時在伯雲得總統

任內，內閣改組。他以前的陸長爲米勒阮得。此人的政策大受兩院的攻擊。因爲米勒阮得率由舊章，既不度近時戰爭之需要，復不知應用全國潛伏的能力及志願，以改訂其軍事計畫。甚至引用一軍人必本之伯雲得總統的意旨而就同黨中選派。其時海軍總長阿根勒的政見激烈，乃以海軍上將那卡塞繼其任。那卡塞爲外交總長時惟卡榜之意旨是從。卡榜者法之老外交家，在外交部充軍事祕書。

格林將軍未任陸軍總長以前，所處地位甚爲清高。他對於軍事行動即對於巴黎陸軍部并無直接責任。及戰事開始，德軍長驅直入時，格林將軍的職務頓形重要。及敵人逼近巴黎門戶，政界中人逐漸向波多奔走，他乃在巴黎竭力的籌劃軍事。當馬勒戰事危急之際，他乃挺身出任陸軍總長。及其辭職退居病院，爲求其計畫照舊進行，繼任的人乃在戰場中博得盛名的將軍，并非由議院或內閣中選出的。如此遷調，故一般人毫無疑慮。

格林遂爲法人所崇拜，法人益信其防禦凡爾登之能力。若更從大處着想，法人確有自信之道。戰事開始時，德軍總司令部以冒險進攻爲其作戰方針，殊不知奪取拔拍之一部，致令英軍加入戰團，蹂躪比國，衝入法之北境，遂又與法軍衝突。該司令部一般心理學家以爲在國內對於戰事懷疑者，怨望者，及與英國通謀者，肆行殺戮，庶可一致對外；卽以爲心腹之敵非除不可，故將此種計畫決定施行，遂又啟國民之攜貳。德國對內對外的各種舉動皆覺於法國有利。至若法國方面，自開戰以來，對內對外團結力日益強固。當尸骨遍於藐士河山谷間時，法軍乃爲沉痛之哀顙曰：「英軍竟能袖手旁觀乎？何以此時還不施行逆襲呢？」此乃人類當危急時，對於有連帶關係的，當然發生之弱點。然發生此種議論者當然爲未受教育的平民。法國一般明達之士，深信英法兩國參謀部協議之計畫，必能使聯合力愈加鞏固，及互相了解。

之處，益形洞澈。英國決心協助的證據頗多，不難爲法人所推測。法軍雖有賴於英軍的援助，究不在直接援助凡爾登。設非英軍在北部阻滯德軍西進，凡爾登防禦軍無論如何努力，終難有良好的結果。故德國攻擊軍在凡爾登死傷三分之一，法國一般有理論知識者當然推重英軍之功。英軍的援助雖非取攻擊的形式，實有不可少的價值。就軍事指揮上言，若英國調一部分軍隊至藐士河戰場與法軍比肩作戰，殊多窒礙。故英軍的援助實際上以在法境延長戰線較爲有利。其收效亦較爲偉大。霞飛將軍答梁格那司海格君的賀電（該電稱英軍讚美凡爾登防禦軍的勇毅，其文曰：「當凡爾登戰事激烈之際，大英國軍隊以誠懇之辭，稱揚敵國軍隊，敵軍實深感謝。敵軍深信能於激戰之中，獲良好結果。此結果將必大有利於協約各國。」尚有銘記不能忘者，即近來大英國軍隊本友誼的精神替代敵國第十軍，俾該軍得以休養。」）

法軍的義烈氣概

斯時也，凡爾登防禦軍，舉世莫不欽仰。各中立國，美國及歐洲協約各國，莫不深信法軍，即條頓族各級人民亦不禁稱道不置。甚至有稱道之聲出諸德軍之口。實則德軍在凡爾登供無價值的犧牲，自不覺有一種發洩之詞。其讚美法軍，不僅在讚美法軍的豪勇，并深信法軍指揮官的學術精當。法軍最爲人所稱道者乃在其爲國干城，其心孔堅，至死不悔。

三月二十二日以前的兩次戰爭，凡爾登防禦軍仗義之行，東鱗西爪，求一表而出之，殆不可能。總之尺土寸地，或爲法軍所委棄，或爲法軍據以禦德軍者，必有德軍的尸骨堆積，於以見防軍之凜然可畏。法國尚武之風涵育於思想文字中，雖極愚鈍之兵士，亦皆蒙此薰化。當梁而蒙戰爭時，其中有兵一旅素非以勁旅見稱；然於猛烈礮火之下，守禦甚力。有一上士以俄特陸 Waterloo (拿破崙在此地爲惠靈吞所敗負氣之語慰藉同人之心曰，

「守者死已，俄特陸猶未降也。」又是旅中有一上尉臨敵之破火密集時，挺身於部隊之前，吸其紙烟，緩其步履，以增同人之鎮靜。該旅又有一下士受傷甚重，然拒絕擡往他處，且曰：「幸注意補捨司，勿以我爲念。」該旅中又有二兵士臨戰事開始時，便已受傷，然他不肯離開戰線，他雖不能持槍，然努力爲其同人淨潔器械，并荷戴之。

凡法軍犧牲奮鬥的精神，可以聞而興感者，瓦勒阿侖君 Mr. Warner Allen 紀載甚精。以下爲阿侖君在凡爾登的記述，由法國寄交英國新聞社的。

此次戰爭，法軍堅忍性實出乎想像之外。持戰兩晝夜後，他們仍然保持奮厲不拔之精神。有一老兵問參謀曰：「我們固守此地，死而後已。若然將必有良好時機發現。」我曾與一由戰線退出的傷兵談話，他的右手已斷，我見其不幸而慰之。他欣然答曰：「此何足計，我以身許國，國家僅得我一手之力。然則所遺以予我者不尤足多耶？」戰鬪延

至第三日，各兵士疲憊尤甚。其時德軍礮擊正烈。運送子彈等件至前線，甚為難到。而輸送者載飢載渴毅然進行。一礮兵軍官以其作戰的情況告我曰：戰鬪到最激烈之際，各礮發射速度乃漸臻於極點。迨發射七八百次後，礮身熱度過高，非以涼水減其熱度，不堪使用。礮之熱度，此時固然甚高。然除兵士攜帶水瓶外，更無水可得。唯是兵士亦渴至極點；祇以維持火力起見，未嘗飲水一滴。各兵士瓶中之水皆用以浸冷礮身。這些礮兵此時與前來攻擊的步兵相距不過一二里，他們還是那樣鎮靜。

論及法軍奮鬥精神充分之處，瓦勒阿侖尙有例證：「接戰之初，有一部隊抵禦攻擊之敵，以一當四，持續至五晝夜之久。此部隊性質複雜，有係一九一五年徵集者，有係地方守備隊臨時加入者。他們以為能得時間的猶豫，及使後方軍隊能得休養；他們的職務就盡到了。他們

本此主張毅然奮鬥，使敵人縱然博得寸地，必付昂貴之代價。」二十六日，此部隊的精力疲竭，幸有新銳的部隊前來接替，遂得保持戰線直至三月十日。當此部隊初到後方休養之際，吾人得以就間慘淡的戰況。茲撮要記述如下：

「梁而蒙村落左側有步兵一軍團擔任防禦，其強固之度，殆若金城，牢不可破。指揮之者爲一青年少將，他在平時充當軍事教授幾與福煦、謨狄等將軍齊名。此軍團於二十六日趕到梁而蒙防線，代替該村咽喉地之防禦部隊，此部隊已疲乏不堪再用矣。此新銳部隊的指揮官就戰術上觀察，以爲舍立卽進攻，無二法門，蓋在猛烈礮火之下，猶豫徘徊，徒自犧牲耳。」

「此軍團在敵火下抵禦十四日，其間德軍突進四次，此四次不惟將德軍驅退，並隨卽施行逆襲。其第一日，軍官與士兵爭先赴難，傷軍皆不願

退往病院，即令達其本願而送入之，俟繃帶纏就，仍回前線，與其侶伴一致行動。有一白鬚上士自後方跑到前線，此青年少將驚而問曰：「來此何爲者？」那位老上士答曰：「我的兒死於敵人之手，我是前來報仇的。」

「敵軍步兵自二十六日攻擊後，便已引退。是後六日，此軍團在礮火下從事地下工作，進行甚力。在此前線，德軍雖有極精銳之步兵一旅，然不敢試行攻擊。此軍團未待敵人施行第四次攻擊，即一再施行逆襲，使敵人潰走。且集中軍力以鞏固陣地至四日以上。至第十日，德軍見防禦線堅不可破，乃決計與此頑固守軍決戰。是日繼續躍進，厲行攻擊，如是者終日。」

「其進攻之先，以猛烈礮擊開始；第一次突擊隊爲法之步兵擊破。一時以後，德軍施行第二次突擊。再過二時施行第三次突擊，然法之戰

線仍然未改。其最後則竭全幅精神施行突擊。分攻擊軍爲四縱隊，其前進突破法軍戰線儼如轟城機然。戰線上有一軍官乃曰：「我們要竭所有的戰鬪力以與敵軍周旋，而七十五倍口徑的礮團與機關礮尤爲緊要。」猛戰至半點鐘以上，德軍死傷盈野，陣地仍爲我軍保守。次日我軍各旅經一村落至後方休養，其步度紀律皆甚整齊，儼如休養軍復就戰線一樣。」

「法軍在左翼的部隊計有六旅，其中有二旅受國人的慶祝極爲隆重，慶祝後數日，參謀部以其儀物賚往該兩旅駐紮之所。」

以上所述爲法軍義烈之舉，雖不關痛癢之中立國，對於法軍之偉大作戰力不能無所興感，即法軍之敵亦當信法軍確有健全之能力，時報之軍事通信有一段批評如下：

「凡在西戰場之德國軍官無不深信法軍之能力足以遏制德皇太子之

武力，假使皇太子確實報告乃父，彼必曰，雖有前此未見之大敵，亘古無比之軍火及優越之兵士，俾得攻下凡爾登第一第二防線；今防禦首線尙未攻陷，而戰鬪力損失過半，欲按原定的計畫以期成功，勢所難能。且歷代相傳之戰鬪精神，「冒險進取」今不適用；蓋攻擊方法今已變爲定式之地中戰矣！」

第三二次戰鬪開始

德意志帝國及其皇族之軍事聲威如欲回復舊觀，則戰鬪力有增加之必要；然對於聯軍各方面的戰線皆與以相當之對抗力，實爲德國國力之所不能及。故在西戰場之主要作戰隊有二：一爲凡爾登之圍，一爲對抗沙們北方之英軍的。對於其他各方面的戰線不過略略敷衍而已。其在凡爾登戰線上，由浮柯經聖米耶間有預備隊兩師，專爲增援第三及第十八軍團的。此兩預備師係由他方面戰線中挑選而來，藉以重整軍威。

是時留在丹流白之三師，德國本可調用；惟是就政治上及軍事上觀察，此舉易啓布爾維亞之攜貳。至若俄境戰線上是時尙不能運用大軍，以道路上方在溶雪，不堪運用。故德國由此處調遣若干兵力加於圍攻凡爾登凸形防線上。此調來之一部新銳兵按三月二十二至二十八，六日間準備的新作戰計畫進行，往藐士河左岸謨蘭柯特附近加入第一百九十二軍團內。至若中央部分，如布越司、梁而蒙及佛格司等處為戰鬪之焦點，德軍以第一百十三第五十八第一百二十一諸補充師集團於此。此三師與第十九補充師之位置皆在第十八及第三軍團之左翼。從俄國方面調來之一師則在德軍左翼。德軍臨步兵休養時，一面對於法軍陣地僅以尋常速度施行破擊，一面將戰區從新分配以開第三期戰局。此戰期為自三月二十八至四月二十五日。

凡爾登前兩期戰役，就其停戰及開始可以顯然分劃。第一役經過期

間爲自二月二十一至三月六日。由此一戰可以證明德國履行麥剛孫在丹勒塞克用大軍壓迫之戰略歸於失敗。先是俄人雖有抵抗之精神而其軍械不精，其戰線中央被德之重礮火所分裂，故德軍得於俄境爲所欲爲。至在凡爾登又當別論，其與德人對抗者，不唯有抵抗之精神，且有由科學及工廠發明的軍械，故第一役德軍之作戰計畫歸於失敗。

德軍猶執迷不悟，以爲所用之戰略，并不荒唐；故第二役仍對於兩翼施行酷厲之突擊。是役經過期間爲自三月六日至二十二日，德軍之目的地仍未奪去。

第三期戰事開始時，德軍作戰的情形與前不同。以今思之，德軍作戰好似粗浮之奕者，初時對於敵手方面着着前進，擒其棋子，并以己之棋子佔領敵手方面之局部；未幾，便知己之棋子陷於空感之地位，乃不得不歸咎於躁進之非是。但勝利將屬敵手，雖欲補救，於事已無濟矣。德軍以阻滯橫

生，因難屢見，乃知法軍抵抗力，實不可忽，故於第三期戰役開始時，幡然改計，首先縮短戰線，其所剪除的戰線似可無庸顧慮的。

此次戰鬪，德軍對於河左岸特別注重，其戰鬪力固然在左翼防線，很有發展，但在中央陣地，梁而蒙終久不能突進。法軍在左岸之重破陣地常以猛烈砲火，對河右岸發射，故此陣地，德軍急欲摧殘，然亦不能如願以償，在河左岸的德軍屢次對於法軍陣地施行壓迫動作，以故損失異常重大。法軍在西岸的陣地係於二月之初開始設備，西自阿浮柯特，東至浮塞司，此戰線後方標高 304 與謨托墨實爲防禦陣地之主要兩支撑點。德軍進攻時，在東端攻浮塞司，在西端則攻阿浮柯特。迨第一線攻破後，德軍遂由馬蘭柯特至柏孫柯特間建一凸堡；迨此工事完竣，便對於標高 304 與謨托墨兩主要支撑點努力進攻。其一支隊由浮塞司厲行前進，經克若司林以達謨托墨之斜坡，他一支隊則由阿浮柯特向標高 304 山麓逐漸逼進。

其對此兩大目標點所用之兩部分強韌戰鬪力，一自三月十四日，一自三月二十二日開始攻擊。其在謨托墨僅佔領該山下端毫無遮蔽之處。標高304德軍亦終不能突進。德軍由是在此停頓期間（三月二十二日以後）徘徊審顧，認定法國到底是一強毅堅忍之國，即是能以武力自衛之國；又以為「奪取法戰線上兩主要支撑點」之希望未達到以前，遽欲衝破支撑點的兩側陣地實屬難能，然欲直接攻擊標高304及謨托墨，非先將此兩處前方的陣地完全摧陷不可。但此兩支撑點前方的戰線皆利用天然地勢，築有多數堡壘，且培坦將軍曾於二月底在梁而蒙施行逆襲，以保凡爾登凸形防線之安全。彼之防禦計畫異常周密。他料想德軍縱能一再陷陣，而犧牲之大當在二或三分之一。他深信其軍隊之防禦能力；故能確定德軍受極大損失之後，方能有所成功。故第三期戰事德軍又不能大見進步。

戰事停頓期間，戰場上僅有重礮射擊繼續不絕。三月二十三日晨，德

軍對於藐士河西的礮擊漸就弛緩，但對於馬蘭柯特地區及柏孫柯特謨托墨洙墨司等處仍然施行猛烈之礮擊，其意在使步兵易於向此等處所突進。在此停頓期間，對於中央陣地施行礮擊之力與西側約略相等。

三月二十八日午後三時，德軍步兵發現於西端凸出部，此部在標高³⁰⁴之西北，凸入德軍戰線之內。此次戰事開幕又於德軍無利。而法軍防線反有轉為攻勢之動機。德軍首先對馬蘭柯特進攻全然失敗。以法軍火力密集如雨，故德軍在陣前死傷極重。一般人士感於德軍悲慘之境大為動容。法國在阿浮柯特的士兵仍甚精銳，指揮官至是時更有把握。

先是法軍大多數皆懾於德軍戰勝之威，故對於逆襲一節不敢輕易施行。且德軍攻取阿浮柯特林時，使用流火。其佔領此林非常慘酷。故法軍更不敢輕易逆襲，斯時德軍損失極重，法軍乃向此林進攻，比之逆襲，損傷既小而收效尤大。

法軍以偉大作戰力向敵突進遂奪回阿浮柯特林東南隅約三百碼之地，并奪取一據點。有此則嗣後可以決定主力如何進行。此據點即阿浮柯特堡壘，其中防禦設備極其完備。敵人見此據點失守，引為深慟。故以新到之一軍團加入戰線試行奪取此地，然於事無濟徒自損耳。德軍對此據點施行逆襲經過了三小時。接戰之際，德軍損失極重，并遺留俘虜於法軍之手。次日即二十九日，德軍大部隊突進馬蘭柯特村落。此村落位在空谷之中，曾經礮擊摧殘，異常重大。是日經過一番慘酷之衝鋒及炸彈戰鬪後，德軍始得進據該村落之北，并在該村落內佔有屋宇兩棟。是後數日，殆無日不在慘戰之中；德軍損失之鉅不堪想像。此番戰鬪係在阿浮柯特林東南隅接觸，防禦方面的主力在新奪取的堡壘附近作戰。二十九日及三十日晨時，敵人對此陣地施行逆襲，厥有四次。其反復突進，再接再厲，致令陣地前積尸如山。

新銳的軍隊進攻謨托墨

三十一日德軍之目的地固未全然奪去，但有一小部分得告成功。法軍則棄馬蘭柯特而走。是日午後四時頃，德軍對於謨托墨東北法軍陣地施行威力偵察，繼乃施行攻擊。並於同時施行榴霰彈之礮擊。一時以後其攻擊奏效；第一線一部分之斜堤下已爲其所得。然當德軍改築堡壘及聯絡所得的陣地之初，法軍準備妥善之逆襲便已對之施行；德軍遂不得不棄其新據之陣地而去。旋於此陣地之西，對謨托墨防禦線之鎮鑰地試行突進，卒爲重礮火所撲滅。四月一日，德軍對於阿浮柯特堡壘以富有戰鬪力之步隊聯成一氣再圖攻取；然礮兵施行尋常射擊後，更無有繼者；但對於阿浮柯特村落之礮擊繼續不絕。二日，此礮兵失了猛烈射擊之能力，遂被阿浮柯特與柏孫柯特間之步兵所驅逐。德軍此番攻擊之目的是在奪取浮塞司小河北岸法軍保持之陣地，而攻擊之結果令德軍自己大爲詫異。

先是法軍以爲此處戰線暴露於德軍重礮火與機關礮火之下，故於是晚趁德軍進攻之前，隱然棄其全部陣地而走。隨卽就此小河南岸設備較爲強固之陣地。此處之火線良好且便於指揮。當敵人進抵其預定之目的地時，不唯被河南岸法軍新陣地之固定火力所牽制，且被柏孫柯特陣地之縱射所摧殘，德軍尙未與法軍接觸，以損失過重，倉卒逃走。

四月三日午後二時，敵人對阿柯特村落開始攻擊，未能奏效。由此直至四月五日，并未再圖攻取。先是德軍一再猛進，殆若粗浮之奕者，排列棋子時，不加考量，是時一連停頓數日，不敢進攻。惟常以重礮對於防線示威。經過時間爲一日或二日。四月五日，德軍以多數軍隊聯成一片對於柏孫柯特及阿柯特兩主要凸堡施行攻擊。柏孫柯特在此一帶防線右翼，德軍對此進攻屢爲法軍火力所制止；但在阿柯特，德軍已將主要凸角奪取，有此凸角即可奪取阿柯特村落，故不得謂無進步。至若蒙重大之犧牲，乃德軍

奪此陣地之代價。其奪取此村落時，係由正面進入，漸爲機關鎗火所摧殘。其存者皆逃入壕內以求掩護。是夜德軍進抵此村附近，并力避圍攻之法，將毅勇之守軍逐漸驅出窖室，即使守者打消死守之計。

在阿浮林及沫墨司的戰況

次日，敵人擬將此村落完全佔領，緣此村落東南尚爲法軍據守。其攻擊線爲兩啓羅米達。然目的未能達到。翌日仍努力進攻，奪去阿柯特與標高 287 間之小堡兩座。四月九日，自阿浮柯特至沫墨司全部防線，終日有激烈戰鬪進行。法軍乃由柏孫柯特（此處之凸角前曾爲戰線之支撑點）退至後續防禦線。此線由阿浮柯特堡壘沿森林斜坡以至標高 304 之西，位置在佛塞司小河南岸，延長至阿柯特之東北，而與柏孫柯特通尼勒司及柏孫柯特通卡多柯特等路以南的陣地聯合。

此全部防線受攻擊極烈，但守兵皆能挺然抗戰。是時德軍受謨托墨

及洙墨司間防線之打擊極重。因爲德軍以集團隊形由洙墨司林前進。當其出山峽之際，被法軍之多管礮及炸裂彈所注射。該攻擊隊始而躊躇，繼而分散向各方逃走。是處之尸首紛然雜陳。其對於阿浮柯特與浮塞司間防禦線之作戰法與前同，而所受之痛苦及結果亦皆與前同。

法軍由馬蘭森林撤退

法軍退出柏孫柯特後，德皇認定其目的之第一步已經達到。法軍前進陣地所餘之部分如馬蘭柯特柏孫柯特及阿柯特等處，其守兵皆被驅退。故德皇太子以爲此時可向防禦首線之兩支撑點猛烈攻擊。除本此主張努力實行外，同時以相同之目的，對於河右岸之舊集中點加以大打擊；乃於三月三十一日對於曾經血戰之佛格司村落及梁而蒙礮台再行攻擊。俾法軍守備隊之精力疲憊并使其戰鬪力分散。先是有三星期之久，此處沒有步兵作戰，因爲河左岸的防線久未攻陷，故在此處的德軍不敢前進。此

時在左岸的法軍努力抵抗而其重礮火亦極充足。故能據守陣地以與敵抗。德皇太子以爲此時如欲突進防禦首線必須增加兵力。三月十一日，德軍曾經佔領佛格司村落東端的屋宇數棟，但未佔領村落全部在戰術上不能發生效果。迨停頓三星期後，前此的猛烈戰鬪復見於四月一日之晨。法軍固然厲行抵抗終以被逼，不得不由此有名無實的村落退走。在此部分的攻擊隊艱苦備至，到此村落以前，行經佛格司至梁而蒙背後的山嶺及山峽。此間山迴路轉，該攻擊隊既疲於崎嶇之路，復陷於血戰之慘。

攻守兩方面的新銳軍隊力爭梁而蒙

敵軍在中央陣地築有堅固長大之工事。此一帶工事陷藐士高原入於彈雨之苦境中亘數星期始止。迨經過極猛烈之礮擊（此時所用者爲最大口徑之礮），繼以洶湧之攻擊，任此役者計在一師以上，此部隊係向梁而蒙台佛格司村落及防禦線突進。其對於防禦線及梁而蒙礮台施行

猛攻，不下四次，故終能突進木板的防禦設備。此種設備曾在卡立特林施行一次。德軍突進之後，并未能安然有之。其佔領此地固然經了重大之犧牲，但未幾復爲法軍逆襲所奪回；僅林之北部尚在敵軍之手。至若佛格司村落戰，以四月三日爲最激烈。法軍逆襲奏效甚大，驅退德軍於卡立特林以北，僅此陣地邊際尚在敵軍之手。法軍有若干最精銳的部隊，厲行特別猛烈之逆襲，故能奪回佛格司村落的西部。四月四日午後三時，德軍攻擊梁而蒙村落南部以小縱隊繼續躍進。斯時，法軍發射之子彈，密集如雨，使其不得不猝然就匿於柯浮林。此間凸堡上所有可用之礮無不注射此林，故敵人所受之損失異常重大。

戰事停滯

自凡爾登戰事開始以來，德人從未嘗計慮死傷之重；今鑑於傷亡過於慘苦，始恍然改訂計畫，力求減少死傷之數。凡前此所用之戰術，以集團軍

隊向法軍戰線突進之法，茲則棄而不用；乃翻然本科學之精神，注重礮射擊。其改良之新戰術乃以二三線步兵取寬大的間隔，與深長的距離，連繫前進。隨其後者則用教練純熟的小部隊。德軍總司令部之新觀念以爲機關礮是專爲敵人接近時而用，非重礮火所能加以損害；故當接近法軍時，當然難免其機關礮之掃射，必宜以次等軍隊當其掃射之衝，俾精練的部隊得以乘機制勝。且第一線之一部突進防禦壕時，則比隣防禦軍必竭全幅精神，以抗繼續逼近之縱隊；以故後續部隊尤有較爲精壯之必要。此種作戰方法固已施行，但比之以前並未多見功效。

四月五日，德軍對培拍嶺 Pepper Ridge 施行威力偵察，并竭力逐退卡立特林之法軍。是後，法軍始稍取攻勢并抱定穩健緩進主義，不向著名的地區進攻，唯於短時間內，施行有力之逆襲，即按照霞飛將軍的緩進主義向貌士河東西兩岸德軍陣地進行。四月九、十兩日在梁而蒙至佛格司一帶

的法軍礮兵終日礮擊不息。十一日，德軍向佛格司厲行攻擊，此即緩進主義引起之反動力。

四月下旬之戰況與前者迥不相同。法軍作戰方法並非純用攻擊手段，乃偏重應用戰術，以爲制勝之具；即對於德軍戰線取緩兵主義，使之體力疲軟，精神渙散，物質上及精神上均覺於己有利。迨逼近戰線，則仍取猛烈態度，故十一日施行之攻擊爲守勢攻擊。此種攻擊引動德軍於是日傍晚，侵入梁而蒙及佛格司之間，即法軍戰壕之攻勢地區內。迨黃昏時，經過猛烈之炸彈戰鬪後，德軍仍被逐出；法軍曾被攻陷之地域，漸次恢復。德軍雖然使用窒息氣，炸裂彈，噴射火等無所顧忌，但再取此地之目的並未達到。經上述之攻勢防禦後，四月十七日戰鬪復起，德軍所用之重礮較前尤多，人數亦較衆，突擊隊至少約有五師。其前線正面約二啓羅米達半。由碌勒肥兒及斐舍若斐至梁而蒙間之地段前進。此番戰鬪，亦德軍團結

暴力而行猛攻之一。經過時間約二小時，其損失之鉅約爲百分之三十，且死傷者多係精練之兵，倚畀方殷者，其受傷特重之處爲培拍嶺與阿苦蒙林間之山峽內。其功效僅爲奪獲法軍戰線之一小凸出部，此凸出部在卡浮林之南塢而蒙村落之西北。

敵有一師在勒司巴舍附近，既不能就其駐在地點有所發展，對於防禦首線的中央地區亦不能加以打擊。

開始兩月戰鬪的各種結果及教訓

慘淡之戰局演至此時已逾兩月，戰線延長至二十五乃至三十啓羅米達，而德國大集團部隊終不能突進凡爾登防禦首線之內，就已往戰事之成績而論，固不能謂勝利屬於法軍，然在德軍方面，總不能不算是失敗；德軍增加戰鬪力良非得已，因爲對手之武力，穩健發展，非德軍所能靜待；德軍受嚴重之損失後，雖欲反抗協約國的緩兵政策殆不可能；故祇得於協

約方面抱定之主張中略爲活動。前此接戰兩月，在河右岸之德軍進抵防禦首線；是後連戰二十五日，其所有較爲精銳之部隊多就消滅。德軍在河左岸者成功尤微。左岸的防禦首線本難突進；然德軍奮進不已，因爲想逞其軍國主義不得不自苦耳。

此次戰爭未起之前兩月，兩方面皆有完全之準備，以故促成此次之激戰。就各方面通盤計算，法軍方面較爲有利，因爲德軍沿法軍向東之凸形防線使用兵力，無論何處皆無結果。且法軍非若怯懦成性，專恃保守主義，蓄其充分能力與技術而避敵鋒者，其對於戰備及訓練殆無日不力圖完善；而其「局部逆襲」之戰略，在最近兩月，屢試屢驗。

精練的攻擊隊被制於防禦軍，防者當然樂觀；但此良非倖致，實由法軍在防線上又有充分之支撐力。法軍在左翼者，是時有由逆襲進爲反攻之勢。至若中央部分，德軍仍保有猛攻之能力。四月二十日，德軍對於狄亞蒙早

田與佛格斯湖間長約六里之戰線上加以猛擊。其步兵突進梁而蒙礮台以南的防線并侵入佛格司湖北方防禦線內。但此處法軍的反動力，其猛烈之度爲戰爭以來所未有。故是夜敵人仍被逐退於陣地以外。在戰線上其他各處的德軍皆被防禦軍所遏制。且敵人欲阻止法軍每日之局部勝利殆不可能。敵軍似此沉悶直至四月之末，其偶然對於謨托墨及梁而蒙加以攻擊，好似死灰復燃的氣象。倘或失之誤會必以爲敵人之暴力已成弩末。此種感想四月二十八日經負有重望之培坦將軍揭破。他的名望載在名人錄茲略述如下：「他是一最有價值之將軍，自戰爭開始以來，未嘗息肩一日。他陸續充當旅長，師長，軍團長，軍長，以成其爲軍事上最有重望之人。他的人格備有鎮靜忠毅及軍事學之擅長；他在戰場上，能爲極精當之配備，且能促成軍心勇於自信，故能擔任國家最重要之職務。」

德軍究竟是否停止進攻，法人對於此層的感想頗不一致。戰事固然

停滯至四月末週，德軍是否感於躁進之害及損失之重便將戰事停止進行；這不能不算是一個疑問。四月二十七日巴黎日報就凡爾登前面之情況有確切之論斷如下：「無論據何理由可以證明德軍到了守勢的時期，就凡爾登戰爭可知其作戰之興會已盡；自今以往，或無能力遏止協約的方面之發展。」

德軍戰鬪力表現於他方面者，就觀察所得，確有可研究之價值。其在俄國方面之軍隊，以「孩卡」戰線為其次等的攻擊目標。英國方面的戰線，德軍亦早有極力奪取之表示；其主攻點在雅卜芮思。二十一及二十二兩日，連行四次攻擊，皆比尋常陣地戰激烈。蓋陣地戰有一定之程序，兩方面皆以穩健出之。四月二十六及二十七兩日，德軍又施行猛烈的攻擊，遂引起英軍之反攻。是時德軍大徐伯林飛騰英國空中，海軍侵入英國海口，故愛耳蘭人仇視德軍之心，勃然大發。

就英軍戰線上的情形觀察，此時戰鬪其猛烈殆與凡爾登戰鬪開始相似。先是德國集中八十萬人向英軍戰線逼進。此集團部隊由步兵，重砲兵，騎兵，組合而成。戰場附近有許多鐵路，車站，以減少兵士之損失及疲勞。其間英軍戰線猛烈進攻，開始於四月二十六日即星期四夜間，直延至二十九日。其攻擊地點爲在雅卜芮思與索惠間之佛林孫，標高60，聖伊洛埃河汗索侖及羅思附近。而以在迂納斯與羅斯間使用之戰鬪力爲最大。英軍在羅斯附近的防禦陣地有一部受破擊甚重，遂被德軍突進。但德軍復被愛耳蘭軍隊之逆襲逐退。此抵抗德軍之任務，英國或者專由愛耳蘭軍隊擔負。斯時法軍深信凡爾登戰事已到結局之期；因爲德軍前此努力攻擊，已無結果；及其再行突進時，法軍之準備更爲周到。且擔任防線之軍隊精力更加充足。

當敍述下次戰事之先，則前兩月戰事之結果及所得之教訓不可不撮

要以明之。自十月至二月爲德軍對於法戰線各種動作之初步。彼采謂德軍意在乘聯軍組合以前，施行敏捷果決之處置；又以爲非在西戰場奪取主要地域則不能保有重大之威望，即不能達到抱定之志願；以故對於凡爾登大施攻擊。

德國縱然在他方面有較大之軍事行動，但對於法戰線常配以大部分精銳之部隊。十月至二月間其對於此處之戰鬪力陸續增加，并將此處之軍隊從新配備。凡爾登戰事開始時，其作戰軍厥有六師，但爲法軍之頑強抵抗所摧折，其先以爲指顧間可達之目的，今漸趨於困難之境。德軍深恐見輕於同盟國，中立國，甚至見輕於內地，故有意在前兩月大戰未結局以前，擴充攻擊軍至三十師。

論及損耗一層，德人在每日戰訊上，誠難自行掩飾。至其戰事成績如前所述，藐士河右岸之攻擊隊，業已進抵防禦首線右翼；其在中央陣地，梁而

蒙附近，亦曾突進戰線，但其死傷過重，得不償失。至若防線左翼即貌士河左岸多爲德軍所有。再者沿「巴斯」峽有半圓形戰線亦爲德軍佔據甚久，在左岸之德軍突進了第一防禦線。佛禦司小河右岸之陣地，法軍認爲難守者，亦爲德軍所佔領。此陣地後方有謨托墨及標高 334 兩高地突然矗立。謨托墨之斜坡下，曾經德軍佔領數分鐘。德軍採用虛張聲勢之手段，尚未實行攻擊以前，便已宣布佔領此地。此種手段，固然頃刻間可以淆亂標高 265 與謨托墨間兵士之聽聞，但終不能免同盟國之譏誚，并不能得國內一般人之歡心。標高 304 實無法直接進攻，因爲阿浮柯特爲入此山必經之地，故德軍對於阿浮柯特施行格鬪。但德軍奪此有名無實之堡壘，損失甚重。阿浮柯特原爲一小村落，貼近森林，是時經礮擊之餘，亂石紛列，形式不備，徒爲德軍之血所浸染，法軍之光榮亦即在此。

自此次戰爭開始以來，德軍奪取之陣地，如上所述，已屬不多。然就時

間上觀察，其所佔領之陣地漸次失效。自二月二十一至二十六日爲德軍在右岸進步最速之期。自此以後，德軍使用過當之戰鬪力以取壞而蒙村落，卒之死傷過重，得不償失。此三月四日事也。再逾四日，德軍復取佛格司村落之半。自三月二十六日以後，德軍未嘗進據寸地。其前此佔領法軍陣地七啓羅米達，於其戰事進行，毫無效用。蓋德軍據其佔領之地以行戰鬪時，其所用之兵力及所受之損失，比以前作戰時並未稍減。

德軍在左岸戰事之進步可分爲兩期。當三月六日與十日間，逼令防禦軍後退；再逾數日，復取得標高¹²⁵，德軍以此山當作謨托墨的名義宣告於世。當三月三十日與四月八日間，其在防禦線左翼之進步甚大。

其在左岸攻擊強固之第一線，時逾兩週，至四月八日始突進第二線；在右岸有六星期未見進步，以未施行攻擊也。在右岸之德軍自三月八日起，在左岸者自四月八日起，毫無進步。其行動有若怒潮，常向沙灘湧現，一

遇堅實隄防，便廢然沮喪矣。斯時不惟德軍毫無進步，法軍且將轉爲攻勢。防禦陣地自佛格司以北梁而蒙以南并在阿若蒙林及謨托墨等處大爲擴張。

德軍本欲以猛烈之攻擊，在此戰線上，壓迫法軍之抵抗力，不料竟至失敗。法軍意在抵抗，卒如所願，且更有進步，卽能轉爲攻勢是也。德軍爲阻止法軍之進步，以致重耗戰鬪力，且提用他處之戰鬪力，致令他處之力量薄弱。兼之兵士死傷過多，戰鬪力減少之度，達於百分之十六。彼多謂德軍自知不適於抵抗及持久之戰鬪故向敵軍猛然突進。此種心理，當開戰之初，德軍幾乎全體一致；及時逾兩月，見自己的境況反遜於開戰之時，以損失過重，戰鬪力銳減故也。是時德軍之觀念遂不能一致。先是德軍突進防線時，死傷已屬不少，兼之法軍施行小部分之逆襲往往奏效，死傷因而增加。假使凡爾登爲德軍佔領，則局面全然爲之一變，而損失之鉅更不可計。

第三編

四月末的戰況 戰爭之第四月 法國一般的政見 莓士河左岸的戰鬥 阿浮柯特林標高304及誤托
墨 法軍反攻染而蒙 指揮易人 立斐將軍 General Nivelle 蒙擦將軍 德國偵察氣球施行毀壞
激戰的寫真 再戰誤托墨 五月末德軍的進行 死傷之士不可勝數 佛格司陷落 柔訥爾 Colonel
Major Raynal 少校殉城 新銳的德軍進攻 佛勒爾 Fleury 的戰況 協約國戰略之一致 英法
協攻沙門 Somme 之準備 凡爾登戰爭之結果

四月末的戰況

藐士河東西兩岸的各礮台，德軍猛攻未下者甚多，故凡爾登戰爭之結果如何，成了那時候的一個問題。

一九一六年四月之末，德軍很想予法軍以大打擊，并想逼近藐士河邊戰線：因為英軍將於六月攻擊沙門勢所必至，路人皆知；若法軍受痛甚深，庶不至予英軍以有力之援助。故五六兩月德軍在藐士河邊對於各礮台攻

擊甚力。但法軍有步兵之奮勉，指揮官之明敏，及重礮之有力；故當是時，不僅能捍衛凡爾登，并能乘機與英軍聯合，在北方戰線共同作戰；且損失並不重大，供給亦不浩繁。當英軍攻擊沙們時，不僅凡爾登及其附近地帶，仍在法軍之手，且防禦藐土，攻擊沙們兩事，法軍能同時并行；所需加倍之人馬及材料，法國供給之竟能綽然有餘。使非法軍能忍重大之痛苦，具義烈之氣概，怎麼能够這樣呢！

戰爭之第四月

凡爾登戰爭之第四月，屢經激戰，故士卒疲憊至極。不僅士卒爲然，即法國一般人民爲盡人類抵抗暴力之能事，也都是力竭聲嘶。他們雖是疲乏至極，然猶未敢稍懈。其抵抗力之大，甚至無論那裏的軍隊都比不上。這種奮鬥精神出乎敵人料想之外。接戰之初，敵人在會場及新聞紙中發表的意見，顯然是一千八七十年攻破巴黎的味道。據德人的推測，當常

覺得法軍必將一敗塗地無復反抗之能力。這種觀念印在德國的軍人及平民腦筋中甚深。

法國一般的政見

法國人民沒有一個把凡爾登戰爭看輕。他們對於這番戰爭負擔甚重。國內無論那一個村落，都擔任了防禦之事。批評家對於法國人民，固有時就某種情況，深滋疑慮；其實舉國一致但以能捍衛藐士河要塞為榮，此外不知其他。法國的政客有時登台演說，以「國亡無日，我們將為人奴」等激昂之語，鼓勵國人。這種演說固然是不可少，究竟輕而易舉。若夫挽救危亡，則唯有舉國一心，首尾相顧，愛國出自至誠，毅勇本之天性，始克有濟。凡爾登戰爭屢陷法國於危亡之狀態，終以法人對於政府，極其信仰；國會代表民意，極其誠摯；故能一致對外，轉危為安。

藐士河左岸的戰鬪

戰事停頓到五月初間，復趨於激烈狀態。其演進的情況極其簡單。德軍在左岸者經過五月及六月之大部分繼續突進。第為謨托墨的法軍所抵抗，無從發展。其大部隊的攻擊目標為謨托墨陣地。其餘部隊則向凡爾登要塞之側部凸角進攻。

德軍在河右岸者竭其全力向防線突進。狄阿蒙堡壘、梁而蒙及佛格同一帶地區為其主攻所在。

五月之第一週，猛烈礮擊開始。敵人在此礮擊之下，將新集中之軍隊妥為配備。左岸的德軍配備完了後，在此星期，重新開始進攻。其實法軍已於四月之杪，在左岸謨托墨附近施行局部攻擊。

德軍攻擊之趨勢逐漸向西發展，與其主要目標愈趨愈遠。這不能不算是德軍特別的作戰計畫。三月間，德軍逕向北部防線進攻，未見成效；是後以在梁而蒙防禦線不能進步，乃向培拍嶺突進；及此處又見失敗，則不得

不轉戰於藐士河左岸，向克落司林、洙墨司林及孤士嶺等處進攻。德軍攻擊此等處所，意在攻取法軍扼守之謨托墨。其對於此處志在必取，故認謨托墨為主攻點；明知由此處的正面進攻損失甚大，但不得不本此計畫進行。到了五月初間，德軍的作戰線更西漸至標高 304 及阿浮柯特林。

自浮塞司小河至播越司林間有一個橫亘南北蜿蜒不絕的高原，其主峯為謨托墨。此高原以東為藐士谷，以西則由此高原的斜坡漸降至阿勒司小河。此小河即謨托墨與標高 304 分界處。謨托墨聳然高起，長七里餘，寬數百碼。此高原下邊有稀薄之林，上部毫無遮蔽；迨經重礮掃射三晝夜後，各種設備毀壞無餘。第一道防禦壕內的法軍被迫退後，德軍即進抵此高原的腳部。其收效固然不大，但所用的是新銳的部隊加倍的軍械；到了五月十日仍被逐退。那退却的部隊秩序凌亂。是時，德軍意在轉戰至標高 304，乃準備更強大的戰鬪力。先是德軍攻擊謨托墨，以為佔領了此

處，則進攻克。若司林較爲容易；是時以謨托墨久攻未下，乃攻擊標高 304，又以爲佔領了此處，則轉攻謨托墨較爲容易。繼而又改換目標，攻擊阿浮柯特林，以爲得了此林，則轉攻標高 304 較爲容易。

阿浮柯特林標高 304 及謨托墨

法軍的重砲在阿浮柯特林放列；其於德軍進攻標高 304，大爲不利；因爲德軍由俄柯特進突時，放列在此林的重砲能對之行有效射擊故也。五月十七日午後六時，德軍向阿浮柯特林開始行動。其準備異常完備，意在攻之必取。法軍航空隊到過了德軍戰線後方的關於德軍後方接濟等情報，報告甚詳。略謂德軍由東戰場及法境他部分運來新銳軍隊及大礮甚多。其在阿浮柯特開始行動，漸向東方擴張。凡爾登戰線西半部即由阿浮柯特延長至洙墨司之線全被包圍。最猛烈之戰鬪在謨托墨。五月十八日，德軍重砲由尋常射擊速度增加射速，至二十日午後一時，射速達於極點；有

六十餘尊野戰砲，對謨托墨東北及西北兩斜坡上的防線，以最大速度的火力發射。其步兵隨此砲火努力進攻。德軍的作戰計畫是在分由謨托墨的東北及西北兩側突進：由東北突進的新銳部隊是在奪取若司林及勒司苛越特，再進而與由西北突進的部隊聯合。

由謨托墨東北進攻的部隊其攻擊經過的時間甚短，因為法軍在開始破擊之時，即由第一道戰壕撤退。但其機關鎗隊皆富於保持性並未輕易離開陣地。德軍雖受猛烈火力之打擊，但逐漸增加人數；迨突過第一線時，更向第二線突進。其於此處遭遇機關鎗火及重砲火之集中，故損失異常重大；然本其偉大之毅力與決心，向前奮進，遂能一躍而入第二道防禦壕。第繼此以往無復進步矣。斯時德軍以其友軍加入戰鬪，意在一方面鞏固已經奪取的防線，一方面突過謨托墨後方。其計畫固然如此，但絕對的沒有進步。

|德軍在此山西方斜坡的戰況較為有利。其損失固大；而在此山之南與西南兩斜坡上的一帶防線皆為德軍所得。就地而言，其收效甚小；但就戰場的據點言，則其收效頗大：因為此後，法軍不能以謨托墨為陣地了。此山的最高部分為兩側的礮火搗毀。法軍臨退却時，始而就匿回處，繼而離開此山之頂，由其附近的高處退往南方。

|德軍佔領陣地之代價，其精確之數固不可知；但就戰場及俘虜兩方面的情形可以概定。由東北突進的部隊死傷四分之三；其死傷雖衆，并非由於攻擊隊形不良。其進攻時，分步兵為七梯隊，躍進八次。各梯隊的距離是在五十乃至一百碼之間。此處的攻擊隊中，有巴菲軍一旅，為法軍機關鎗火所掩擊，全體覆沒。其覆沒時，行伍整然。此番激戰的情況，據一參與此戰的軍官所述，我們可以想像出來。他曾經視察過雅卜芮思鎮塞及卡潤色等處的戰況，他說：「雅卜芮思及卡潤色的戰事就算是很激烈的，不料

凡爾登第一線的戰鬪比那些處所更加激烈。假非目覩此番激戰，決不敢信戰鬪到了這樣激烈。」

「照這樣看來，往時的軍事書籍及名將的教訓都沒用了。這次要塞戰，即令礮彈如雹，軍隊仍然厲行戰鬪，毫不畏怯。兵士的作戰精神，在猛烈破擊之下，仍然汲汲不懈。德軍的礮擊猛烈，尤出乎預料之外。」

「五月二十日，法軍第一線的溝壘悉被毀壞。德軍的掩護礮火，瀰漫於第一道防禦壕並分布於戰線後方各道路上；其散布而達於兩啟羅米達以上。德軍的大加農礮往往延長射距離以搗毀法軍的礮兵陣地及各陣地間之交通。是晚八時，我們（該軍官自稱）坐汽車到第二線及第三線後方，其時有子彈數枚，落達車上，並已傷人。我們的部隊精神奮發，毫無畏色。我們覺得正在酣戰時，最易使人精神奮發，初到戰線還差多了。我閱戰紀甚多，其中有些描寫失實，像這樣真確的很可留意。首先施行礮擊的，大概就

是德軍；但我軍的礮擊較為確實。礮擊之聲震吾耳膜，擾吾神經，及距前線愈近，覺其聲音愈大；甚至地面為之震動，我們的心也在胸中鼓動。」

「陣地上各散兵壕及交通壕毀壞殆盡，兵士幾無容身之所。地面的形象往往為擲射彈所改變；每隔半時便與以前的地形不同。彈之散布殆與大瀑布無異，我輩前進，時而急就凹處，時而急起躍進，而可為遮蔽之用者厥為彈殼。部隊就匿於彈殼者殆居百分之五十。未隱匿於彈殼者則倉卒奔往戰壕的遺留部分，不敢稍遲。」

「德軍的濃密礮火伸長距離時，我軍許多躲在彈殼內的兵士乘機脫出，倉卒退就陣地。那進攻的德軍都用密集隊形，以五六百人為一縱隊。其前進時以射擊迅速的兵士分兩班躍進。斯時我軍僅有機關鎗及快鎗可以作用，七十五倍口徑的礮不便射擊。」

「幸而在側部的野戰礮能制德軍突擊隊的死命，故攻擊隊死傷甚多，且

不能運搬。其死傷之慘非筆墨所能形容。攻擊隊幾乎覆沒無遺，繼進的亦無一人倖免。其縱隊死傷於機關鎗快鎗及礮火下者，尸骸縱橫，如田畝然，始而犁爲溝坼，繼而耙成坦平。由此可見德軍的攻擊計畫毫未從生命上着想。」

「以上所述爲德軍進攻之實在情形。德軍的殘暴行爲激動公憤，故無人對於其前線死傷之衆，有所憐憫。德軍的前線與法軍散兵壕到了後來，相距甚近。假使兩戰線間之鐵絲網毀壞，幾分鐘內可以修復。如有不顧性命者出而修復兩壕間之隙處，他就可以到敵人方面的戰壕。兩軍接近像這樣密切，要想以礮擊奪取敵人的散兵壕，除非連自己的部隊也犧牲幾千人。」

「標高304的斜坡上，德軍的尸首累積至數米達之高。第三次躍進的部隊多利用第二次死傷的爲掩體。五月二十四日，突擊隊利用死於前五

次的尸首爲掩體再作衝鋒之舉。」

「法軍逆襲時，從尸首中尋出許多未受傷的俘虜，這些俘虜先是壓於死傷的兵士之下，不能脫出。因爲死傷之士累積太多，迨被法軍扯出時，那俘虜都默然無言；因爲他們多爲驚恐與醇酒所迷混，是後數日，始復原狀。」

法軍反攻梁而蒙

「到了五月二十二日，左岸的戰爭蔓延到凡爾登戰線的全部。是時法軍努力向梁而蒙砲台突進。這個砲台是右岸防禦陣地中最重要的。」

「梁而蒙砲台在戰場中，好似爐火的一個焦點。二月二十六日，德軍宣佈於世，謂「此砲台已經榜登騎兵佔領」。由此可見德軍把這個砲台看得很重要，以爲這個砲台就是藐士河防線的鎖鑰地；殊不知近時作戰與昔時全然不同。若就往時的戰爭而論，凡爾登周圍的一切砲台皆須擔任防務；蓋築設砲台於要塞周圍，原爲保持要塞前方的各重要點。至若近時戰爭，

特須於廣大範圍的戰場築設極強固的工事，故梁而蒙礮台業已全然隨戰術之發展而改變，不過藉此礮台為觀察所以便掃射佛格司與布越司礮台之敵而已，究與昔日礮台之作用迥然不同。」

「德軍於二月二十六日初次據此礮台，爾時人數甚少，終日停滯死守，并無進窺巴黎之意，並以為這個礮台保持不易，乃極力改築之，迨經激戰多時，始逼退法軍至梁而蒙的南方斜坡。」

「法軍方面則常常本固定的計畫，保持防線的各重要位置，並臨適當之時機，施行有力之逆襲，以阻滯德軍的進攻并打破他們原來的計畫。法軍的作戰計畫以設備強固防禦為主，兼寓乘機進攻之作用。當梁而蒙礮台陷落時，該礮台負擔的任務遂移於佛格司礮台之上。法軍以抵抗為主，故於三四兩月，在此等礮台後方，建築強固工事，以備漸進至梁而蒙。」

當德軍盡力攻擊河左岸的謨托墨時，法軍乃突進梁而蒙東西兩方面，

并向狄阿蒙旱田及卡笠特林前進。其突進梁而蒙時，殆與德軍初來攻此
礮台無異。

德軍以爲梁而蒙是一個強固的礮台，故於二月間，選拔富有持久性的
精壯部隊前來攻取。當其衝的法軍爲第五師，師長爲蔓蓀將軍。他是協
約方面最勇的指揮官。

指揮易人

法軍反攻梁而蒙的計畫甚爲祕密：表面上，藉他種動作以掩飾真正的
準備。對於這反攻的準備直接負責的就是笠斐將軍。他在五月初，繼培
坦將軍之任，爲凡爾登前敵總司令；因爲培坦將軍繼蘭格耳將軍爲中央軍
團長。蘭格耳當凡爾登戰事開始時爲此軍團長，此時改充第一線後方的
檢閱官。

笠斐將軍

笠斐將軍未任前敵總司令以前，前歲在旅長任內時，關於作戰計畫，著作甚長。他是一博學之士，使用重礮之技能尤為擅長。他的經歷與培坦的相似之處頗多。此次要塞戰發生，他應時勢之要求，被任為第五旅旅長。一九一四年十月，他指揮此旅；翌年二月，升任為第六師師長；旋加將軍銜，充任第三軍團長。五月初，接培坦將軍之任。

笠斐將軍發明一種破壞飛機，氣球的爆裂彈，俾敵人不能窺探藐士河防線的配備。當蔓蓀將軍的部隊向梁而蒙開始運動以前，敵軍有偵探氣球六架皆為那新發明的爆裂彈所炸毀；故法軍的攻勢動作，德軍謬然不知。梁而蒙砲台，德軍久攻未下，故一般人大為注意。這個不能攻下的原因，我們都很明白。法軍戰鬪力的主腦，為德軍所敬畏者，就是兵士的作戰精神。在這次要塞戰，重礮的威力固然是法軍的重要原素，而步兵的戰鬪力更為重要，故法軍的步兵可算是戰鬪力的主體。

蔓蓀將軍

法軍收復梁而蒙的軍隊皆是熟於凡爾登情形的，就第五師言，該師曾於四月初，在佛洛司與梁而蒙間之地區，受敵軍攻擊，損傷甚重。當該師退就休養之際，蔓蓀將軍正告之曰：「到了此時，你們有急待補充與休養之必要；大概，就便回家的，也必很多。你們對於家人要表示奮鬥與復仇的志願纔好；那兇橫的敵人蹂躪我們的神聖地區，凡我法人誰可安枕無憂。慘無人道的普魯士軍國主義，一日未推翻，則世界一日不能和平。你們務要準備與敵激戰，務要增加衝鋒擲彈的毅力，以制敵之死命，而勿爲敵所制。凡我軍士敬而聽之。假使德軍突進我第五師的陣地，非殺傷之，便捕虜之，我第五師對於任何陣地，不攻則已，攻必取之。縱觀前途，但知勝利，不計其他；幸各奮勉。」

過了一月，那退就休養的第五師各兵士一律回營。由此可見他們很

信任他的指揮官。

激戰的寫真

這回攻擊垛而蒙的準備是很完備的。法軍向那打毀了的礮台發射破裂高的爆彈，闊兩日之久。參與這次攻擊的軍官中，有一人記載礮擊的情況如下：垛而蒙山頂的周圍都被那一團一團的黑煙籠罩了；那種景象好像火山膨然炸裂了一樣。當我重礮的火力這樣猛烈時，我步兵努力準備進攻：除掘開攻擊勢散兵壕外並整理一切戰備。五月二十二日八時以前，我軍有飛機一隊飛到敵線後方實行偵察任務；觀察敵軍的重礮陣地甚為確實，並於是日竭其所長參與戰鬪。當我飛機隊飛到敵線數分鐘後，敵之縱長氣球六架在藐士河右岸拋擲炸彈。

德國縱長氣球施行毀壞

德軍見我軍步兵準備進攻，乃先向我軍散兵線突進，並紛紛拋擲炸彈。

其時我軍重礮增加速度并竭其全力發射。據一軍官云，其時有一種慟哭
噉吼之聲爲從來所未聞。但這戰鬪的一切情況，法軍曾於勒菲聖簽司之
戰，香檳之攻擊，卡笠特林之短兵相接，皆身經而目擊。德軍的重礮及重礮
前方的突擊隊如何作戰，皆爲法軍所深知。故無論戰況如何險惡，法軍仍
然能夠履行任務。那時，中央的部隊分擔任務較爲重大：就是奪取那打毀
了的礮台。左右兩翼的部隊則負奪取此礮台東西各散兵線之任務，及包
圍這個礮台。各兵士皆知其義務所在，并應於情勢之要求竭力以應付之。

法軍有這樣的程度，所以進攻有效。八點十分至十二分，他們一致突
進。既皆寂然無聲，也不具作戰隊形。各由這個彈殼躍進而就匿於那個
彈殼；超過一障礙又到一個障礙。或伏臥於地或隱身於壕，但隱伏未幾，復
猛烈突進。間有一經偃息不復能起的。正午，燦爛的火光陡起；據飛機隊
報告，「垛而蒙礮台附近有「孟加拉火藥」焚燒了。」斯時第一百二十九

旅於十一分鐘內連佔敵軍散兵壕三道並進入目的地。

至若左翼方面，由梁而蒙，破台西至佛勒爾沿路一帶德軍的散兵壕皆入法軍之手。此處的法軍爲第三十六旅，該旅的步兵及工兵旋即進入破台。凡可利用之工事則修復之；側方陣地則毀壞之，并堵塞破台之出口。其時第十旅參謀接報告云：「攻圍運動頗爲得手，破台北方一帶及西北隅，我軍已經布滿，機關鎗亦已配備。」

第七十四旅由這破台以東前進，遭遇勁敵。左翼的部隊突進甚速，但右翼的爲敵軍交通壕的側防火所阻，縱然努力突進，此側防火適足以使我軍進步遲滯。故這破台的東北角仍在德軍之手。法軍此次反攻，奪回這破台附近陣地三分之二并獲許多俘虜，送往後方。午後零點三十分，准飛機隊信號：「開始攻擊後不過五十分鐘，有德軍官二名，預備軍官若干名及兵士約百名到第十旅司令部投降。」法軍進了破台後異常奮勇，皆願繼

續突進，不知其他。因為開始運動以前，總司令下有訓令數道，其大旨如下：
「德軍將要用各種威力以阻礙我軍突入梁而蒙礮台，我軍不可不以特別
毅力超過阻礙；假使我軍進了這礮台，那時決不可容敵人一秒敵的休息。」

德軍必起反動的感想且反動力必是異常猛烈。這是不待說的，是
晚，其步兵集團於阿若蒙林之東。到了晚十時，其礮兵對這礮台以西的陣
地開始射擊；其強有力的步兵隨而進攻。法軍被逼，遂將是日晨時佔領的
散兵線退出少許。礮台內，兩軍格鬪通夜，但勝利仍屬法軍。法軍已得的
陣地能維持且略有增加；翌日（二十三日）拂曉，礮台內的壕壘遂為激烈礮擊
的目標。壕的設備屢為德法兩軍的重礮搗毀，似乎絕對不能保守，但第一
百二十九旅的保守性特別堅定。其隊伍以損失之故，戰鬪力稍見薄弱，然
保持所得的陣地仍然甚力。德軍加倍突擊的步兵，且行猛烈之礮擊；惜乎
遭遇了不可摧折的抵抗力，故無論如何努力，終屬徒勞。法軍方面沒有動

搖之象，且無一處被德軍突進。二十三日之夜及二十四日晨，第十旅得有援兵趕到，該旅所得之地尺寸未失。

枉梁而蒙的激戰，法軍毅勇之舉層見疊出，這應該一一紀載，但彼此相似之處及湮沒無聞者甚多。前列步兵不顧後續部隊來到與否，努力由正面突進敵線，迨後續部隊趕到，前列兵已刺殺敵軍無數了。這突擊隊環繞礮台投擲炸彈，然猶不忘歸其原旅。該旅旅長說他部下的情形，頗有價值，茲錄之如下：「我打了二十五回仗，最滿意的就是這回突擊隊的精神，我對於他們真是佩服到極點。世界上，我怕沒有比他們的精神更加寶貴的東西。他們今年的作戰精神與能力勝過去年的；今天的勝過昨天的；這真是令人讚嘆他們，無時可止。凡我部下無論壯否，我盼望他們都能從戰線回來；青年的衝鋒陷陣，固屬可貴，老大的運動緩慢，然能固守陣地，至死不渝。這都是爲國負重的勇士，都是我崇拜至極的。」

在梁而蒙的戰鬪，不僅法軍有燦爛榮華之戰績，德軍方面亦有足道者。德軍在此礮台從事戰鬪的都是最精銳的部隊，所以往往取攻擊態度。法步兵竄出散兵壕以散開姿勢整然向高原前進時，德軍亦以散開姿勢，協同一致，抵抗前來的突擊隊，毫無躊躇之態。法軍初進這礮台時，德軍略有驚恐，然守兵努力抵抗，毫無動搖；本其強有力之保守性，固守礮台以北及東北的陣地；待援兵趕到時，施行逆襲，然待援未幾，戰鬪復起，自午後以至翌日拂曉未或停止。逆襲之舉前後相接，德軍從東西北三面突進的是新銳的巴菲軍兩師，他們是異常強悍，故能於五月二十四日又將已成廢墟的梁而蒙奪去了。

再戰謨托墨

到了梁而蒙礮台這回陷落時，凡爾登的全部防線都陷於激戰之中。

德國的新銳部隊由阿浮柯特至佛格司一帶向防線陸續突進，故五月二十

四日在右岸的部隊攻陷了垛而蒙，在左岸的自二十三日起，數日之內，進步尤大。德軍以爲左岸的謨托墨及標高 304 將與右岸的垛而蒙一樣可以必得，故於未佔領此等處所以前，說此等處所，已爲德軍佔領。五月二十三日，標高 304 的主要部分及其西方斜坡尚在法軍之手，可見這個陣地究竟誰屬，尚在未定之天；而德軍竟然虛張聲勢，說此地已爲己有。其實此等山嶺，無論誰屬，在軍事上，沒有甚麼價格。因爲近世的重礮大有進步，其所發射的高破裂彈能將山頂的設備破壞無餘，故藐士河沿岸各山嶺，無論攻守那一方面，都難據爲己有。由是防禦方面但以能保持軍事上的重要地區，歷久不爲敵下，斯爲極防禦之能事，并不重在據有高山。軍事上的重要地區須有建築堡壘及掘開坑道之場所，須有遮蔽重礮陣地的山嶺，須有適當之觀測所，并須有寬闊地面設置鐵條網。此網以能遮蔽而不爲敵礮直接毀壞爲佳。

五月初間，德法兩軍在謨托墨的戰況如下：此山的北部，德軍略有進步；此山的東西斜坡上，法軍築有陣地，此陣地的一凸角，亦為德軍佔領。至若此山的頂部，因為常被爆彈掃射，早已變為無人之地；間有重礮軍官臨必要時，不顧危險，到此山頂實行觀測。法步兵在此山斜坡築有強固壕壘，並沿此形同馬蹄的山腳，設有急造散兵壕。至若馬蹄形山腳前方的開闊部，則為在山北凸角的德軍所牽制。

是時，標高304附近的陣地與謨托墨的情況略有不同。此處原有樹木甚夥，是時為礮彈摧殘殆盡。德軍突過此處的林地，並據有一部分陣地。兩軍在此處互相牽制，與在謨托墨的情形同是兩不相下。德軍在此山腳編成一馬蹄形陣地，法軍則由西方斜坡構成一凸出部。

五月二十三日，德軍的攻擊計畫是在截斷謨托墨高原與標高304以西的一帶閉塞堡。德軍已經攻到謨托墨山腳，並努力向標高287頂部奮

進。此山即往凡爾登的第二高原，旋又努力通過謨托墨高原之東，并乘猛烈礮擊之後，以山下兩軍團的部隊協同前進。法軍幸而在此前線的部隊皆具有幾經鍛鍊的勇毅，加以射擊的指揮，彼此的連繫皆極為確實。前有步兵努力發射，後方有重礮發射濃密的掩護火，故能支持。

重礮的使用及軍事行動是在隨機而變，不容猶豫；法軍規定各司令部的權限，久無變更，亦無活動餘地，斯誠奇事。其在戰場上服務之各師僅能在戰術上有奪取窯室、側防壕等局部的活動餘地，至若戰略上行動全然不能與聞。重礮兵必須遵從軍團長的命令，縱然臨必要發射時，須耗費路上的經過時間，請求於軍團長。這種規定有礙軍事進行，實不待言。到了培坦將軍爲軍團長時，始改用英德兩國施行的軍事法規，他廢止軍團束縛各師的法令，以重礮平均分配於各師。這種變更甚爲緊要，因爲在這回要塞戰，利用重礮火掃射的時機很多，若想重礮火能够掃射，重在適時而用。

礮隊觀測員一見敵人的礮火滅殺，步兵由戰壕前進，即刻以電話通知，若電話不通，即以信號俾重礮得以立刻施行掃射。若敵人以大集團部隊躍進，那時要用集團礮隊擲射爆彈數千磅，或者可以阻滯敵軍前進。五月二十三日，德步兵在左岸的向防線突進，通過極濃密的礮火。美國飛行隊員描寫這時候的景象，像照片一樣真確。他以小說的體裁，描寫戰況，尤以操而蒙的戰況描寫最切。當德軍攻擊謨托墨開始的時候，戰鬪員把這個飛行家當了偵探，驅逐他到戰場以外。臨被驅逐時，他說：「沒有看出甚麼。」他雖是飛行甚低，距地不過幾百尺，但除了像烏雲一樣的，一團一團的濃煙外，并不能看出甚麼。因為地面全然不能與眼相接，甚至一線之光猶不可得。那一團一團的濃煙高約六百尺，全部陣地皆矇蔽了。德軍在這煙霧中繼續躍進，或被那高破裂的爆彈炸到血肉橫飛，或被那猛烈的機關鎗打死成排。謨托墨東方之敵不能通過危險界，有死於開花彈散布界中的，有爲機關鎗

掃射成排而死的。

在標高304與謨托墨之間，戰事的進行尤爲激烈。敵人厲行無畏的突進，在爆裂彈集中界死傷的固多，但繼續突進的愈趨愈多。因爲他們想按照預定的時期衝過危險界。他們這樣決心，所以竟能夠突進第一線戰壕；致令法軍高破裂的爆彈不能使用。到了此時，德軍死傷甚衆，所剩的人數或不如法軍之多。突擊隊一經衝到第一線，那時另有一炸彈隊趕到了，一律奉令突進。突擊隊同那兇惡的炸彈隊向防禦軍連續投擲彈火；法軍沒有防這彈火的楯牌，故第一線被德軍佔去了。黃昏以前，法軍轉身再戰（在凡爾登戰鬪，法軍沒有一次逆襲不奏效的）追接戰半點鐘以後，德軍犧牲許多生命所得的陣地仍然失掉了。他們轉向原來出發的戰壕逃走，秩序非常凌亂。

德軍的作戰方法固然是卑卑不足道，但在凡爾登的戰鬪力，我們決不

能輕視，因為他們莫不是竭力戰鬪死而不悔。德軍向那極強固的防禦陣地陸續突進，仆於前者以數百計，繼續突進的超越尸首而前驅。各將士被那連環礮的射擊打到七零八散，還能够整隊再戰；明曉得免不掉撲滅，仍然厲行突進。晚時，法軍剛到那奪回陣地，又抵抗敵軍的逆襲。這一夜的戰鬪以謨托墨西邊爲最激烈，拚命的戰鬪常常在這一帶戰線發生。柯越司林與洙墨司林乃洙墨司村落的第一防線，在前篇已經說過；兩方面爭奪這些處所得而復失，失而復得計有數次，死傷的不計其數；到了極點的時候，這兩林邊及林地的一部還在法軍手裏。是日，攻擊隊圍困不能脫身，到了晚時，開出一條血路，一羣一羣的且戰且向謨托墨東方而走（即往藐士河山谷裏邊去）。

德軍在這些地方猛攻，想奪取了這些陣地，就好直接攻擊左岸凡爾登的防線。這種意思，德軍司令部已經表示了，毫無疑義。但五月二十二日，

在防線的前進陣地，作戰雖是激烈，反不若二月二十六日在左岸奪取壘而蒙時，佔領陣地之多。法軍仍然保持布越司礮台波若司林及阿勒司堡壘連成的一帶凸形防線。德軍爲突進第二防禦線起見，故於五月二十三日又施行總攻擊。這時候德軍又幾乎到了勝利的地步；好似酒杯到了唇邊，但未能快然一飲。二十三日與二十四日的夜間，德軍佔了標高 304 及謨托墨。這些處所面積雖不甚大，但佔領了於戰略上大有好處；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容易向第二防線突進。這時候突擊隊陸續齊集於謨托墨至藐士河一帶。沫墨司村落是他們的攻擊目標。這個村落沙蒙勒及布越司間藐士河的極西端空谷之內，在戰略上有無價值，還是一個疑問。這村落的全部都是在子彈的散布界內。經過破擊幾點鐘以後，步兵即向這村落躍進。這躍進的步兵終以防線的機關鎗過於激烈，乃向後方退却。退却時，幾乎覆滅殆盡。這時候德軍的大礮又施行射擊。那突擊隊與礮隊更

迭攻擊；到了二十四日，竟能佔領陣地，驅退法軍於洙墨司村落右端之外，并利用退軍秩序凌亂的時機，突擊隊一躍而至坎檀柯特車站 Railway station of Châtancourt 的附近。

|法軍又反反復復的施行猛烈的逆襲，但僅有一部分逆襲隊恢復原有的陣地。逆襲隊前進時，與向洙墨司村落前進的德軍遭遇，比即逼退遭遇的德軍。二十四日通夜，法軍保守這個廢村南邊的戰壕；那時各炸彈隊突進村落東方的叢林與森林之中。嗣後數日，法軍的進步頗速，德軍的情況異常窘迫。當步兵隊在這村落東方作戰時，法重礮兵射擊在這村落及其西北的德軍陣地。五月二十七日，法軍步礮兩種兵的戰況皆有進步：其向這村落東西兩邊進攻的兩縱隊，臨日落時，施行突擊；兩縱隊的突擊皆有效果。洙墨司村落緣邊的抵抗線皆為東側的縱隊奪取，及黃昏時，法軍竭力從事於框舍戰，意在鞏固這村落的守禦。

這村落西方的縱隊也是很有進步。德軍恐怕這村落全被包圍，有一旅半在這村落集合，組成強有力的逆襲隊。戰鬪到了這個地步，德軍的戰鬪力究竟怎樣，很可研究。這時候英軍前來增援法國第十軍，開西戰場協約方面聯軍之先聲，又是很可注意的。

五月末德軍的進行

德軍奮戰到了這個地步乃對於阿撒司及防線各處大施破擊，意在阻滯法軍預備隊的自由活動。五月二十八日的戰況，「太晤士報」巴黎通信員說明如下：

這回戰事，若沒有毅勇傑特的抵抗力，決不能保守凡爾登要塞。若說法軍沒有這種能力，那就是沒有眼光。專就凡爾登戰事說來，法軍在這最後一星期的犧牲比之甚麼時候的犧牲尤大。若揣想法軍預備隊都參與了戰事，這也是不明時事。法國第十軍擔任的戰線這時候得英軍前來填

防，故第十軍得以退後休養。從這以後，協約國在西戰場的團結力常常增進，而德軍在凡爾登的損失，也就一天一天的增加。

就德軍方面觀察，可以明白法軍的實力如何。德軍想對於凡爾登要塞繼續維持猛攻的態度，不得不由俄國、巴爾幹及北部的戰線上召來新銳的師旅。這就是法軍逼令德軍不能突進東方門戶的明徵。至若真正的內容有由凡爾登戰線電達巴黎新聞社的紀載如下：

「從五月二十至二十五日加入藐士河兩岸進攻的德軍計有七師。其中有四師係從西戰場其他諸處調來的（即由佛蘭得調來兩師，由沙們調來兩師。）」

死傷之士不可勝數

「在這最近的兩天，德軍在左岸作戰的計有四師。德軍總司令不顧法軍集中礮火及機關鎗火之猛烈，驅其部隊一批一批的趕到謨托墨東西兩

邊，弄得死傷之數不堪想像。」

「五月二十二日，德軍奪取沫墨司（未幾又被法軍奪回了以前，對於阿浮柯特至藐士河一帶防線施行突擊不下十六次。是日攀登謨托墨斜坡及標高 804 高原的計有五萬人以上；白骨塔內新添尸首一萬五千人。德軍的犧牲固然很大，法軍並未退出戰線。」

「在現時打仗，重大的損失當然不能倖免。但據很有價值的報告：法德兩軍損失之數相差甚遠。經了這回凡爾登的戰爭，顯然見法軍也有勝利的希望。法軍的重礮及子彈幾乎可與德軍的相當；但軍備固然相當，而兩方面的兵士在正義上的精神相距太遠，所以攻擊軍受的損失極重。」

「在凡爾登戰爭開始的六個星期，德軍的損失幾占三分之一。這種情況真可驚駭。」

「德軍想達目的慾望太切，所以把損失看得很輕。凡爾登戰爭的第一百

日爲流血之慘達於極度之期，亦爲攻擊最烈之期。是時德軍攻擊愈激烈，法軍的驚惶與危險愈增加。」

五月二十八日實爲法國武力與民氣大受打擊的初步。這一天是星期日，在凡爾登的各界人士皆極沉悶；換言之，即全國人士皆懾於數千大礮的火力，戰慄而不敢動。是晚，德步兵由克繞司林出發向謨托墨及洙墨司一帶防線進攻。這些進攻的步兵爲法軍集中火力所壓退，半夜以前，又行突擊，但第二次的突擊仍然沒有奏效。這回戰鬪，攻擊軍很難突進，可見德軍的破擊固然是很猛烈，究未到撲滅防禦軍的程度。德礮兵射擊阿浮柯特至洙墨司一帶，每以六十尊礮連續發射十二時，如是者數次。午後三時，突擊隊又對這一帶突進。每次進攻的部隊皆係新銳軍不下五師。這五師中有兩師是由第六軍戰區抽調來的。是時德軍在西戰場康布越的總預備隊奉命前來以備該兩師的補充。

是時，德軍爲掩護新銳部隊的突擊起見，乃以西戰場從來未見的最大集團砲兵，分配目標，迅速發射。戰鬪每經一時，則使用的子彈即須新加一次。世上沒有那一種情況與這時的戰況相類似；縱有想像力最高的軍事小說家，當凡爾登激戰的惡劇未演出以前，決不能預料到那時的戰況。德軍攻擊隊固然常爲集中火力所摧殘，仍向防線突進異常猛速。有一軍官把那時的情況比得很切，他說，「德軍全部攻擊隊好像一架機關鎗，這一架鎗連續發射；照想起來，每旅人總可以當作這架鎗的每發子彈，生出一部分效果。」

德軍突擊隊有一次幾乎成功，但損失特別重大。那陸續向防線躍進的步隊好似糧食拿來用磨子磨；糧食雖多，經過了磨子，總逃不了粉碎零細。德軍這番進攻的目標是在謨托墨洙墨司一帶的凸出部；這一帶防線他們很想奪取，但所得無幾。德砲兵向防線中央及一部分毀壞的防禦壕猛擊，

但礮兵能使防禦軍動搖，其步兵不能奪取防禦線。德軍自己曉得很像一個打獵的，多多預備雀子籠；但他能射得雀子落下，他的獵犬不能捕獲那落下的鳥。這番戰爭結局，法軍在謨托墨的防線毀壞得很，但東西南三方面的戰壕仍然保守住了。洙墨司村落會被德軍奪去，但德軍很盼望的菓實仍然沒有摘到手。他們對於凡爾登第二防線大施攻擊，也是失敗。德軍在六月間，固然嘗以有力的部隊向目的地突進，但所佔據的終不過謨托墨堡壘；所爭的終不過標高 304，與布越司至阿勒司一帶終是相隔甚遠；不特此也，英法聯軍於七月七日向沙們極力進攻，嗣後德軍在左岸的進行將歸於失敗呢？或能略為奏效呢？這一層我們預料不到。德軍在左岸進攻的主要原因是感於在右岸梁而蒙附近進攻時，被左岸的礮兵縱射（這礮兵在左岸北部離岸頗遠）。謨托墨堡壘業已破壞極了。德軍知道這個堡壘已經無用，但以為由這堡壘可以努力向凡爾登以北的防線集中戰

鬪力並可以逕向這個要塞突進。

浮格司陷落

泰晤士報巴黎通信員六月一日電訊：「德軍攻擊防禦線固然不遺餘力，不過留有攻擊的痕迹而已；照這樣看來，德軍想直搗凡爾登要塞，恐怕做不到！」該通信員是日晨又有一電云：「右岸的德軍施行礮擊，繼續不絕；昨日以至現在，對於由貌士河至浮格司一帶防線施行礮擊，未嘗少息；昨晚，對於梁而蒙礮台東西發射的礮火甚為濃密；因為有這樣的礮火，纔可以掩護由這礮台兩側突擊的步兵。」

法軍的第一第二防線，在二十六點鐘內，繼續為這回大戰罕見的猛烈礮火之目標。德軍所有的速射重礮皆施行礮擊俾法軍前線的人員軍火皆不能實行補充。這猛烈的礮擊乃奪取浮格司礮台之先聲。三月以前，德軍曾宣傳於世，說這個礮台已經攻陷了。那時德軍不過到了這礮台的

斜坡脚下。

三四兩月，德軍兩次大攻這個礮台，但都沒有奏效，損失也都重大。在這兩月內，德軍常常施行局部攻擊，也是沒有收效。在六月間，經了一星期的戰爭，德軍固然佔了許多防線，但在短距離防線前死傷之數比之從來戰爭的損失重多了。

梁而蒙礮台經德軍攻陷後，該礮台應負擔的防禦任務都移到浮格司礮台上去了；浮格司遂為由蘇肥兒大礮台至西南一帶的展望台。這礮台的礮火能掃射烏菲爾平原至蘇肥兒附近的山峽。德軍向這一帶攻擊的戰線與向謨托墨堡壘的進攻線相似。從東北及西北兩方面進攻，經過伏民林及卡勒司林。六月一日，德軍由西北前進，奪取卡勒司林的凸出部，並經佛格司村落前進，次日直接向這個礮台突擊。

浮格司的戰鬪，人人都說沒有法子可以記載。近世戰爭過於瑣碎複

雜，祇想描寫近似，都覺爲難。在這個破台的戰況尤爲瑣細難記，但間有若干戰況，我們可以得充分的觀察：R（音阿爾）I（音哀）戰壕的防務歸步兵第十旅擔任。就這旅的防禦情形可見一斑。「阿爾哀」（R I）是一個小戰壕，在浮格司破台的西北，即在這破台與村落的中間。在這壕前方，距這壕約四十碼遠的處所，德軍築有戰壕，壕的兩翼都依托有強固陣地。「阿爾哀」戰壕本是難守之地，但法軍不可不守：一則因爲德軍竭數星期之力來圍攻佛格司，二則法軍自己想阻滯德軍圍攻浮格司，必須守這一帶戰壕。德軍對於這帶戰壕以二百八十密里米達的礮彈擲射，故這戰壕爲之毀壞，戰壕的一切工事設備都蕩平了，故守兵無掩壕以避礮彈；那時礮彈濃密之度，致令所有的工事皆不能修補，就可想而知了。

I戰壕西方的一小段，他們用小隊形沿湖邊前進，準備向伏民林的斜坡

突擊。法軍的機關鎗兩架比卽發射阻其前進。「阿爾哀」戰壕沒有奪去，不過兩方面都在戰壕內互擲鎗彈及炸彈而已。兩方面的礮擊直至夜間繼續不息。飲食之屬不能送到戰壕，故壕內的兵士非常飢渴，但沒有一人以此為念。壕內的兵士以多數炸彈儲存身傍，各背囊內，也是滿載此物，貼近戰壕。晚五時半，一百〇五及一百三十密里米達口徑的礮彈注射如雨到了晚八時，德軍突擊隊由他們的戰壕出發，向「阿爾哀」戰壕突進；及觸接了如電的炸彈，乃紛紛向他們自己的戰壕逃走。法軍戰壕內儲有火彈，臨有礮兵援助之必要時，則放一火彈俾礮兵向「阿爾哀」戰壕前方集中火力。不幸這火彈尚未發出，便已爆裂，以致儲存的火彈皆被炸毀。這戰壕內因之火煙密布，而紅餈綠餈由是而起。遠處的人看見了都不知道這是甚麼情形；或疑這是德軍擲射的綠氣彈，或以為法陣地已經爆毀。但壕內的人都很沉着：官長兵士一律運搬炸彈以免危險。及晚十時，火餈始熄；

同時，慰勞品也趕到了，即有十六辨士（每一辨士等於十二兩）水由伏民林送到了這個戰壕；當時把這水分給壕內各官兵，每人不過喝得一口。

到了這時（六月一日夜間），戰事又生一回停頓。迨六月三日早二時，德軍又施行攻擊。「阿爾哀」戰壕內的指揮官說：「前回的戰鬪，我們還欠沉着；這回我們要格外沉着纔好。」這壕內的兵士所以這回等德軍攻到十五步以內，然後以炸彈及鎗彈撲擊。有一個德國兵到了這戰壕三碼以內，一個炸彈正觸他的面部；他即刻死於胸牆之上。法軍官投擲炸彈之多不亞於他們的兵士。法軍有這最後的努力，故德軍又被迫退到了三點半，全然退去。

是時，戰壕內祇受敵軍的密集礮火；各兵士苦於渴比苦於敵爲尤甚。幸而此時天雨，兵士張帳篷兼收雨水。是日全天之內，礮擊未息；德軍突擊隊利用礮火的掩護，進入戰壕的右翼並到了礮台的斜坡。他們並帶了一

架機關鎗進入陣地向「阿爾哀」戰壕開始縱射；另有幾架機關鎗在伏民林掃射這戰壕的左翼。德軍這回躍進以前，經過許久的礮擊時間（由一點半至七點半）；但這回的躍進，還是被法軍追退了。

是夜，法戰壕全部都是在濃密礮火之下。到了早三點，德軍又向前進。經過這回三天的戰鬪，法軍深信他們的炸彈之力；這時候仍然藉炸彈之力，予德軍以猛烈之打擊。拂曉時，德軍一再突擊。曙光初現之際，法軍戰壕前面發現一種特別的景象：石土上都被血染了。先是德軍的礮擊繼續至二十四小時，陣地上面爲破壞物、彈片及各種兇惡的軍用品所敷滿。攻擊隊利用這些物件掩護前進，但又被迫退。到了六月五日早九時，戰壕內的勇毅戍兵纔能够放鬆一下。第一百〇一旅旅長當戰事劇烈時，報告第一百二十四師司令部，他說：「我們戰鬪，死而後已；各將士本光明磊落的精誠，犧牲自己，決定縱然只剩一人，仍在壕內抵抗。」

是浮格司礮台東西兩側的戰線都在戰鬪中，攻擊軍對於這個礮台尤爲努力。他們自知他們的戰鬪力到了此時，難以攻下這個礮台，緣三月間，他們曾經攻到這礮台斜坡的腳下，所用的戰鬪力到了極度，而戰況沒有繼續發展；嗣後總想奪取這個礮台，所以繼續進攻。到了近來，突擊隊佔領這礮台的北方，并攻下了東西兩側，但圍攻南方的步隊歸於失敗。德軍的礮兵與步兵相輔而行，以竟步兵所不能成之功。浮格司南部的斜坡受德軍的高破裂礮彈太多，由彈子發出的銅片在斜坡上成了一重胸牆。這礮台得了這新成的胸牆，更加強固。

德軍對於這礮台及其附近陣地擲射的重礮彈，從三月起，每日不下八千顆。到了這時候，浮格司附近的地面上當然加高了。這可以估量得到。這礮台因為受了多數爆裂彈的打擊，所以破亂倒塌。尋常的進入路完全閉塞，僅西北角打毀了一處可以通行。各種運輸經過這個門固然是很困

難，但供給仍是保持不絕。

俄勒阿命(英國新聞界的特別代表)據很可靠的消息敍述此間的情況如下：

「這個礮台被爆裂彈搗毀簡直像地獄一樣。柔訥爾與部下戍兵若干在這「地獄的礮台」拚命抵抗。在這礮台附近，一切工作都不能施行。剛纔構成的戰壕立刻就被毀壞了。若想經過一段地區，要等候幾點鐘，或可得到一點機會。六月一日，德軍又開始猛烈的攻擊。法軍的前進陣地有若干重要點在此劇烈礮火下撤退，向這壞礮台退回的兵士有些受了微傷的，尋找掩體以避彈雨。他們後退的情況比之竭力抵抗的情況還困難多了。」

「六月二日，德軍前進，致令這礮台的西北部失了抵抗作用，由礮台至戰壕的交通因而斷絕；傳令使無法通過，乃以信號傳遞消息。掌信號的人站

在窗上與另一掌信號的兵士相距里餘，互通消息。但這個法子不甚可靠。
（浮格司內部的人辨別信號不清）那時固然沒有一種動作能逃出德軍的觀察，但有一個告奮勇的竟然經過了這個危險界傳遞消息。掌信號的兵得了這傳訊人的指示，立即改變位置。這傳訊人既達到了他的目的，仍然回到礮台內的位置。有一青年軍官名伯塞先離開這個礮台前往報告情況，隨即轉身，鼓勵同人，說萬不可棄城逃走。」

「第一百二十四師的一位兵士，這時候，擔任雜差。他料理傷兵毫無驚惶之態，掩傷兵於廢墟之中，並替他們纏綁帶。到了傷兵都料理就緒，他又去汲水：因為水是最重要的一種需要品。」

「乾渴一層好像是一件小事，但在凡爾登戰爭，令兵士忍無可忍至於渴死：可見這件小事關係非常重大。由德俘搜出來的信件，常常論到這件事。軍隊在那狹隘的戰壕內全然為密集的礮火所封鎖以至於孤立，一切行動

皆非黑暗時不能辦。他們的唯一保護物就是夜暗，但在六月，夜間很短，且有火彈時常發光。」

「那被圍困的兵士竟能經過危險界取得少量的水前來供給。那時隱於礮台內的有四百餘人，取來的水量勉強可供一百五十人之用；想再取水非他們的力所能及。外部的人常常試行送水入這礮台，但沒有一人辦到。他們固然這樣困苦，還能保守礮台至四天以上。」

「當德軍達於這礮台的斜坡以前，礮台內的法軍已將毀壞的建築物重新編成，即由破牆後面安置機關鎗於各窗戶及各開口上，并收集各炸裂物以爲掩蔽，故到礮台前面的德軍都被射死。礮台的各隅角沒有臨時築城，德軍的尸首堆在各隅角的前面。」

「是時，德軍試以炸彈裝於大桶之內，與法軍據守的窗戶平列；每桶之中附一個有引信的炸彈，意在由礮台的外部炸到內部。但戍兵仍與德軍相

持不下」

柔訥爾少校殉城

人生的持久力無論如何總屬有限；柔訥爾最後的訓詞如下：

「我們的抵抗力行將竭矣！官與兵都盡了抵抗的能事，法蘭西萬歲！」

「六月六日爲法軍在這礮台抵抗的末後一天，是日晨，有傷兵若干，他們決計不爲德軍生擒，由猛烈火力中逃走，除數人被射死外，他們跑到了法軍戰線，這些跑脫了的人是很快活的。」

關於佛格司礮台的消息，這是最後接到的，是日，法軍的飛機隊見這礮台中濃煙與爆裂物雜陳。

佛格司防禦軍的保守性在法軍中最爲優越。當柔訥爾（這礮台的指揮官）未爲世人讚美以前，法政府曾將他的名字揭於公報之上，當這礮台

陷落以前，這指揮官的名譽是很隆重的。他是堅忍卓傑的軍官。一九一五年九月十四日，他受傷很重，茲將他那時的情形記載如下：

「他奉命以所率的一旅爲前衛與那有強固戰壕的德軍接觸；旋又奉命以所率的一旅配置於各據點在德軍步兵火機關鎗火及礮兵火下據守陣地。是日午後，他受傷很重，仍然指揮他的旅部，并自行位置於第一線以指揮困難的戰鬪，而掩護後方地區。嗣後流血不止，不得不退往後方時，乃退。」

他的傷痕未愈以前，即要轉到前線應戰，因爲醫生說他不能在戰場擔任職務，他乃自請爲礮台司令，遂被任爲佛格司礮台司令官。

柔訥爾勇毅的抵抗即德國人也很佩服。德皇太子准他回滿舍時，仍舊佩刀。他由德軍方面得知法國已經加了他的官級并特別嘉納他的勇敢。政府給他的勳章，陰笈立得行特別檢閱時，將這勳章授與他的夫人。

佛格司陷落，反於法人精神上大有裨益，換言之，使法人抵抗德軍的心

愈為堅決。德軍在這砲台收效若何，曾經柏林報紙揭載，日報特別通信員先敍述佛格司戍兵的勇毅行爲，復追述他與法國兵士（在卡勒司林被捕）的談話。他說：「我們已經佔領了佛格司砲台。」那位法國的兵士答曰：「好嗎！」未幾，又以冷諷的態度微笑曰：「你們或者還要佔領蘇肥兒吧？」法人這種特別樂天派的樣子，反令人掃興不淺。

新銳的德軍進攻

就大局着想，佛格司陷落，於凡爾登無大影響。但這砲台陷落即引起德軍直接攻擊蘇肥兒。自佛格司陷落後，由西而東的一帶防線為由標高³²¹經佛若特爾山的北部，捨俄麟特堡壘，佛勒爾村落，卡彼垂林，伏民，支落，倚及挪羅菲等處。這一帶防線逼近蘇肥兒及塔爾勒。這兩處地勢很高，上面築有砲台，與佛若特爾山之間相隔一谷。這個深谷就是德軍唯一的進入路。到這個深谷的進路為佛勒爾村落所封鎖。德軍想到這個進路，

早已佔領捨俄蒙堡壘，以便攻取佛勒爾村落。

自佛格司礮台陷落後，戰事停頓了許久的時間。是時德軍又對這一帶防線攻擊：由六月十九至二十二日，他們向標高 321，捨俄蒙 Thiumont 及佛勒爾三個支撑點進攻。六月二十三日，他們施行總攻擊。那時他們對於長不滿三里（合中國九里餘）的戰線，用突擊隊不下十萬人，捨俄蒙西邊第一段堡壘是德軍的主要攻擊點。標高 321 與 320 之間，長不過一里的戰線；對這帶戰線突擊的部隊有不下三師之衆。早八時，他們開始攻擊；到午後，又以新銳的部隊援助那殘闕的突擊隊。那時，法軍的戰線初被突破一小部分，這被突破的一部分正在捨俄蒙堡壘的東部。到了午後三點，德軍以大集團部隊向這一帶猛烈突進，既衝破這一帶防線，隨即奪取捨俄蒙全部陣地。

佛勒爾的戰況

向佛勒爾進攻的德軍其成功不若是之速。是日，他們本有一次將近攻到這個村落，但不徒反被擊退並且受了很大的損失。到了六月二十五，他們對於上兩個支撑點中間的閉塞堡拚命突擊；果然突擊之後，那個地方就被他們奪去了，佛勒爾村落也被他們佔領了。那時候的情況實在是令人估不透。德軍總司令部意在利用那個機會繼續突進並將那突破了的防線完全佔領。那時，在佛勒爾的法軍施行逆襲，竟出乎法軍自己意料之外，致令德軍無法前進；相持許久，佛勒爾村落仍不能為德軍所有。這不是很奇怪嗎？

協約國戰略之一致

當德法兩軍在佛勒爾互擲炸彈時，英軍便已在北部戰線施行低伸彈道的礮擊。這個時機就是協約方面實行共同作戰的發軔點。他們共同作戰就是他們一致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是時，俄軍在東戰場猛速進

擊，屢獲勝利；意大利的軍隊則在南方阻止奧軍的侵略，并準備行有力的反攻；英法兩軍在西戰場也有由德軍手中奪回侵地之動機。

協約國解決聯軍的問題不若德軍方面之進行順利：因為協約各國各具獨立的精神，各有特別的歷史。這個結合是以大多數人民，本其自由意志，互相了解，而行結合；是不能以一國的意志，政見及主張強他國以相從，即是不能像德國對待匈奧巴爾幹及土耳其的樣子。故協約各國的軍事代表在英法繼續討論數次始能成功。法國的一般淺見之士盛傳英國不願以其全部軍隊，調到法境，分擔戰線。是時法人盼望英軍的援助綦切，故這種謠傳自然易於流行法境并延及坎勒爾海峽。當德軍逐漸逼近藐士河邊的城堡時，英軍出而援助與否，實為判斷勝負誰屬的材料。那時，榜納（到巴黎參與經濟會議的）說：「英軍已有兩次按照霞飛將軍的計畫妥為準備，瞬將按照計畫實行。舉世立盼協約國共同作戰，這個時機現在已經成熟。」

了。」法人聽了這幾句話，謠傳始息。

|法軍在凡爾登的防禦戰實爲待機動作，世無不知。愛迭華有云：他們不是專爲法國而戰，實爲協約全體而戰；如果法軍失敗，則協約國無共同動作之根據地，而勝利的機會難以發見，戰事也不知延到何時；如果德軍失敗，不過看出他們失敗是由於自二月二十一日開始進攻以後，失之鹵莽躁率而已。

英法協攻沙們之準備

攻擊軍的目的是在奪取凡爾登；在戰事開始的幾天，德軍攻到了梁而蒙。那知道當七月一日，英法兩軍在沙們聯合作戰，梁而蒙附近還有戰事經過開始兩月的戰事以後，顯然見得凡爾登不至於陷落，不過損失甚鉅而已。由是德軍不得不變更主張，改攻擊動作而爲防守。先是他們施行攻擊動作，意在銷毀法軍的戰鬪力，不使西戰場發生對等的勢力。七月初間，

|法軍在沙們南部肆行突進顯然見德軍在這方面已經失敗。關於這個時機的情況，霞飛將軍在歐戰第二週年紀念日演說如下：

「法軍在凡爾登的大犧牲實為協約國建互助之初基，能使我們的主張得以貫澈，并能使各種計畫實行於全部戰線而無缺憾。現在我們互助的動作能够暢行無阻；協約各國各視其力之所及而盡其一部分的義務；我對於凡爾登防禦軍實在是佩服了不得。」

「俄國始終保持協約之精神，常常增加軍隊而與德軍相持。今則使用大部隊作戰，其於加里西亞、佛黑里亞，及阿明里亞等處皆已奏效。英國亦於近兩年來表示其盡力以圖協約國之共同動作。其軍隊在沙們作戰異常奮勇，顯然見英國履行協約之決心已非一日。意大利為地勢所限，當然難於擴張他們的軍事行動，但意軍盡其能力以發揚協約之精神。塞爾比亞的軍隊現在也加入戰線了。」

凡爾登戰爭之結果

霞飛將軍巡閱聯軍的戰線後，復以簡明之詞說明德軍的情形如下：

「德軍固然猛烈進攻，力求保持從前的作戰態度，但現在到了聯軍共同作戰的時期，他們自知不能按照作戰計畫有所成功，並知道將來更難實行他們猛烈突進的手段。就各方面通報的情形觀察，他們想保持從前的作戰態度，實在是很難做到。」

「戰禍延到何時，我固不敢斷定，但這個問題，到了現在我敢說不很重要了。戰事又要起來，我們是知道的；這時候已到了這回大戰的轉機，你們的感想諒必與我一樣。法軍在凡爾登抵抗五個月，遂使德國大本營的計畫歸於無效，并使我們聯軍布滿戰線以開勝利之端。但德國在西戰場的兵力現在也還不很薄弱，我們萬不可輕視。他們有三分之二最精銳的軍隊在西戰場與我們對抗，即與英法兩軍對抗的有最精銳的部隊一百二十二

師。他們在俄境戰線有五十師，此外當然還有奧軍加入。」

「法軍的態度及特性不待我詳細說明，以你們的眼光，觀察法軍在戰場的情形，很容易得一種概念。試就那經過兩年最激烈戰爭的軍隊而觀察之，無論那一隊的精神與能力皆隨苦戰而猛進。尤有進者，現時戰場的軍隊比戰爭開始時為尤多。法人為正當防衛而戰，其作戰準備無須細說，要不外決心以圖最後的勝利。協約各國作戰誠非專為國家的利益，乃為世界上人類的自由幸福。自由幸福一日未得保障，則這回戰事一日不得停止。」

法軍的義烈氣概藉防禦凡爾登而大表現於天下，致令以人道主義號召於世之德國不能保持其假面具。法人堅忍不拔之氣舉世稱羨，因為他們全部的作戰精神皆表現於凡爾登，即德國人也很佩服。他們的自衛精神霞飛將軍與立斐將軍下訓令時先後發表如下：

「六月十二日法參謀部以俄軍在加里西亞 Galicia 獲勝的情形通告各部隊并有訓令如下：「協約各國磋商的計畫現在確已實行，這是由於你們在凡爾登本義烈堅忍的精神以行抵抗之功效。我們將來的勝利實基於此。協約方面將來能獲最後勝利於這回大戰全然是你們的抵抗力所造成。」

六月二十三日，立斐將軍的軍訓令中有云：「決勝的時機快到了，因為德軍恐受各方面的壓迫，故竭其兇猛激烈的手段向我軍突進。他們意在趁聯軍實行作戰以前，即攻到凡爾登的各門戶。各我同人務必不令他們突過戰線。國家還賴你們像從前那樣特別努力。凡爾登的防禦軍務必不令凡爾登為爆彈與步隊所糜爛。你們在前四個月能令德軍的戰鬪力所銷毀許多，現在仍須繼續保持凡爾登有不可侵犯的價值。」

再過數日後，立斐將軍為與部下聯絡情感起見，以讚美之詞令軍官學

生分送各將士。其文曰：「法國的種族及語言能够長存於世而爲世所尊重斯則凡爾登的軍隊最能引爲自豪者。因爲你們對於國家的希望能予以保證而無愧色。今聯軍協力進攻，大有進步，深堪慶幸。德軍現已不在凡爾登附近，但他們的攻擊動作尙未終止。假使有一德人尙留在法境如阿撒司 Alsace 或羅惲 Lorraine 等處，則無一法人可以高枕無憂。德軍在凡爾登犧牲之數固然不下五十萬，但沒有放棄徒勞的慾望。我們爲使聯軍的攻擊得以自由發展并維持我們自己的戰況期於獲最後的勝利，務必繼續抵抗那些罪不可逭的敵軍。再者凡第十一軍的兵士不可以抵抗敵軍爲滿足，必須進而與敵人最大的戰鬪力相觸接以待總攻擊之開始。過去的戰績乃將來戰績的擔保；你們萬不可失了你們神經的職務。如能完滿你們的職務，乃能得國家及協約各國更重大的感激。」

六月中旬，俄軍大得勝利，凡爾登勝敗之局未定。那時，德國新聞紙的

態度異常冷靜。我們就那時的德國新聞引用幾段便可知德軍在凡爾登的結果如何。「奇勒撒浮耳克舍壇」爲天主教本部，該教會出版的新聞與德軍其他一切新聞迥然不同，沒有仇視法國的意思。當六月底，該報紙發表的意見，其題目爲「戰事尚未到決勝的地步」。在這論文中，先敍俄軍在加里西亞及浮黑里亞猛烈進攻，深堪詫異；隨卽說到法軍方面，略謂「法軍在凡爾登的犧牲固然不小，但能持久抵抗，將必在戰史上對於軍事學術有很的貢獻。他們對於戰事毫無畏怯之心；我們前此奪來的勝利，將難免被他們奪回去。這回大戰如何結局及何時結局，沒有人能夠知道；過去的希望那幾種將來能够實現，也是沒有人知道。現在，最好是不提這一層罷了！」

「漢堡塞」新聞觀測戰局的態度也是很冷靜的。這個報紙載有一段評論如下：「凡爾登陷落與否，沒有甚麼關係；卽令佔領這個要塞或那些礮

台究竟沒有一點價值。戰事的勝利固然歸於那戰鬪力最完備的，但我們必須知道，縱然所得的勝利很有價值，戰勝的那一方還是要付相當的代價。」

西班牙報紙上關於凡爾登防禦的情形，綜合中立派的意見如下：「德軍對於各方面防禦線上所用的戰鬪力沒有比用在攻凡爾登的還大些。若德軍在羅惲大礮台前不能獲勝，則「德意志帝國」算是不能稱雄了。因爲從此以後，德國四面受攻，恐怕沒有偌大的軍隊以應付聯軍。」

凡爾登的防禦軍得英軍加入戰線，情形爲之一變：即在戰壕的法軍得英軍的援助以後，德軍的攻擊沒有甚麼進步。英軍加入之初，訓練沒有成熟，軍械沒有完備；那時，德軍若要努力攻擊，促令英軍實行大部隊動作，很可能收得種種功效；無如他們誤此良機，好似從前在戰場上不能把所得的局部勝利維持到底。

凡爾登的戰爭，到了六月底，不能算是結了局，不過在此相持許久，兩敗俱傷罷了！德法兩軍皆以爲沙們發生戰事則凡爾登的戰爭應該可以略爲疏懈，并不知道到了此時，戰局全然變了。七月一日，不僅德軍不能攻凡爾登，英法兩軍反由沙們兩側戰壕開始轉爲攻勢。

